

書叢作傑學文界世

著 士 朗 法·法

譯 南 蔚 徐

思 綺 泰



正風世界文藝作總書

泰綺思

“Thais”

法朗士著·徐蔚如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1947

目次

「泰綺思」導言(徐仲年).....五—三〇

「泰綺思姑娘」弁言(徐蔚南).....二—三二

蓮花篇.....三—三八八

紙草篇.....八—九—一三五

宴會.....一三—六一—一九八

大戟篇.....一九—九—二六二

原著者肖像一頁

木影十一幅(係Cariegle氏所作)

—娘如思綺泰—



Anatole France 肖像

「泰綺思」導言

徐仲年

一 後浪催前浪的法國小說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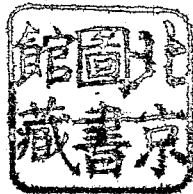
二 法朗士小傳

三 有如南北極的兩種生活

四 三條天堂捷徑

五 以蠶測海論文章

在十九世紀的下半和二十世紀的初年，法國的小說異常發達，遠在詩歌與戲劇之上，論質論量都是如此。從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八〇年，是寫實派的世界；從一八八〇年到



一八九〇年，乃是自然派的天下。許多人對於該兩派的性質往往認辨不清楚。簡單些說，寫實派彷彿是攝影，不論美醜，一律忠實地收入鏡頭；自然派的「自然」兩字乃是「自然科學」的自然，而不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自然派作品當以科學為根據，從而實驗之，因此產生了左拉（Emile Zola·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所提倡的「實驗小說」（Roman expérimental）。寫實派的小說大師是：佛羅貝爾（Gustave Flaubert·一八二一——一八八〇），埃持蒙·杜·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一八二二——一八九六），如兒·杜·龔古爾（Jules de Goncourt·一八三〇——一八七〇，以上兩人是兄弟），杜苔（Alphonse Daudet·一八四〇——一八九七）。自然派的小說大師是：左拉，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一八四〇——一八九二），禹依斯曼（Joris-Karl Huysmans·一八四八——一九〇七），然而在一八九〇年附近，便有人劇烈反對實驗小說，劇烈反對自然派。有一批人專寫理想小說，如：巴薩貝·杜爾維里（Jules Barbey d'Aurevilly·一八〇八——一八八九），維里埃爾·杜·里兒——亞當（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Adam·一八三八——一八八九），伏居埃（Melchior de Vogue·一八五〇——一九一〇）。另一批人專寫分析小說，如：法朗士，蒲爾舍（Paul Bourget·一八五二——一九三四），巴萊斯（Naurice Barres·一八六二——

一九二三)；此派人才輩出。再一批人專寫風俗小說：有的是想像的風俗：何斯尼昆仲 (Joseph-Henri Roëx 即 Rosnyainé · 一八五六生，Justin Roëx Rosny jeune · 一八五九生)；有的是正真的風俗：舍夫洛瓦 (Gustave Getroy · 一八五六——一九二六)，苔加美 (Lucien Descaves 一八六一生)，亞當 (Paul Adam · 一八六二——一九二〇)，舍那爾 (Jules Renard · 一八六四——一九一〇)。歷史小說家有：埃爾克曼——夏脫里安 (Eckmann-Chatrian，他們是兩個人合作的：埃爾克曼，Emile Eckmann · 一八二二——一八九九；夏脫里安，Alexandre Chatrian · 一八二六——一八九〇)，路易斯 (Pierre Louys · 一八七〇——一九二五)，曼特宏 (Maurice Maïndron · 一八五七——一九一九)，吉斯巴爾貝斯 (Georges d'Espardès · 一八六四生)。地域小說則分兩種，一種是鄉土小說，作者有：洛蒂 (Pierre Loti · 一八五〇——一九二三)，勒·各非克 (Charles le Goffic · 一八六三生)，阿雅兒貝爾 (Jean Ajalbert · 一八六三生)；一種是異邦情調小說，作者有：洛蒂，法萊爾 (Claude Farrère · 一八七六生)，達胡 (J.-J. Tharaud，兄弟二人合作，兄 Jérôme Tharaud · 一八七四生，弟 Jean Tharaud · 一八七七生)，古蒂埃 (Judith Gautier · 一八五〇——一九一七，這位女作家描寫中國，並譯過中國詩)，貝爾脫漢 (Louis Bertrand

：一八六六生）。這是最簡略的敘述，如果讀者願意知道得詳細一些，請賜閱拙著「法國文學五論（亞洲圖書出版社）」中的「法國文學思想主潮」和「四十年來的法國文學」。

一

阿那托兒·法朗士（Anatole France），真名雅克·佛朗所瓦——阿那托兒·蒂蒲（Jacques François-Anatole Thibault），於一八四四年，生在巴黎。他的父親諾埃兒·法朗士——蒂蒲（Noël France-Thibault：一八〇五——一八九〇），前王家衛隊執事，保王黨，在省納河（Seine）邊開了一間舊書舖，常有飽學的老頭兒到舖子裏來聊天，予小孩以好古的習慣。稍長，法朗士讀書於斯當尼斯拉斯中學（Collège Stanislas），功課平常，而最差的是法文！關於他的少年生活，可讀紀哈爾（G. Girard）的「阿那托兒·法朗士的少年時代」（La jeunesse d'Anatole France）。繼而他當了圖書館館長，更沉浸於古代書籍裏了。他以詩開始他的文學生活。一八六六年，巴黎勒梅爾書局（Lemerre）刊行一部「當代的巴爾那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包含三十七位詩人的作品；一八六九年準備好第二集，因為戰事的緣故，延至一八七一年出版

——娘 姑 思 綺 泰——

；一八七六年，出了第二集。每集都有新人參加；自從一八六八年起，法朗士加入了這個自由集團：這批詩人就是文學史上所稱的巴爾那斯派，或高蹈派；——希臘神話講大神阿普龍（Apollon）以及九位文藝女神（Muses）居於巴爾那斯山，故該山象徵「詩」。一八七三年，法朗士出版了他的「金色的詩」集（*Poèmes dorés*），各詩精緻可愛。他又為各書局出版的文集作序，這些序文都寫得很好。他極喜讀書，不過方面多而無秩序。他深受希臘文學和哲學以及法國哲學家伏兒泰爾（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與舍南（Ernest Renan，一八二二——一八九二）的影響；以思想論，法朗士是舍南的私淑弟子。他的第二部詩集「各央脫婚禮」（*Les noces Corinthiennes*）於一八七六年出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約加斯脫與瘦貓」（*Jocaste et le Chat maigre*）於一八七九年出版。可是他的著名，由於一八八一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西兒維斯脫爾·蓬那爾的罪惡」（*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從此他的聲譽蒸蒸日上，一八九六年，他被舉為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會員。一八九四——一八九九間，法國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案子：一個猶太籍的軍官特萊斐斯（Alfred 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被判賣國罪。其實特萊斐斯是冤枉，成了極端國家主義下的犧牲品。左拉、法朗士等出來仗義執言，大聲疾呼。另外有守舊的文學家出來反抗。雙方筆戰

了多年，終於一九〇六年，法庭宣佈特萊斐斯無罪：這是法朗士、左拉等的勝利，也是公理的勝利。從此法朗士走出象牙之塔，參加政治運動，主張公理，主張人道，由懷疑主義者變為社會主義者。一九二一年，法朗士獲得諾貝兒（Nobel）文學獎金；他的聲名越過了國界。一九二四年，法朗士八十歲，舉國騰歡，同聲慶祝。不幸該年他死在巴黎，政府下令國葬，極人世之哀榮！關於他的身世和思想，已有許多研究，可以選讀：胡善（Jaques Roujon）：「阿那托兒·法朗士的生平和思想」（La vie et les opinions d' Anatole France）；米蜀（G. Michaut）：「阿那托兒·法朗士，心理研究」（Anatole France, étude psychologique）；以及很輕鬆的·舍瑞兒（Paul Gsell）：「沙依特別墅的早晨」（Les Matinées de la Villa Saïd）；勃魯松（Jean-Jacques Brousson）：「穿了拖鞋的阿那托兒·法朗士」（Anatole France en pantoufles）。

法朗士的主要作品是：自傳·「吾友之書」（Le livre de mon ami, 一八八五）；批評·「維宜論」（A. de Vigny, 一八六八），「文學生活」（La vie littéraire, 一八八八——一八九二）；詩·「金色的詩」（Poèmes dorés, 一八七三）；歷史·「貞德傳」（Vie de Jeanne d'Arc, 一九〇八，名著）；小說·「約加斯脫與瘦貓」（Jocaste et le chat maigre, 一八七九，短篇名著），「西兒維斯脫爾·蓬那爾的罪惡」（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一八八一, 長篇傑作), 「泰綺思」(Thas, 一八八〇, 長篇傑作), 「螺鈿小管」(L'étui de nacre, 一八九二, 短篇名著)、「貝杜克王后的燻肉店」(La Rotisserie de la Reine Pédauque, 一八九三, 長篇傑作), 「舍宏姆·古懷臬爾的主張」(Les opinions de Jérôme Coignard 一八九二, 長篇名著), 「紅百合」(Le lys rouge, 長篇名著)、「埃壁鳩爾的花園」(Le jardin d'Épicure, 一八九五, 長篇名著), ——「當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這是了列四部小說的總題, 不是正真的歷史)、「散步場的榆樹」(L'orme du Mail, 一八九六, 長篇名著), 「柳條製人型衣架」(Le mannequin d'osier, 一八九七, 長篇名著), 「紫寶石戒指」(L'anneau d'améthyste, 一八九九, 長篇名著), 「貝爾舍萊先生在巴黎」(M. Berget à Paris, 一九〇一, 長篇名著), ——「滑稽史」(Histoire Comique, 一九〇三, 長篇), 「在白石之上」(Sur la pierre blanche, 一九〇五, 長篇), 「企鵝島」(L'île des pingouins, 一九〇八, 長篇名著), 「天神們口渴了」(Les deux ont soif, 一九一二, 長篇傑作), 「天使們的造反」(La révolte des anges, 一九一四, 長篇名著), 「小比埃爾」(Le petit Pierre 一九一八, 長篇), 「如華之年」(La vie en Fleurs, 一九二二, 長篇), 「雅克·杜爾納勃洛虛的故事」(Les contes de Jacques

41
Fournebroche、一九〇八，短篇傑作），「藍鬚子的七個婦人」(Les sept Femmes de la Balbe-Biene，一九〇九，短篇名著)。我們所繙譯的，在此所要提出來研究的乃是這部傑作「泰綺思」。

III

「泰綺思」(Thais)作於一八九〇年，分爲：「蓮花篇」，「紙草篇」，「大戟篇」。在「蓮花篇」裏，作者敘述聖地旦白衣特住有許多苦修行的天主教徒，過着最孤獨、最艱苦、最出世的生活。其中有一個叫做法非愚斯(Paphnucé)的，回想起十年前他在亞歷山大城看見的女優泰綺思，以爲「她如此這般地喪失她自己的靈魂，同時，她又喪失許多許多別人的靈魂」，就決定去拯救她。他曾經把這個計劃和苦行者柏來蒙商量過，柏來蒙勸他不要離開沙漠；又逢到另一位隱士第莫克來斯，講了一大篇話，這位隱士可不是教徒：終於在朋友倪西亞處借到了衣飾和金錢，去看了一場以泰綺思爲主角的戲，散場後便去拜訪她。

——娘 姑 思 綺 泰——
「紙草篇」分成兩部份，上半記載泰綺思的出身和經歷，下半記載她和法非愚斯同

赴「宴會」。泰綺思的父親是個酒鬼，她的母親是個愛財如命的吸血鬼。泰綺思早年沒有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只有一個黑奴阿美師愛護她，對她講宗教故事，暗裏裏領她去受了洗禮。後來這個黑奴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年事漸長的泰綺思走上了墮落的途徑：她身體未成熟就失了貞操，被一個老婦人拐去當舞女；當舞女時，她首次戀愛着少年貴族陸里于史，不幸他們的相愛只維持了六個月；此後，傷心之餘，她不再愛任何男子；他由老鴿的被判死刑而獲得自由，她做了女優，大大地著名，衣錦回鄉，但美中不足的是她在紙迷金醉中感到苦悶，遙遠地感到衰老的威脅；正在這個當兒，法非愚斯來向她播道了。

法非愚斯跟了她去赴「宴會」，達到了當時的一班俊傑。他聽到了懷疑主義者倪西亞、伊壁鳩魯主義者（即肉慾主義者）杜梨紅、斯多噶派（即堅忍主義）的安克利德、亞里亞尼教徒麥爾居、大司教海莫徒、海軍司令郭太……對於宗教、善惡、真理等等的高論，各人從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觀點，發揮自己的思想；顯然世界上有不少的「是」與「非」、「善」與「惡」，而「真理」不止一個。宴會的結局，堅忍主義者安克利德當場自殺；法非愚斯乘機把泰綺思拉出是非窩。他跟了她到她的家裏，勸信了她，焚毀她的一切財物，然後送她進一個設在沙漠入口處的女修道院，他自己回返沙漠。

「大戟篇」和「紙草篇」是姊妹篇：「紙草篇」敘述泰綺思的生活，「大戟篇」敘述法非愚斯的生活；它們也是一種對比：「紙草篇」描寫泰綺思的自拔，「大戟篇」却描寫法非愚斯的墮落。原來法非愚斯自從把泰綺思關入女修道院，自己回到沙漠裏去以後，精神上的不安日甚一日。他不懂得、或懂得而不敢招承，這種不安就是熱戀；他熱戀着泰綺思。另一方面，虛榮心也在他心中作怪。不安之甚，他又去請教道友柏來蒙。柏來蒙旁觀者清，向他說：「……我的道兄 我覺得你的苦痛的最大的原因，大抵是從世俗的擾攘中，毫無準備，就突然回到孤獨的平靜裏的緣故。……」便勸他或去訪問鄰近的修道院，或抄寫僧正愛勿冷所著述的「精神的規則」，或記述神父汪督亞納或保祿的教訓。法非愚斯毫不聽從這些金玉良言，正如當初柏來蒙勸他不要離開沙漠而他聽不聽那樣。他妙想天開，爬上二十二古突高的大柱頂上去修行，……去沽名釣譽！可是，沽名釣譽的勾當是成功了，——他還托辭上帝而不敢直承呵，這個懦夫！——他的內心依舊不安，不安，不安！他忍耐不住，某晚上偷偷逃下柱來，却跑進沙漠入口處一所古墓穴裏去了。這書的著者在此安放一個冷酷的對照：在同一沙漠入口處，泰綺思進入修道院，法非愚斯却進入古墓穴：豈非象征着天堂與地獄麼？法非愚斯既然進了地獄，正如但丁「神曲」中地獄門上所書的那樣，一切都絕望了。一切都絕望了，直到一百五十歲

聖徒汪督亞納自知死亡將近，下山來和徒子徒孫們訣別：驕傲的法非愚斯還以為自己天堂有份咧，汪督亞納使一個近乎白痴的老實人保祿入神，由保祿敘述入神後所見，說出泰綺思將升天堂而三個惡魔正在準備捕捉法非愚斯。法非愚斯方知天堂無望，乃奔赴女修道院，去看垂斃的泰綺思：泰綺思慈祥地死去，不擾亂，不減其美，而且目覩天堂之門為她而開；而伏在她屍上的法非愚斯，胡言亂道，醜惡得像一個殭屍了！

泰綺思和法非愚斯過着兩種極端相反有如南北極的生活，他們獲得了兩種極端相反的結果。

四

公元前三六〇年，菲力潑 (Philippe) 登位為馬賽杜瓦納 (La Macédoine，在希臘北面) 王，征服了整個希臘，公元前三三六年被刺。他的兒子繼承大位，那就是著名的大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re le Grand，公元前三五六——公元前三二三)。他東征西討，所向無敵，直攻到印度貝魯斯旦 (Belou tchistan) 境內印度斯河 (Indus) 為止，將希臘文化遠播到中東。公元前三三一年，他在埃及北部濱地中海處建設亞歷山大

城 (Alexandrie) ; —— 今日這個城市是非洲最大的商埠。當大亞歷山大東征時，他攜帶了一位詩妓同行；當他攻進巴比倫 (Bab Lore) 佔據貝爾費卜里斯 (Babélis) 時，她慫恿他焚毀那裏的王宮；這位陪伴英雄的美人就是泰綺思 (Thais)。

阿那托兒·法朗士並不採取這段浪漫史爲小說材料，——如果有位博學的人寫部「亞歷山大和他的情侶」，還不失爲絕好的主題，——却把關於她和關於法非愚斯的傳說湊合起來，繡成這部小說傑作。以法朗士的淵博處置這個題材，自然應付裕如；加以法朗士的小說天才、生花妙筆，雖則一事一句都有根據，讀來却似流水行雲，毫無掉書袋沉悶之感。

法朗士是思想家兼文學家，讀他的著作，即使是小說，除了欣賞外，還得思索一番。法朗士是絕頂聰明的人，自然他不會板起了面孔、幹「文以載道」的傻事情；可是在他的筆下，「道」與「文」巧合，毫不勉強，讀者不可不知！

法朗士是一位懷疑主義者：懷疑主義是一個聰明過了度的人的必然境界。大凡愚人只知盲從，聰明人則主張堅強；惟有聰明透了頂，或者說超級聰明的人，思想越過現實，把諸事看得穿了，不甘盲從，却也無法信任，只有懷疑一途可走！這部「泰綺思」充滿着懷疑思想。這種懷疑思想主要地從苦行老人第莫克來斯和美少年倪西亞口中說出來。

老人說：「什麼活動呀，什麼自抑呀，這都是空的；就是生與死也沒有什麼兩樣。」老人又說：「……如果要說得正確一點的話，原來並沒有什麼好生活的。從人的本性講來，原沒有什麼廉潔，什麼羞恥這回事，也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也沒有什麼愉快什麼悲傷的，也沒有什麼善惡之分的。這正像鹽是給着饌以滋味一般，「意見」這樣東西是給事物以種種不同的性質。」法非愚斯聽了甚爲生氣，罵他是狗。老人却不怒，只說：「旅客呀，詛咒狗和詛咒哲學者是一樣徒然的。狗是什麼？我們又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法朗士在他另一部名著「吾友之書」(Le Livre de mon ami)

裏，也說：「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活。」含虛若谷，正是哲人的態度。在「泰綺思」裏，第莫克來斯又說：「我友，我誠然是個懷疑主義者。對於這種主義，你加以非難。在我看來，却值得讚美的。因爲一樣的東西，有種種不同的外貌，正如茫非史的金字塔一樣，在日出時看起來，是閃着薔薇色的光彩的圓錐形，到日沒時看它聳立於紅光滿天的空中，便像黑色的三角形了。但誰能知道它的本體呢？你責我否定那外面的形相；那裏知道恰恰相反，只有外貌是我認識的唯一的實在。……」這種說法簡直是「莊子」上的：「昔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抑胡蝶之夢爲周與？」懷疑主義不是愉快的主義，第莫克來斯之所以爲

此等言者，正是有感而發：他向法非愚斯敘述他的身世（見譯文頁二九——三一），何異黃粱一夢！由此老人發現了痛苦的來源：『我向自己說道：『人爲什麼痛苦呢？這是因爲他信以爲是財產的東西被人搶了去的緣故，或者因爲有財產的人恐怕人家來搶他的緣故，或者因爲自以爲達到了病痛的緣故。把這一切信念都除去了，一切痛苦也就完全消失了。……』』『把這一切信念都除去了』就是『多心經』上所謂：『心無罣礙』；心既然沒有罣礙，自然『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自然『一切痛苦也就完全消失了』！倪西亞和法非愚斯同學，是一位年輕美貌而又多資的哲學家。他的懷疑主義並非從實際生活中得來，故而沒有第莫克來斯那樣徹底。他譏笑哲學家的理論爲『病人的幻夢』，等於中國人所謂：『痴人說夢』；不過，他認爲這些幻夢亦是不可缺的，『假使把人類這一切的幻夢都破壞了，大地便將喪失它的形色，我們也將沉眠於陰慘的癡愚中了。』

「水中月，鏡中花，明明虛無，却現色象：人類事都作如是觀！」

以懷疑主義者立場，法朗士自然不信仰宗教：這部「泰綺思」便是反對宗教的小說。首先他揭穿宗教的脆弱：法非愚斯將拯救泰綺思的計劃和另一位隱士柏來蒙商量。柏來蒙回答道：『法非愚斯兄，天主作證，我決不懷疑你老兄的意向！但是我們的神父在督亞納又說：『放在旱地上的魚都要死的，同樣，走出了獨居小屋到世俗中間去的僧侶

，就脫離了善境。」這個柏來蒙，後來大聖徒汪督西納稱他是「我孩子們中最溫柔最良善的孩子，他的和終於墮落的法非愚斯，使我們想起了「聊齋誌異」中的一件故事：兩個人同在古廟中修行，各居一軒，一個人因為在打坐時「動了心」，就墮落紅塵，吃了許多苦，而另一個人始終安靜地留在廟裏。在「泰綺思」裏，著者明明寫道：「原來隱士們專心地刺繡在他們信仰的絲絹上的德行，雖則是壯麗，但同時也極脆弱。若被世俗的矯風一吹，就會把那可愛的顏色，成灰暗。法非愚斯之所以要避開城市，就怕見了世人，便把他的信心弄成軟軟的。」這已經說得很透澈了，著者更進一步指摘宗教本身。謝諾且米說：「杜梨紅，你要知道我們的達到最高最純潔的真理，不是靠思慮與智慮，却是完全靠感情的。大抵，女人是比較缺少思慮，但她們比男人感覺敏銳得多，所以對於神聖的智慧，他們更容易接受。（按：以下是蛇教夏娃吞食智果的故事。）……不幸耶和華恰在園中散步，使他們（按：夏娃和她的丈夫亞當）大為驚駭。他看見他倆具有智慧了，便非常發怒。耶和華所最可恐怖的是恐怕他倆妬忌他。他聚精會神地在下界的空氣裏弄出雷鳴般的騷亂來。那可憐柔弱的一對男女不禁為之驚倒。那個蘋果就從男人的手裏落了下來。那個女人抱着可憐的丈夫的頭頸，說道：「我情願愚魯，我要和你在一處受苦。」勝利了的耶和華便把亞當和夏娃以及他倆的子孫都抑制在驚惶與恐怖之中了

。耶和華役雷使電的法術打败了蛇的、音樂家的、幾何學家的智慧。他把不義、愚魯和殘虐教給了人類，使罪惡支配了大地。他盡力追放該隱和該隱的子孫，因為他們是長於生產的；他消滅了飛利史登民族，因為他們能創作窪兒番（按：窪兒番是大音樂家）那樣的詩歌，能寫伊索那樣的寓言。他是智慧和美的大敵。……『夏娃吞食智果，在『聖經』中當然另是一種說法，實爲「原罪」(Péché originel)，也就是我們先天的罪惡：夏娃不遵從耶和華的禁令而偷吃了智果，犯下了罪；我們是夏娃的子孫，所以我們是罪惡的種子。正因為如此，我們纔信仰天主教，欲以苦行來贖罪。現今把耶和華說得如此的最窄而凶暴，他值得我們崇拜麼？我們還會信仰「他」的宗教麼？「他是智慧和美的大敵」是小說中人物謝諾旦米講的話，實際上也是法朗士的一貫的思想：——不過，在法朗士的思想上，「他」字代表宗教。

或者有人要問：『法朗士既然反對宗教，如何描寫秦綺思、愛勿冷、山拉比翁、柏來蒙、沙齊墨、以及其他有德行的門徒能入天堂呢？』首先我們應當時時記得法朗士是個懷疑主義者，他的懷疑主義推翻了一切的「肯定」。如果他「徹底」信仰宗教，他就不成其爲懷疑主義者；爲了同樣的理由，他會「徹底」反對宗教麼？而且我們應當研究一下書中主角秦綺思爲何能進天堂？爲了要研究她，最好把她和法非愚斯對比。他們自身就

構成了一個謎：他是苦行僧，却降入地獄；她是放蕩的妓女，偏偏升上天堂！我們在上
面讀到由「情感」方能到達最高的真理，而不由於思想：我們又聽得謝諾且米指斥耶和華
是「智慧」和「美」的大敵：情感、智慧、美、便是打破這個謎的鑰匙。先說法非愚斯如何
進地獄的：三個惡魔圍住了他：一個惡魔叫做「傲慢」（他的名字烙在自己的額上，所以
表示傲慢）、一個叫做「逸樂」（他的名字烙在自己的腹部，所以表示逸樂）、第三個叫
做「疑惑」（他的名字烙在自己的胸口，所以表示疑惑）。法非愚斯的離開獨居的小屋
，走出沙漠，想去「拯救」泰綺思，顯然在思凡，却打起了上帝的幌子：他不自知麼？那
纔是蠢東西！他自知而羞於啓口或不啟口麼？那叫做虛偽，而虛偽不是「真」的情感，
不是「美」的情感！仔細讀來，他並非不知道他在思凡，而且不是純潔的愛情，僅是下流
的肉慾，却處處扭扭捏捏欺人自欺！他的恨倪西亞不是爲了護教，乃是爲了妬忌；他的
焚毀泰綺思的寶物，不是破釜沉舟，乃是爲了這些是她的情人們的禮物，他見之生氣，
而且他送不起這樣的禮呀！他刻刻掩藏他的真面目，可是像「水滸」裏宋江掩藏自己的奸
詐那樣，欲蓋糜彰，直到後來他自己道：「假使我能把她所愛過的一切男子都殺死，那
才爽快了」，狐狸尾巴全部拖了出來！這樣的人，不進地獄何待？

泰綺思和法非愚斯絕對相反：如果法非愚斯有三個惡魔圍住他，泰綺思却有三位仙

女侍奉她，那是：「信仰」、「恐懼」、「愛情」她的「信仰」克服了他的「疑惑」，她的「恐懼」壓制了他的「傲慢」，她的「愛情」掃蕩了他的「逸樂」。她出身低賤，以往的行為也不檢點，不過，她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她的爲惡——如果她的行為或行為的一部份是「惡」的話——並非存心做的。周敦頤說：「余獨愛蓮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漚漚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泰綺思便是一朵蓮花，她的身子誠然被人點污了，她的靈魂可是潔白的！中國的閩土廟裏往往寫着這麼兩句：「無心作惡，雖惡不罰；蓄意爲善，雖善不賞」；泰綺思的無心作惡，已如上述；法非愚斯不但「蓄意爲善」，並且還蓄意爲惡，地獄正是爲這類人設的。

泰綺思一生雖多男友，正真的戀愛却祇有兩次：首次，她愛着少年貴族陸里于史，那是早年的事情，可惜只歡樂了六個月，「紙草篇」裏有細膩的記載；後來她聽從法非愚斯的勸導，焚去了一切，但不忍毀滅一座愛神像時，她還想起了陸里于史：

『……看呀，法非愚斯，這小小的愛神多麼美麗！他藏在這園丁的鬍子裏（按：園丁抱着像去焚燒）帶着多麼的可愛！有一天，那時倪西亞還愛着我的，他拿了這愛神像來給我，對我說道：『他會講到我的』。但是這個頑皮的小孩子講到的，是我在汪底窪他所認識的一個青年，却不是倪西亞。……』

他不講倪西亞即已，講到了他，提起了法非愚斯的無明火：法非愚斯搶過那尊像，投入火中，恨恨地說：

「傳佈一切毒物的倪西亞接觸過他，已儘夠有資格被燒毀了！」

第二次，她便愛這個自私自利的法非愚斯，她於垂斃時坦白承認道：

「我的神父，這是你嗎？……你還記得那泉源的清水以及我們摘食的海棠嗎？（按：這是法非愚斯送她入女修道院途中的事。）……那一天，我的神父呀，我在愛情裏……生命裏生活了。」

這個僞君子、這隻蠢驢、當初毫不知覺她在愛他。爲了這尊像，她多麼可憐地委婉求他：

「我的神父，這個也應該丟在火焰裏嗎？這是非常古的神奇的彫刻呢，價值足抵百倍同樣的重量的黃金。如果這個也燒去，真是不可補救的大損失了，因爲世間再沒有一個巧匠能夠做出這樣美好的愛神像來的了。我的神父，請你也想想這個小孩子是愛神像，不應該虐待他的。請你相信我吧：愛神是一種德性；如果我犯了罪惡，也不是爲了他的緣故，我的神父，這是因爲我反背了他。他叫我做的事情，我決不後悔。我只痛哭我做了他禁止我做的事情。他是不許女人委身於不依他的名義

而來的男子們的。這一點，我們就應當尊重他了。看呀，法非愚斯，這小小的愛神多麼美麗！他藏在園丁的鬍子裏帶着多麼的可愛！……」

這隻笨豬，他曾爲像的美而下留情麼？沒有！他曾爲人的美而動心麼？沒有！沒有！沒有！難道他的修行功夫已經到了「色空」境界，心似枯井不揚波麼？那裏的話！他在石柱頂上根本忘不掉女人。在想像中，他「看見秦綺思在水光之中，青玉一般白夜間，輝耀她的肉體」。直到他躲進墓穴，墓穴中的壁畫活了起來，纏住他（簡直是「聊齋」的故事）：那個彈着西奴琴的女人向他道：

「看呀，我是神祕而美麗。戀愛我！到我的臂懷裏來汲取那苦痛你的愛情吧！你何必怕我呢？你是不能從我身邊逃開的了，因爲我就是女人的美呀。你想避開我，請問避到那兒去呢？獸子呀，你將重行找到我的形像的，在那鮮花的光彩裏，在那棕櫚樹的柔媚裏，在那鴿子的飛舞裏，在那羚羊的跳躍裏，在那小河流去的波紋裏，在那月亮的柔光裏；假使你閉了眼睛不看，在你自己身心中，你仍將聽見我的形像的。這地下，睡在一張黑石床裏的，包裹着布疋的人，將我抱在他胸上，有一千年了。他在我嘴唇上最後一次的接吻也已有了一千年。他雖已長眠，但因爲和我接吻的緣故，至今還留着芬芳。法非愚斯，你本來很認識我的，怎麼現在不認識我

了？我原來就是泰綺思的無數化身之一呀。……」
這是一篇絕妙的戀辭；它在下面演進爲「戀愛萬能論」：

「……在我們中間，上帝並不是感覺銳敏的神明了。就是最覺單純的魔術者要把上帝戲弄起來也是極便當的。假使上帝沒有他的雷火，沒有天上的瀑布，那是村中的頑童都敢扯他的鬍子了。一定的，他沒有他的敵人那條老蛇那樣的智慧。……」

法朗士調侃上帝不少！而這套言論，不管是泰綺思自己說的、或出諸她的化身之口，證明愛情是「美」的「情感」。

懷疑主義、反對宗教、美的愛情，這就是進天堂的三條捷徑。如果你不相信天堂的存在，那不妨說：它們是導入幸福的途徑。

五

法國十四行詩 (Sinet) 聖手若瑞——瑪麗雅·杜·埃萊蒂雅 (Jossé-Maria de Heredia) · 一八四二——一九〇五) 努力了二十年，發表了一部薄薄的「勝利品」集

(Troïades, 一八九三)。集中只有二百十八首十四行詩，可是每首都是傑作，而且一字一句都有來歷。米烏特拉·依勃魯瓦 (Miodrag Ibrovac) 考據各詩的來源，便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的一部份。

我想類似的工作不妨應用到法朗士的作品上去。不過，法朗士的作品更豐富，興趣方向更多，學問方面更淵博；因此考據家勢必更辛勞。在中國，這類工作做得很多，也許多於法國。然而在此我們沒有考據的需要，事實上也不可能，因為缺乏書籍的緣故。我們祇須知道在這部「泰綺思」裏，故事情節都有根據；即使在思想方面，也有所本，只是輕重之間乃係法朗士的卓裁。

法朗士是當代法國最大的散文家；——「散文」是「韻文」的對稱，不是中國人所謂的「小品文」。正因為法朗士學問淵博，功候到家，我們讀他的原文時只得珠圓玉潤，節奏自如，甘暢異常！而且澄清如水，意義顯明，讀上去又不吃力。可是，我們不要上了外表的當，千萬不要以為這就是「容易」。當代法國作家中有幾個人能夠趕到上法朗士？於是我聯想到現今還健在的文豪安德萊·紀德 (André Gide)。這種文章，一繙成外國文（任何外國文），即使譯者有通天的本領，必然「走」了樣，原來正宗派法文的特長有三：「簡單」(Simplicité)、「明晰」(Clarté)、「正確」(Précision)；而，所以達到這個

目的的徑途有二：「深淺重輕之度」(Nuance)，「和諧」(Harmonie)。曹子建「洛神賦」裏的「穠纖得衷，修短合度」就是正確，就是深淺重輕之度；「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鬢髯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就是和諧。一經繙譯，和諧全去，而正確(單指文字上的)也大大打了折扣。每種文字有它的音樂性和特殊美，而非另一種文字的音樂性和特殊美所能替代的。嚴復以「信」、「達」、「雅」爲繙譯準則：「信與達」，吾無間言；若論「雅」，上焉者張冠李戴，下焉者則沐猴而冠矣！法朗士的文章就是這類不易繙譯的美文。

法朗士善於諷刺。但是，他的諷刺並非笑裏藏刀，而是溫和的、微笑的、文雅的。在法文裏，*ironie* 和 *satire* 同爲「諷刺」而有輕重之分。*ironie* 輕，*satire* 重。法朗士的諷刺屬於第一個字。讀法朗士的文章，我們得時時提防他老人家不動聲色地在挖苦人！在這部「泰綺思」裏，諷刺之處俯拾即是。第一篇「蓮花篇」裏幾乎到處是諷刺：「紙草篇」和「大戟篇」裏面也有不少。例如那批沙漠隱遁者以小動物野狗等爲魔鬼，真是活見鬼！後來法非愚斯確領泰綺思去修行，鄰居友好阻止不聽，便蠻打法非愚斯。倪西亞走過那兒：勸導無效，乃在他們耳旁用力搖他的錢囊。「這一班人正在慷慨激昂的時候，所以最初倒並不注意；後來他們的眼光漸漸地轉射到那叮噹響着的黃金上了，立刻他們

的臂膊軟了，不再去威嚇那個法非愚斯了。」「慷慨激昂」和下面的「臂膊軟了」：好一個對照！又如法非愚斯救（？）了泰綺思，回到沙漠裏。他的弟子們叩首迎接；「只有那個老實人保祿，站立在那兒問人道：『這個人是什麼人？』他全不認識法非愚斯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留意他的說話，因為人人知道他是沒有理智的，雖則他的信仰很深厚。」「沒有理智」和「信仰深厚」放在一起，倒也有趣！法非愚斯回到沙漠裏三十天，天天想泰綺思，弄得神魂顛倒，而：

「……一天早上，頭上環着一圈紫羅蘭的泰綺思來訪問他了，在她的溫柔裏感到那樣的恐怖，他不禁驚駭地叫了起來，滿身冷汗，醒了轉來。兩隻眼睛上還留着睡眠，他覺得有一般熱騰騰溼潮潮的氣息流過他的臉上：原來是一匹小野狗，兩隻腳踞在床頭，那發臭的氣息正吐在他的鼻子上，小野狗從喉嚨裏發出笑聲來嘲笑他。」

這無異乎說：像法非愚斯這樣的傢伙，只配小野狗來吻他；而在他的夢裏，牠的臭氣還有她的芬芳咧！最妙的莫如法非愚斯在圓柱頂上修行：

「到第七個月，好久不養子女的婦人，想靠聖徒法非愚斯做媒介，想靠圓柱的功德，而得到子息，便從亞歷山大、比排史德、投意史各地趕來了。她們將那無生

殖力的肚皮去向法非愚斯的圓柱摩擦一回。……」

柱上是一個想女人想到幾乎發花癡的淫僧，下面是許多久不生育而希望得子息的婦人，而這批婦人欲請法非愚斯做媒介，又想靠圓柱的功德；弦外餘音，彰然若揭，真是諛而不虐，妙到秋毫顛！一年以後，海軍司令郭太也來看他了，自然帶了許多侍從而來：

「他〔按：指郭太〕喘着氣，咳嗽起來，將他的手按在祕書的肩上，說道：『你寫吧，基督教中有種宗派，以拐謠淫婦和生活於圓柱頂上為善事的。你還可以添寫一點，這種習俗是崇拜生殖的神明的意味……』」

儘管郭太此刻做了纏夾二先生，著者却實調侃教徒們不少！正因為郭太是當時當地坐第一把交椅的要人，他來拜訪法非愚斯，非同小可，所以：

「……人人把法非愚斯與郭太相會見的情景添加了許多，捏造了許多，到後來捏造的人自己也忘記了捏造，信以為真了。據說，郭太和法非愚斯辯論了好久一週之後，郭太告白那真實的時候，便有一個天使從天上飛來，替郭太揩拭額上的汗水。又說海軍司令的祕書和醫生也跟着變為基督徒。因為這是可紀念的奇蹟，里比亞的主要聖堂裏的助祭們，在教堂紀錄簿裏，也是如此這般地紀錄了。……」

以此示彼，以今例古。安知「聖經」中許多神奇的故事，不是「到後來捏造的人自己也忘

了捏造，信以為真」呢？

至於這部「秦綺思」中美麗的節段，有目共賞，何勞枚舉？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吾於法朗士亦云然！

中央大學；三四，四，二四，星期二。

「泰綺思姑娘」弁言

徐蔚南

泰綺思姑娘一書，爲法國近代文豪法朗士之一大傑作。其所欲表現之中心思想，爲靈與肉之衝突，而以一荒淫之女伶，一苦修之高僧，兩人身心變化，爲此種悽慘衝突之具體表現。荒淫之女伶，不論其生涯，如何不潔與敗德，一旦豁然感悟，皈依真主，其靈魂卽括垢磨光，而登天堂；至德劬之高僧，則無論其爲如何苦行，虔事上帝，一朝墮落，終於毀滅其一生，變爲一行屍走肉之殭屍，而跌入於阿鼻地獄。

法朗士之描寫，素爲世人所宗仰，而此書描寫高僧精神之潰爛，更爲登峯造極，嘆爲觀止，况法朗士素有歷史癖，其所敘述類有根據，決非響壁虛造者，所可比擬焉。

蓮

花

篇



泰綺思姑娘

蓮花篇

那個時候，沙漠裏住着大隊的隱士。尼羅河的兩岸，有許多以木板和泥土砌成的小房屋，都是隱士們親手建造的，各間房屋坐落的距離，務使居住的人既能孤獨營生，又能於必要時得到相互的幫助。那頂着十字架的聖堂，遠遠近近君臨着那許多的小房屋。僧侶們每逢什麼節慶日期都到那邊聖堂裏去做彌撒。在尼羅河的邊際上，還有幾座修道院，院裏的人各自幽居在各自的小房間裏，他們決不聚集在一處生活的，假使他們聚集在一處生活了，這

是爲要更加親切地嘗味那孤獨的滋味。那種隱遁的修士們和修道者們是非常節食的，每天到太陽落山之後，才吃他們的麵包，夾着一點食鹽和意沙泊 (Hysopce) 的葉子。這便算他們一天的食料了，有幾個人，還要深入到沙漠裏去，窟洞或墳墓便是他們的居處，他們經營着一種更特別的生活。

他們都謹守着禁慾的主義，穿帶着懲戒自己的帶子和罩瞞眼睛的肩掛。長夜的默想之後，便去睡在光禿禿的地上，祈禱，唱聖歌。總之，他們每天完成那偉大的懺悔的苦行。爲了思想到人類生來的罪孽，他們不僅拒絕了肉體的快樂和滿足，并且拒絕了那時候的人以爲人身所必須的調養。他們以爲四肢的疾病適足以使我們的靈魂康健；又以爲身體的潰爛和創傷正是肉體最光榮的裝飾。他們如此這般地實現那先知的預言了。原來先知說過的：「沙漠裏將布滿了花朵。」

在這聖地旦白衣特居住的隱士們，有的消磨他們的歲月在禁慾和默想的生活裏，有的編織椰子樹的纖維，或者當稻麥收穫時雇傭給鄰近的農家，去換得他們的食料。但是異教徒都瞎疑心他們中間有幾個是做強盜過日子的，或者是加入於流浪的亞拉伯人中間去掠奪旅行商人的。然而實際，這種僧侶所最輕視的，便是財富，他們德行的薰香一直升到天上去的呢。

天使們扮着青年人的樣子，手裏攬着根拐杖，像旅行客人一般，來訪問他們；至於惡魔呢，都套上了愛底窪人（埃及南部一地方的人民）的面貌或者扮作野獸，徘徊於孤獨的修士們的四周，想把他們來誘惑。到了早上，僧侶們帶了水壺到泉源那邊去取水的時候，他們瞭見沙面上印着薩底兒（人面豚足有角之魔）和桑督兒（半人半馬之怪物）的足跡。如果從精神的實際的狀態想起來，聖地旦白衣特真是一片戰場，時時刻刻有天國與地獄的神奇的戰爭，尤其是在夜間。

那種經營禁慾的人，被那永受詛咒的惡魔們兇猛地襲擊着，他們靠了斷食，懺悔，苦行的種種方法，以及靠了上帝與天使的幫助，才保全了他們自己。有時候，肉體的苦悶像鐵針一般兇猛地刺碎他們的心身，於是他們便吼出苦痛的呼聲來，那號泣的聲音，正合那滿天星斗的夜間，餓狗的喊聲相呼應。那時候，惡魔們便裝扮成誘惑人的美容貌，到他們的面前來了。原來惡魔是醜陋的，然而有時他們都會套上美麗的外貌，他們的本來面目便給藏過了。且白衣特的禁慾者們，在他們的小房間裏，恐怖地瞧見種種淫逸的幻影，并且這種幻影就是在世俗的逸樂裏也沒有那樣的荒唐。幸而他們有的是十字架，終而沒有被誘惑。那種惡魔們遠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到黎明時便充滿着羞恥憤怨而遠颺了。因此，在破曉的時光，遇見一兩個帶哭帶逃的惡魔是絕非少有的事。有人詢問他

時，他便回答說：「我流淚，我呻吟，因為有一個住在這兒的天主教徒用鞭子來打我，用毒罵來趕走我。」

沙漠裏的老僧侶們權力很大，犯罪者和無信仰者都在他們的權力下面。他們的慈悲有時簡直慈悲到可怕的地步。他們堅持從使徒那裏得到有權力懲罰那種對於真的天主的褻瀆。凡是受着他們懲罰了的人，簡直沒有什麼可以挽救的了。近村的人民以及甚至亞歷山大城的百姓，都恐怖地講過，大地會張開嘴來，吞滅那種被僧侶鞭答過的惡人。因此，老僧侶們在無賴的眼中很爲可怕，在滑稽的戲子，小丑，娶妻的僧侶，娼婦一的眼中尤其覺得可怕。

這種基督徒的功德真利害，甚至能使猛獸屈服在他們的權力之下。據說有一個隱遁的修士，到臨死時，竟會有一匹獅子走來，用腳爪替他挖一個墓穴。那個聖徒，看見獅子來替他挖墓穴，知道是上帝召他到身邊去了，於是與他的道兄們接吻告別。接着，他爲要去睡在天主的懷裏，便快活地去安眠在墓穴的中間。

—— 姑 思 綺 泰 ——

却說，那個年紀已經一百多歲的汪督亞納自從和他的最親近的弟子，麥山兒和亞麥達，退隱於郭爾靜山中之後，在旦白衣特地方上，簡直沒有一個僧侶的修行，能比得上汪底諾的僧正法非愚斯的了。講到實際，愛勿冷和山拉比翁所管轄的僧侶確實最爲衆多

，修道院裏精神的行動，以及肉體的行動，確乎都很好，可是在苦行這一點上，總不及法非愚斯。原來法非愚斯斷食的本領真兇，他曾三日三夜不吃一點物品。他帶着一根頂硬的毛織的懲戒帶，早夜鞭策他自己，并且常常將前額俯帖在地上。

他的二十四個弟子，在他的屋子旁邊都造起他們的房屋來，模仿他的苦行。他以耶穌基督之故親熱地來愛好他們，并且時時訓誡他們去懺悔。在他的精神的兒子中間，有幾個是做過多年的強盜的，受了這位聖潔的僧正的教誨而感化了，而進了修道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既這樣的純潔，便感化了其他的同道者。有個亞皮西尼女王身邊的一個廚子，也受了法非愚斯的感化而做了基督徒，時時流着感恩的眼淚，還有做助祭的弗拉文能認識經典，而且說話也說得很好的也受了感化。但是法非愚斯弟子中間，最可愛的一個却要算那名叫保祿的年青鄉下人，綽號叫做老實人，因為他是非常天真爛漫的緣故。人家都嘲笑他的老實，但是上帝却愛好他，顯現出幻像來給他看，并且賜給他預言的才能。

法非愚斯的訓誨弟子，以及實行禁慾主義，便是他的聖潔的生活。他又常常對着聖書默想，這是爲要從那書中找出種種的比喻來的緣故。所以年紀雖則還輕，他的功德却已很多的了。惡魔胆敢襲擊那種善良的隱士，却不敢走近他的身邊去。月明之夜，有七

匹小小的野犬，在他的屋子前面，一動也不動，靜靜的，豎起了耳朵坐着。人家思想起來，這是靠他清淨的品德的力量，才得把這七個惡魔停留在他的門檻之前。

法非愚斯是生於亞歷山大城裏的貴族之家，父母給他受過世俗的教育。他也曾被詩人的虛偽所誘惑。在少年時代，他的靈魂是昏迷的，他的思想是混亂的，因此他相信人類在段家里翁的時候遇到過大洪水，并且因此他和他的同學們討論到自然，甚至討論到天主的特性以及是否存在。那時候他的生活正是異教徒面目的糊塗生活。他想起了這一個時代，總是不禁要羞愧的。他嚮向他的道兄們說：「那個時候，我簡直像放在那虛偽的歡樂的釜鏊裏沸煮。」

他的意思，就是說他以前吃的肉是烹調得十分精細的，并且常常到公共的浴室裏去洗澡。這樣的世俗生活，一直到他念歲時才止，他說這種生活，與其叫它爲生活，還不如稱之死亡的好。但是自從受教於司鐸麥克林之後，他就變了一個新的人了。

真理一直深入到他心底，他常說真理有如一把刀子刺入他的身心了。他擁抱了加爾凡山（基督被難山）上基督的垂訓，他崇拜那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受過了洗禮之後，尙爲習慣的束縛所羈縻，在異教徒中間還住了一年。但是有一天，他走進一個聖堂裏去，他聽見助祭念着聖書裏的一節道：「如果你要做個完全的人，那末你去把你所有的一切

都賣了，賣下來的銀子云散給窮人。」立刻，他就賣去了他的財產，把銀子來布施窮人，并且他就經營了修道的生活。

他遠離俗世已有十年，他不再在肉的歡樂的釜鑊裏沸煮了，他是積功積德地浸在懺悔的薰香裏。

他有一個習慣，從他一片至誠的心裏養成的習慣，就是他自己常常考察他以前遠離天主時候的一樁樁壞處，務使自己確確實實地意識那時候的醜惡。卻說有一天，照他的老習慣思量着，他想到從前在亞歷山大城中戲院裏見過的一個女優了，最美麗不過的，名字叫做泰綺思。這個女人在戲劇中顯示了她的色相，在觀衆之前毫無一點畏葸地表演種種的跳舞，那種跳舞跳得真正巧妙，簡直能夠煽動世人最激盪的熱情的。有時，她模擬聖教徒傳說中所有關於維那絲，萊達，派西發愛的種種放蕩寡恥的行爲，煽起一切觀客的淫蕩的火焰來。那種美貌的青年們，那種有錢的老頭兒，抱着一肚皮的愛情，擊鮮花來掛在她門前的時候，她總是招待他們進去，總肯委身給他們的。她如此這般地喪失她自己的靈魂，同時，她又喪失許多許多別人的靈魂。

法非愚斯也曾幾乎被她誘惑而墮入於肉慾的罪障裏，她曾在他的血管中，替他點着了慾望的烈火。他走到過泰綺思的門上一次。但是那一次，他走到那女優的家門前卻站

定了，不敢走進去，這是因爲他那時候，第一，年紀實在太輕，只有十五歲，自然而然地有點怕羞。第二，因爲沒有銀錢，恐怕親眼看見自己被人推出門外來，原來他的耶娘管束得很嚴厲，不准他多化錢的。慈悲的天主用這兩種方法來救起了他的大罪。但是最初，法非愚斯全不感謝上帝，因爲在那時候，他還不大明白真實的利益，并且因爲他那時候尚渴望着俗世的幸福。現在，在他獨居的小房間裏，跪在那掛在天秤上似的塵世贖罪者的救世的木像前面，法非愚斯思想起泰綺思來了。原來泰綺思是他的罪惡的對象，他默想了許多時候，照着那種禁慾生活的老規矩，默想當他無智煩惱的時代，那個女人教唆他的那種肉的快乐是如何的可怖，如何的醜惡。默想了幾小時之後，泰綺思的影子在他面前很清楚顯現出來了。他看見她了，那美麗的肉體，像他幾被誘惑的時候一般模樣。起初。她像萊達那般樣子顯現在他眼前、懶洋洋地橫在一張風信子堆成的床上，頭向後倒著，水汪汪的眼睛裏充滿着光彩，鼻翼微微在扇動，一張微啓的嘴，鮮花一般的胸膛，還有像兩條小河一般清麗的臂膊。看見這副情狀，法非愚斯打着胸膛，說道：

「天主，請你做我的證人，我只是想着我的罪孽的醜惡！」

然而那幻像的表情不知不覺地變換起來了。泰綺思的嘴唇一點兒一點兒向嘴角邊披

下去了，顯出一股不可思議的苦痛來。她的睜大了的眼睛裏充滿着眼淚，充滿着光亮，胸口膨脹得滿滿的，像暴風雨初起時那般的，吐出了一口氣，看見了這副情狀，法非魯斯覺得自然擾亂了，連到靈魂都擾亂了。他俯伏在地上，祈禱道：

「有如晨露灑在牧場上一般的，請你把憐憫來賜諸我的心中，真正的，慈悲的上帝呵，你應得讚美！讚美呀，讚美你！請你從你的僕人身邊，掣開了那引導到淫慾裏去的虛偽的溫存，請你賜我恩惠，使我除了依你的名義而有的人物外不愛任何東西，因為任何都要變遷的，你是永存的。假使我憐憫這個女人，也就因為她是你的作品。就是天使們也擔着憂悶而注意着她的。呀，主啊，她的生命豈不也是你的一呼吸賜給她的？她不應繼續着和市民們，旅人們常常犯罪下去。我的心中非常憐憫着她。她的罪惡是可怕到極點了，只是一想到她的罪惡，就使我顫慄，使我覺得恐怖到周身的毛髮都豎起來了，但是她的罪孽愈深，我卻愈應憐憫着她。我想到惡魔們永久苦惱着她，我便哭了。」

他這樣默禱的時候，他看見一匹小野狗坐在他的腳邊，他不覺爲之吃了一驚，因為他獨居的房間的門，從清早起沒有開過。這匹畜生，彷彿懂得他的思想的，搖起尾巴來了。法非魯斯用手指畫了個十字：那匹畜生便不見了。他這時知道這是魔鬼第一次闖進他的房裏來，他便做了一次短短的禮拜，接着他又想到了泰綺思，他獨自說道：

「靠了上帝的幫助，我一定去救她！」
他睡了。

到了明天早上，做好了他的禮拜之後，他走去找柏來蒙。這是一位聖徒，住在靠近法非愚斯的地方；也經營着隱遁的生活。他看見柏來蒙老是笑謎謎，很和平的，照着老樣子在墾地。柏來蒙是老了。他墾殖着一個小小的田園。許多野畜生都來舔他的兩手。惡魔卻不來擾鬧他。

「讚美天主！道兄法非愚斯，」柏來蒙兩手握著鋤頭這樣說。

「讚美天主！」法非愚斯回答說，「希望你平安幸福！」

「希望你同樣的平安幸福！」柏來蒙說；他把衣袖來拭去他額上的汗。

「柏來蒙兄，我們說話的題目只應有一個。就是讚美天主。天主說過：他是住在聚集於他的名義下的一切的中間的。所以我要和你來商談的我的一種計劃，也無非爲了增加天主的光榮。」

「希望天主祝福你的計劃，像他祝福我的萬民一樣！他每天早上用了他的甘露來賜給我的田園。這是他的恩惠。他在瓜果中間所賜與我的恩愛使我不由己要讚美他。我們大家都來禱祝他將我們愛護在他的平和裏。我想沒有比那擾亂我們心緒的毫無秩序的衝

動更爲可怕的了。這種衝動擾亂着我們的時候，我們便像醉漢了，我們走起路來，不是側東，便是側西，時時刻刻有醜惡地倒下來的可能。有時這種熱情會把我們浸到一種放逸的歡樂裏去的。耽溺於這種逸樂的人，便在那不潔的空氣中，響徹着卑穢歡笑聲。這種可悲的歡樂，會把那罪人領到一切的放蕩裏去。但是有時這種感覺的擾亂，靈魂的不安也會把我們投入於一種無信仰的悲傷裏，比了歡樂還要慘痛一千倍的悲傷裏。法非愚斯兄，我只是一個可憐的罪人。但是在我的長長的一生裏，我體驗得隱士的最大的敵人，便是那悲傷了。我知道這種頑強的憂傷，會像霧一般地包裹那靈魂，將天主的光都遮去了，要知道在那信奉宗教者的心上撒佈一種慘傷暗澹的氣分，正是解脫的反面，正是惡魔的最大的勝利。假使惡魔只把歡喜的誘惑送到我們面前來，倒還不及憂傷一半的可怕，哎，惡魔會很巧妙地使我們憂傷。惡魔不是在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面前顯現出一個黑黝黝的美麗的小孩子來嗎？那個小孩子真美麗，使人見了要歡喜到眼淚都流出來！我們的神父，靠了天主的幫助，避去了惡魔的陷阱。神父和我們在一處的時候，我知道他達到了這樣的事情。他和弟子們住在一處互相安慰着，卻從沒有墮入到憂鬱裏去的。道兄，你來不是要和我商談你心上的計劃嗎？假使你的計劃是以天主的光榮爲目的，我一定很歡喜地幫你的忙！

「道兄柏來蒙，我要說的確是爲了天主的光榮。希望你的高見強固我的毅力。因爲你有許多的光明；衆惡絕然不會蒙蔽你的智光的。」

「法非愚斯兄，我實在還夠不上做個替你解鞋帶的人，我所犯的罪惡，可說像沙漠裏的沙，數也數不清。但是我總是個老年人了，我決不拒絕你的，我當以我的經驗來幫助你。」

「柏來蒙兄，那末我來對你講吧，我一想到亞歷山大城裏有個蕩女叫泰綺思的，我便覺得非常痛苦。她生活在罪惡的中間，她在那兒爲人間醜事之的了。」

「法非愚斯兄，這真是一樁使人悲痛的瀆神的事情。但是在異教徒中間，像她這樣生活着的女人正多着呢。你對於這種巨大的罪惡，想出了什麼對症良藥嗎？」

「柏來蒙兄，我想到亞歷山大去找這個女人，想靠天主的援助，使她皈依天主。這是我的計劃，道兄，你不贊成嗎？」

「法非愚斯兄，我只是一個可憐的罪人，但是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習慣地說：「不論你在什麼地方，總不要急於離開本地而想到旁的地方去。」」

「柏來蒙兄，你覺得我的計劃中間有什麼壞處嗎？」

「法非愚斯兄，天主教證，我絕不懷疑你老兄的意向！但是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又

說：「放在皇地上的魚都要死的，同樣，走出了獨居小房屋，到世俗的中間去的僧侶，就脫離了善境。」

說過這樣的話之後，這位老人家柏來蒙將鋤頭撻到泥裏去，開始用力去掘那小蘋果樹四周的泥土了。當他在舉掘的時候，一匹羚羊從那田園的一圈短樹外面跳了過來，跳得真輕靈，一張樹葉都沒有被帶傷。羚羊看見法非愚斯就立定了，像很驚奇不安，周身起了顫慄，接着它又跳了一跳，跳到那位老人家的身邊，將它可愛的頭簷到它的老朋友胸前。

「爲這沙漠間的羚羊，讚美天主的光榮！」柏來蒙說。

他走到房間裏去擊出一塊黑麵包來，放在手心裏，餵飼這匹伶俐的畜生。

法非愚斯站着想了一回，眼睛注視着路上的石子，後來，他便緩緩地走還自己的屋裏去，走着的時候，思想着剛才他所聽到說話。他在腦子裏仔細考慮起來了，他自言自語道：「這個隱士確是一個好顧問。他具有謹慎精細的精神。他懷疑我的計劃不大謹慎，但是讓泰綺思爲魔鬼所佔有，儘管把她拋棄給惡魔，那是使我更加苦痛了。希望上帝給我光明，領導我一條道路！」

他在路上走時，看見有一頭斑鳩落在獵人鋪在地上的網裏了，他知道這是一頭斑斑

鳩，因為那頭雄的飛到網邊來，用嘴來啄破那個線網，要啄破一個洞，好讓它的伴侶能夠逃出來。法非愚斯是慣於用神靈的見解來考察事物的，所以他最易於了解事物的神祕的意義，他一看見兩匹斑鳩的情景，他就覺得落在網裏的斑鳩，就是泰綺思。他自己是像啄破網來的雄斑鳩，要用着有力的言語，將那絆住泰綺思的罪惡網上的無形的線一一啄破。他於是讚美天主，更加堅信他最初的決心。但是後來他看見那頭雄斑鳩的脚也被網住了，自己也落入於要啄破的網裏了，他不禁又疑惑起來。

他一夜沒有睡去，剛到天亮時，他看見一個幻影，泰綺思又顯現在他的眼前了。他的面貌一點沒有放逸罪惡的神情；身上並不照她的老例披着一塊薄紗，卻是週身裹着一塊布，甚至面孔也裹瞞了一部分，只給法非愚斯看見一雙眼睛，眼睛裏正流着重重的雪白的眼淚。

——娘 姑 思 綺 泰——

看見了這個幻影，他也哭起來了，思想這個幻影是從天主身邊來的，他便再不遲疑了。他立起身來，拿了一根多節的木杖，這是信仰基督教的記號，走出房間去。他仔細地把房門關了，不使沙漠裏的野獸和鳥雀闖進他房裏去，弄污他藏在床頭的聖書。他喚了助祭弗拉文過來，把二十三個弟子交託他去管理。身上只裹着長長的一塊布，他就向尼羅河去的路上走去了，他想跟着里比亞河岸一直步行到馬其頓人所建設的城市。他從

天亮起就在沙地裏步行，疲乏與饑渴，都不介意。當他看見那河流像血一般的水，在那火一樣的黃金一般的岩石間流動時，太陽已降落到地平線之下了。他沿着河岸走，走到那散居在沙漠中的隱士家裏去，用着天主的情分，向隱士們乞食。他所收到的卻是詈罵，拒絕和威嚇，然而他也不介意，仍舊很是幸福地走着。他不怕盜賊，他也不怕猛獸，使他最費心的，卻是怎樣避去途中所遇到的村莊和市鎮。他爲什麼要避去市鎮呢？因爲他恐怕遇見小孩們在他們父親屋子前玩弄着骨牌，或者恐怕在水邊看見那只穿一件湖色襪衣的婦女們拿着水壺在微笑。因爲這一切對於修道者都是危險的。原來他讀聖書時，讀到基督在城市裏來回以及和弟子們在一處吃飯等記述時，在他，有時也覺得是一種危險，原來隱士們專心地刺繡在他們信仰的絲絹上的德行，雖則是壯麗，但同時也極脆弱，若被世俗的矯風一吹，就會把那可愛的顏色，吹成灰暗。法非愚斯之所以要避開城市，就怕看見了世人，便把他的信心弄成軟軟的。

他於是從荒漠的道上走。晚上的時候，柳條被風吹着，喃喃微語，便不禁使他顫慄起來，他把他的帽子拉下罩在眼睛上，因爲萬物的美麗，他一點也不要看到眼裏去。走了六天之後，他走到了一個名叫西爾西來的地方。那條尼羅河便在那兒流到一個狹小的山谷裏去，這山谷的兩旁是起伏着的花崗石的山脈。這個西爾西來的地方，原來當埃及

人崇拜惡魔時代，是築像的場所。法非愚斯看見一個史芬克的大頭顱還殘留在岩石中間。他恐怕這個大的頭還保持着什麼惡魔的魔力，他使用手劃了個十字架，同時呼着耶穌的名字；果然立刻有一頭蝙蝠從史芬克的一隻耳朵裏逃了出來。法非愚斯覺得他把一個住在石像裏幾千年的惡魔趕跑了。他便更熱心了，拾了一塊大石子向那偶像的臉上投去。立刻那史芬克的神祕的臉上顯出一種非常的傷慘，使法非愚斯看見了，也爲之感動。誠然，這石像的臉上所刻着的超人間的苦痛表情，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要爲之感動的。怪不得法非愚斯要對史芬克說：『呀，畜生，照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在沙漠裏所遇見的薩底兒和桑督兒的樣子請訴說耶穌基督的神聖吧！我便將依父與子與聖靈的名義來祝福你。』一點蒼薇色的光明竟從史芬克的眼中顯出來了，厚厚的眼皮映了一映，花崗石的嘴唇艱難地在發聲了，像人間的回聲一般，叫出了耶穌基督的聖名，法非愚斯於是伸出左手去，祝福這西爾西來的史芬克。

後來，他就繼續他的旅途，那個山谷漸漸展大了，他看見一個大城市的遺跡，殘餘的廟堂還站立在那兒，用偶像來當作石柱支持着。那偶像中，有幾個生着牛角的女人像的頭，彷彿得到了上帝的允許，呆視着法非愚斯，這個不禁使他恐怖到臉孔也發青了。他這樣子走了十七天，吃的東西是青草，夜裏是睡在雌魚精所到的廢墟裏，和野貓呀，

法老種的老鼠做伴侶，法非愚斯知道鮭魚精是地獄的使者，他用手指來劃着個十字架，將她們趕去。

第十八日，在離開城市很遠的地方，他發見一間用椰子葉來做的可憐的草棚，一半已埋在飛沙裏了。他走近這間草棚去，他想其中一定住着個把聖潔的隱士的。因為那草棚是沒有門的所以裏面有的什麼，可以一覽無餘，裏面有的是一個水瓶，一堆葱，一張乾草做的床子。他自言自語道：「這正是一個修道者的家具。凡是隱士大抵不離開他們的獨居的房子的，那末我一定就可以遇到這兒的隱士了。像聖潔的神父汪督亞納走到隱士保祿的身邊，將保祿吻抱了三次，我也要給這裏的隱士一個平和的接吻。我們便可互談永劫的事情，或許我們的天主會叫烏鴉送一籃麵包來，這間草棚裏的主人就要很熱誠地招我進去切麵包吧。」

當他這樣自言自語的時候，他在草棚四周走了一圈，他要看看這裏究竟有沒有人。沒有一百步的路遠，他果然看見有一個人打坐在尼羅河的岸邊，這個人周身不穿一點衣服，那頭髮像那鬚鬚一樣的雪白，那身體比紅磚還要紅。法非愚斯決定這是一個隱士。他用着僧侶們相見時所講慣的話說道：

「謹祝你平安，我的道兄！謹祝有一天嘗到天國的甘露。」

那個人卻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的像沒有聽見人家講話一般。法非恩斯以爲這個人的默然不語，大抵因爲入了恍惚的境地的緣故，聖者是常常會投入於恍惚裏的。他跪下來，兩手合十，跪在未會相識者的身旁，祈禱着一直到了日沒的時候，看見那個人還是一動也不動，他便說道：

「我的神父，我見你浸在恍惚的境地裏，如果你現在已從恍惚裏醒了轉來，那末請你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給我祝福。」

那個人頭也不旋一旋，回答道：

「旅客呀，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話，我是不認識這個天主耶穌基督的。」

「怎麼，預言者已預言了主的誕生，殉教者已通告了主的名字，皇帝自己也崇拜他，不久之前，我從西爾西來的史芬克上也顯出了他的光榮。你竟能說不認識他的嗎？」法非恩斯這樣叫了起來。

「我友」，那一個人回答他，「我不認識他是可能的，不特可能，而且確實有的，假使地球上是有『確實』這件東西的話。」

法非恩斯聽了這樣的話，真是不勝驚奇之至，看見這個人一無信仰的魯愚，頗爲悲傷。他便說道：

「你如果不認識耶穌基督，你的所做的工作便一無所用，你也得不到永久的生命了。」

那個老人說道：

「什麼活動呀，什麼自抑呀，這都是空的；就是生與死也沒有什麼兩樣。」

法非愚斯便問道：

「怎麼？你不想生存在永久之中嗎？但是，請你對我說，你不是照隱士的樣子，住在這沙漠裏的一間斗室裏嗎？」

「像煞是的。」

「你不是完全裸體，拋棄了一切的嗎？」

「像煞是的。」

「你不是只吃着樹根，遵守着禁慾生活的嗎？」

「像煞是的。」

「你不是拋棄了世上一切的虛榮的嗎？」

「大抵使人憂慮的空虛的東西，我確然拋棄了。」

「這樣說來，你是像我一樣，貧窮、清廉，孤獨的呀，但你竟不能像我一樣也爲天

主的愛，也爲天國的幸福而生活的嗎？這真是使我莫明其妙的了。假使你不信耶穌基督，你爲什麼要積德，假使你不希望得到永久的寶貝，爲什麼要捨去塵世一切的幸福呢？」

「旅客呀，我並沒有捨去一件幸福的呀，我只自欣幸發見了一種比較滿意的生活方法罷了，如果要說得正確一點的話，原來並沒有什麼好生活壞生活的。從人的本性講來，原沒有什麼廉潔，什麼羞恥這回事，也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也沒有什麼愉快什麼悲傷的，也沒有什麼善惡之分的。這正像鹽是給肴饌以滋味一般，「意見」這樣東西是給事物以種種不同的性質。」

「照你這樣說起來，天下本沒有確實這一回事的了。你連偶像崇拜者所要尋找的真理也否認的了。你睡在你的愚魯中間，簡直像一條疲乏的狗睡在污泥中間一樣的了。」

「旅客呀，詛咒狗和詛咒哲學者是一樣徒然的。狗是什麼呢？我們又是什麼呢？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呀，老人家，那末你是一個下劣的懷疑主義的信徒嗎？難道你就是可憐的癡患者中間的一個嗎？可憐的癡子，對於運動與休息，同樣地加以否定，而且也辨不清太陽的光明和夜的黑暗的。難道你就是這種癡子的一個嗎？」

「我友，我誠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對於這種主義，你加以非難，在我看來，却值得讚美的。因為一樣的東西，有種種不同的外貌，這正如茫非史的金字塔一樣，在日出時看起來，是閃着薔薇色的光彩的圓錐形，到日沒時看它聳立於紅光滿天的空中，便像黑色的三角形了。但是誰能知道它的本體呢？你責我否定那外面的形相，那裏知道恰恰相反，只有外貌是我認識的唯一的實在。太陽我覺得是光輝的，但我不知道他的本體。我感到火是熱的，但我不知爲什麼火是熱的，火如何會熱的。朋友，你真大大的誤解了我。但是好在你無論怎樣解釋我，結果總是相同的。」

「我倒還要請教你一次，爲什麼你在沙漠裏只用葱頭和棗子來過活呢？爲什麼你要繼續着担負那巨大的苦痛呢？我負擔的苦痛正像你負擔的那樣巨大，我又像你一樣在孤寂的荒漠裏經營禁慾的生活。但是我爲是要使上帝快活歡喜，爲是要得到那永久的幸福的緣故呵。這是有一個極正當的目的的，以一種偉大的幸福做了目標，爲要達到這目標而受苦是很智慧的。反之，情願置於無益的疲勞裏，徒然的痛苦裏，那便是愚魯。如果我不相信——呀，光明之創造者，請寬恕我這句冒瀆的話——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借着預言者的嘴吧來教訓我們的真理，例如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使徒們的行爲，教會的威信，殉教者的證據等等所顯示的真理，如果我不知道肉體的苦痛對於靈魂的健全是必要的，

如果我像你一般沈溺於無知之中而不知聖潔的神祕，那末我將立刻還到世人中間去，我將努力去取得財產，去經營那游惰的生活，我要對那種種的快樂說道：「來呀，我們的姑娘們，來呀，我的婢女們，你們都來吧，把你們的酒，把你們的媚樂，把你們的香水都傾倒在我身上吧。」但是你這老人家，你拋棄了一切利益，你不得而失却了一切，你不望什麼報酬而送去了一切，彷彿一匹猴子在牆上亂塗亂抹，自己以為是摸寫那優等作家的名畫了，你便令人發笑地模倣起我們隱士的美善的苦業來。呀，你真是人間最愚魯的東西呀，我問你，究竟爲了什麼理由你要這樣的生活？」

法非愚斯非常激越地講着這樣的話，但是那老人家還是極鎮靜。

「朋友」，他靜靜地回答說，「睡在污泥裏的狗以及頑皮猴子，對你有什麼重要呢？」

只思念着上帝的光榮的法非愚斯，聽了這句問話，怒氣就平了。他用着最高的謙虛向那老人歉說：

「呀，老人家，呀，我的弟兄，假使愛護真理的熱誠把我推出於正當界限以外去了，請你寬恕我吧。上帝可以作證，我所恨的是你的錯誤，不是你個人。我見你墮落在黑暗裏，我覺得心有所不忍。我因耶穌基督而愛你，我的心是充滿着要解救你的意志，請

你講吧，請把你的理由說給我聽聽，我一定要聽一聽你的理由的，因為聽了你的理由，我便可說破你錯誤。」

那老人家靜靜地回答道

「說話或靜默，在我是覺得一樣的。那末我就來把我的理由說給你聽吧。但我並不要你也把你的理由來講給我聽，作為交換的條件的。因為你這個人，老實講，沒有一點可以引起我的注意的。我絕不憂慮你的幸福，也絕不憂慮你的不幸，并且我的思想，不論你怎樣想法，是這樣或那樣，都好，在我都覺得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分別。那末請問你，我如何可以愛你或恨你呢？嫌惡和同情都不是賢明的事情。但是你既經問起我來了，我就講給你聽吧，我的名字叫第莫克來史，我是生於廓斯島上，我的父母靠了做生意而發了財。我的父親從事於軍艦的裝置武備。他的智力極像亞歷山大帝的，所以人家替他取個綽號叫「巨頭」。其實他的智力終究沒有亞歷山大帝那樣的大。一言以蔽之，這是一人類可憐的本性。我還有兩個哥哥，像父親一樣是從事於船業的。我呢，我是講學問的。我的大哥，由父親作主，娶了個客利耶的女人名字叫梯美煞。大哥非常討厭她的，在她身邊時，總是沈浸在陰暗的憂鬱裏。後來，我的二哥却愛上她了。這種犯罪的戀愛的熱情，不久就變成爲狂亂的行爲。原來那客利耶女人，對於我的兩個哥哥都覺討厭

的，她是愛着一個吹笛的男人，每到夜間，她便招他到她的房裏。有一天早上，這個吹笛的人在她的房中，忘下了他在宴會時所常戴的一個花冠。我的兩個哥哥看見了這花冠，非常憤怒發誓要把這個吹笛的人殺死。到了一天早上，他們就用鞭子來打他，不管他如何哭泣，如何哀求，竟把他鞭到鞭死爲止。我的嫂嫂因此而絕望，甚至發狂。這三個不幸的人彷彿變成畜生了，他們被一羣小孩子叱罵，被小孩子投擲石子，他們像狼一樣地叫喊着，嘴唇上盡是口涎水的白沫，眼睛望着地，狂亂着在廝斯岸邊亂闖。他們三人後來都死了，我的父親親手把他們葬了。不久之後，父親生了胃病，什麼東西都吃不去。他雖則很富厚，要買完亞洲市場上一切的肉類，一切的果品都可以，但是他竟至餓死了。他失望地不得不把他財產傳受給我。我便把那財產來用在旅行上。我游歷過意大利希臘和非洲，但是一路上沒有遇見一個人是聰明的，是幸福的。我在雅典和亞歷山大城研究過哲學，那時候我被那種辯論弄得頭昏目眩。我於是到印度去，我在恆河邊上看見一個完全裸體的人，他盤膝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已經三十年了。藤葛圍繞着他乾枯的身體，鳥雀在他的頭髮裏做了巢窠。然而他是活着的。我看見了他，我便想起了梯美煞，吹笛的人，我的兩個哥哥以及我的父親。我覺得這個印度人是個賢慧人。我問自己說道：「人爲什麼痛苦呢？這是因爲他信以爲是財產的東西被人搶了去的緣故，或

者因爲有財產的人恐怕人家來搶他的緣故，或者因爲自以爲達到了病痛的緣故。把這一切信念都除去了，一切苦痛也就完全消失了。」因此我決定不要一物以圖利益了，把這世上所謂幸福也者一齊拋棄，照着印度人樣子，在孤獨與固定的中間經營着生活。」

法非愚斯很留神地聽那老人家的說話，這時他回答道：「廓斯島的第莫克來史，我對你說，你所講的話的確並非沒有意義。不錯的，看輕這世上的所謂幸福的東西。但是連永久的幸福也看輕，甚至不怕上帝的發怒，那是錯了。第莫克來史，我很可憐你的無智，我要引導你到真理的中間去，教你承認確有三位一體的上帝存在的，那末你將如小孩子的順從父親一般，順從上帝了。」

但是第莫克來史却岔斷他道：

「旅客，請你不必把你的教義來告訴我，你也不必想強迫我接受你的一部分的感情。一切的議論都是沒有用的。我的「意見」就是不要「意見」。我爲避去煩惱而無選擇地生活着的。你走你的路吧，不必想把我從幸福的虛無裏拉出來了。我浸在這幸福的虛無裏，乃如在勞作之後，沉浸在舒適的浴湯裏一樣，你不必想拉我出來吧。」

法非愚斯是受過信仰生活的極端的訓練的，依他的經驗，他知道上帝的恩惠還沒有賜到這個老人家的頭上，對於這個掙扎到失敗路上去的靈魂，解救的日子還遠着哪。他

一句話也不回答了，深怕說的話反而變爲冒濫教義的言語。因爲有時和無信仰的人議論，不特不能使無信仰的人發生信仰，反而有信仰的人會被無信仰者從新領導到罪惡裏去的。所以持有真理的人，要宣傳真理時，不可不有一點聰明。他說：「再會了，可憐的第莫克來史。」

嘆了一口長氣，他在黑夜之中，又在趕他的信仰的路程了。

到了早上，他看見水邊有一羣紅鶴，都用着一隻腳站着，一動也不動的，還是在睡眠呢。仙鶴的青裏泛紅的頸項，反映在水面，很是美麗。楊柳樹灰色的軟葉一直掛到遠遠的岸上；仙鶴在明淨的天空中三角形地飛舞，隱於蘆葦間的鷺鷥一聲聲在啼叫。尼羅河碧水碰碰，汪洋一片，望不見對岸，水上溜着的風帆，有如鳥翼，岸上三三兩兩地點綴着幾間白色的屋子倒映水中，遠遠的輕輕的霧靄浮在水面。包着一重重椰樹，一重重花果的島嶼的陰影裏，有一羣喧鬧的家鶩，白鵝，青鸞，小鴨浮游而出。左邊那肥沃的山谷，伸展着它的田畝，伸展着它那閃動着歡樂的果園，一直伸展到沙漠裏。太陽照耀着的麥穗彷彿鍍上一層金色；土地的豐饒化作芳塵而四散。法非愚斯看見這樣的景色，不禁跪了下來，呼喚道：

「祝福天主，保護着我的行程！主啊，你在亞爾西諾意底特的無花果上灑着甘露，

願你也賜恩惠給泰綺思的靈魂。她原來像田野裏的花，園圃裏的樹一樣，也是你用着同樣的愛情來創造的啊，希望能從我的手中，使她像芬芳的玫瑰花，開在你天國的耶路撒冷裏。」

每逢他看見一顆開花的樹，一頭美麗的鳥，他便要想到泰綺思。他沿着尼羅河的左岸走，穿過了幾多富饒繁昌的國土，不多幾天之後，他就走到了那希臘人所謂美麗，所謂黃金的亞歷山大城了。天亮了，一小時之後，他望見站在小山巔上的這個廣大的城市，城市裏房屋的屋脊都在薔薇的蒸氣裏發光。他站定了，將兩臂交叉在胸前，自言自語道：

「啊啊，我到了這兒了！罪惡之中生長着我的美好的老家啊！我呼吸過中毒的明亮的空氣的啊！我聽見過魚精唱歌歡樂的海啊！啊啊，這兒是我的肉體的搖籃！這兒是我的俗世的國家，在庸人的眼中，當你是鮮花的搖籃，當你是光明的故國；亞歷山大城啊，你們的孩兒們，像愛母親般地愛你，那是當然的。我也生長在你裝飾得非常漂亮的胸中的。但是禁慾者是看不起自然的，神祕家是輕蔑外面的形相的，基督徒把他的俗世故國是當作一個放逐的地方的。僧侶是避去凡土的，亞歷山大城啊，我已從你的愛情裏逃了出來了。我恨你！我因為你的富裕，因為你的科學，因為你的溫柔，因為你的美麗而恨你。應該詛咒的，惡魔的廟堂！異教徒無恥的寢牀，希臘教徒腐化的講座，應該詛咒

的！啊！你，天的兒子，生着羽翼的兒子，領導了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從沙漠裏出來，他爲了增加新教徒的信仰，爲了勗勉殉教者的信心，到了崇拜偶像的城市裏來了。天主的美貌的天使啊，肉眼看不見的孩子啊，上帝最初的呼吸啊，請飛到我面前，振動着你的羽翼，給芬芳於這腐化的空氣吧！因爲這種空氣，我就要去和暗澹的貴人們混在一處呼吸了啊！」

他說過話，他再趕路，他從朝陽門進城。這扇城門是用石子來做的，高高地站着，有點像煞有介事，但是窮人們都躲在城門的陰裏，向行人挨賣着香椽和無花果，或者顯出一副哭相，向人家討幾個小銅錢。

有一個襤褸的老婦人，跪在那地上，看見法非愚斯走來，便拉住他的衣布來親嘴，說道：「天主的人，請你給我祝福，那末上帝也會給我祝福。我在世上受了不少的痛苦，我盼望另一世得到一切的幸福，你是從上帝身邊來的，呀，聖人，所以你足上的塵埃比了黃金還可愛。」

「讚美天主！」法非愚斯說。他伸開着手在這老婦人的頭頂上做了一個救世十字架形。

但是他向前走不到二十步路，便有一羣小孩咒罵他，用石子來投他，叫道：

「呀，這個惡和尚！他是比猩猩還黑，他是比牡山羊還多毛！這是個壞蛋！把他吊在果園裏去，像木頭的泊利亞泊一般，去嚇嚇烏雀吧！但是不行不行！他或許會把霜花來撒布在杏仁樹上的，他帶着不幸來的。人家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吧，這個和尚，人家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吧！」石子跟着罵聲而飛來。

「上帝呀！祝福這種可憐的孩子。」法非愚斯喃喃地說。

他一面走他的路，一面想道：

「我受了老婦人的敬愛，却又受了孩子們的詛罵。可見一件東西是有種種不同的評價的。人的判斷原來是最不一定，常常陷於迷誤。所以那個第莫克來史，從他是個異教徒這一點看起來，也不能算他是無思想的了。盲子他自己還知道是看不見光明的，比了那沉溺在黑暗的底裏還高呼着：『我看見光明』的異教徒，不是高明得多了嗎！在這世上，一切都是空中樓閣，都是變動無常的沙漠，只有在上帝中間才有確定。」

他在城中行走時，脚步走得很快。十年的久別，他還認識路上每一塊石子；每一塊石子都是可恥的，每一塊都使他想起一樁罪惡。他所以赤着的腳盡力踏着那大道上的石子。他很歡喜從他的走碎的足跟上流出來的血，在石上塗了幾條血痕。他看見左手是山拉比寺院的壯麗的迴廊，他沿着一條建有巨宅的道路走去，那種富家的巨宅彷彿在芬芳裏睡

眠。松樹，楓樹，漆樹都仰起它們的頭，比了紅色的屋頂平臺以及屋上的黃金肖像台還要高。從那邸宅的半開的門中，可以窺見大理石的走廊裏裝飾着青銅的肖像，綠葉的叢中立着噴水臺。沒有一些聲音來擾亂這種美麗宅第的平和，只聽得遠地裏的笛聲。法非恩斯走到一座小屋子前停步了。這座屋子雖小，但比較上已是很高貴的了，用着有如少女一般柔美的大理石柱子做支柱，并且還用希臘最有名的哲學家的青銅半身像做裝飾。他是看見過這兒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愛壁鳩魯和才諾的銅像的，他打門時想道：

「用銅來光輝這種虛偽的賢人，真是無聊；他們的虛偽是混亂的；地們的靈魂是沉在地獄裏的。就是柏拉圖自己雖然以前用着他雄辯的聲音充滿了大地，此後只有和魔鬼去議論的了。」

一個奴隸來開門了，他看見一個赤脚人立在門口的嵌花磚地上，便兇狠狠地說道：

「討飯的和尙，走到旁的地方去討飯，不要等我用木棍來趕你走了。」

法非恩斯回答道：

「兄弟，我並不向你討飯，我請你領我到你的主人倪西亞的地方去。」

奴隸更加發怒地說道：

「像你這種狗畜生，我的主人不接見的。」

法非愚斯又說道：

「請你答應我的請求吧，你去對主人說我要見他。」

「滾開，醜態的討飯！」看門的奴隸怒吼着，拿起他的棍子來，向着這個聖徒的臉上打過去；聖徒却將手臂叉在胸口，作十字形，一動也不動忍受那棍子的滋味，接着又溫和地說道：

「我求你答應我的請求吧。」

那個看門的，身體抖抖的，喃喃地說道：「這個人竟不怕痛的嗎？」

他於是去告訴主人。

倪西亞從浴室裏出來。漂亮的女奴隸們替他擦背。這是一個優雅愛嬌的男子，一種輕微的諷刺的神情留在他的面部，一看見那個和尚，他便立了起來，奔過去，伸開兩個臂膊來歡迎。他叫道：

「原來是你，法非愚斯，我的同窗，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竟還會認識你，不，你說，你現在的神氣，與其說你像人，不如說你像匹畜生。我們來吻抱一下吧，得我們在一處學習文法，修辭，哲學的時候嗎？那時候人家看你已經有一點時也很有趣。」

脾氣，但是我却因爲你的非常誠樸而愛你。那時候我們說你具有馬的眼睛，

來觀察宇宙，說你的容易受驚正是不足驚奇的。（譯者按馬係容易受驚之故。）你

缺少一點風雅，但是你的寬大却是無限的。至於銀錢與生命，你都不留意的。你有一種奇怪的天才，非常的魂靈，使我非常地熱愛。你今天來，我真歡迎你，我的親愛的法非愚斯，我們倆沒有晤面已經十年了。你離去了沙漠；你拋却了基督教的迷信，你甦醒了你往日的的生活，我將以白色的石卵來紀念今天。」（譯者按：羅馬人的習慣，用白石來紀念幸福，用黑色石子來紀念不幸的。）他這時旋轉身去向婦女們說道：「克落皮勒，米爾達勒，你們去把我這位要好的客人的手脚鬚子，都弄得香香的。」

婦女們已經微笑着擎了水壺，香料瓶，銅鏡子來了。但是法非愚斯一個嚴肅的手勢，禁止婦女們走近他身邊來，他的兩隻眼睛望着地，看也不看她們，因爲她們都是裸體的。倪西亞擎坐墊來給他，擎種種看饌來給他，法非愚斯却統統輕蔑地拒絕了。

法非愚斯說道：「倪西亞，我並沒有拋棄你所胡說的基督教的迷信，基督教是真理中的真理。厥始物爾朋已有，物爾朋是在上帝的裏面，物爾朋就是上帝。一切都是上帝所創造的。創造成的東西，如果沒有上帝，便沒有一件可以創造成功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而生命是人類的光明。」

倪西亞披上了一件芬芳的衣裳，回答道：

「親愛的法非愚斯，你背誦着這種一無藝術的堆積起來的說話能嚇倒我的嗎？對你說，你的話只是徒然的囁語罷了。你忘記了我也是一個小小的哲學者嗎？你想想亞美里，判爾飛和柏拉圖偉大的光榮尚不能使我滿足，愚人從亞美里的紅衣上拉下的襠襖能使我滿足的嗎？賢人所創的學說，只是想像出來的童話，給人間永久的童心去玩弄弄罷了。照理是應該當亞納，居維愛，愛反絲的麥德六等等的童話，或者其餘像米蘭斯國的寓言一般看待，給人尋尋快樂而已。」

他拉着客人的臂膊，領到一間房裏去，那房中有許多的紙卷藏在籃子裏。他說：

「這是我的圖書室，這圖書室裏包含着哲學者們所創造的各種學說的一部分呢。他們的學說原來都是爲了要解說宇宙才創設的。學說真多，就是山拉博寺院那樣富厚，也不能收得完全。可惜！這種種學說都不過是病人的幻夢罷了。」

他強拉着客人坐在一張象牙的椅子裏，他自己也坐了下來。法非愚斯對着那書架上的書籍陰鬱地望了一望，說道：

「這一切的書都應該燒燬。」

「客人呀，那是損失太大了！」倪西亞回答說，「因爲病人的幻夢，有時也很有趣

的。況且假使把人類這一切的幻夢都破壞了，大地便將喪失它的形色，我們也將沉眠於陰慘的癡愚中了。」

法非愚斯照着他自己的思想說道：

「那是一定的，異教徒的學說只是空虛的說謊罷了。上帝是真理，他在人類面前顯示奇蹟。他有肉體，他是住在我們人類中間。」

倪西亞回答道：

「你說得很好，可愛的法非愚斯的頭腦，你說上帝也有肉體，那末他也思想，他也行動，他也說話，他在自然中間散步，有如古時瘦里史在蔚藍的海上散步一樣，這簡直完全是個人了。在不利克來史時代，雅典的猴子們不相信汝辟丹(Jupiter)的，你怎麼會相信這新的汝辟丹來呢？但是這一切不要談吧。我想起來，你來不是和我辯論三位一體的。好朋友，你要我幫你什麼忙？」

法非愚斯答道：

——娘 姑 思 綺 泰——

「那是一樁極好的事情，請你借一件芬芳的衣裳給我，像你剛才穿在身上的。衣裳之外還要黃金色的一雙履，還要一瓶香油來梳梳頭髮和鬍子。最好還給我藏着一千個特拉區姆(註錢幣名)的錢袋。呀，倪西亞，這就是我來懇求你的，我想到上帝的愛情；我

「想到我們是老朋友，所以我敢來懇求你。」

倪西亞於是叫克落皮勒和米爾達勒去拏他的一件最華貴的衣裳來，這件衣裳是照着東亞風，繡着花卉鳥獸的。那兩個女人拏開着這件衣裳，很巧妙地閃耀出那衣上鮮妍的色彩來。她們只等法非愚斯脫去那身上的拖到脚跟的一塊布匹了。但是那教士說人家夢脫去這塊布，還不如剝去他的皮，她們於是把那衣裳披在布上。因為這兩個女人很美好的，所以她們雖是奴隸，却不怕什麼男人的。她們看見剛才打扮的法非愚斯的面孔，那樣的奇怪，不禁笑了起來。克落皮勒把鏡子來給他時，叫他豪奢的主人，米爾達勒來替他梳鬚子。但法非愚斯祈禱着天主，不去看她們一眼。穿上了金黃色的履，在腰帶上繫了錢袋，他向那歡喜地望着他的倪西亞說道：

「呀，倪西亞！你眼睛裏不要把我這種東西看作壞東西呢。要知道這衣裳，這錢袋，這雙履，我是用着去做一件虔敬的事情的。」

「好朋友，」倪西亞回答說，「我不會懷疑是樁惡事的。我以為人類是不會做惡事，也不會做善事的。所謂善惡也者，只是議論上的東西罷了。賢人的行為，實際也只是依照風俗習慣的行為罷了。支配亞歷山大城的風習，我以為是很適宜於我的，所以我是被認為一個很正直的人。朋友，你去自尋快活吧。」



但法非魯斯想宜乎把他的計劃 向他的朋友說一說，便問道：

「你認識一個在舞台上表現戲曲的泰綺思嗎？」

「她是一個美人兒，」倪西亞回答說，「她有一時做過我的愛人。我爲了她賣去一個磨坊，二畝麥田。我寫了三册哀歌來讚美她。那哀歌，我竭力模仿那郭爾奈里與史，加里史讚美李閣里史的詩歌的。哎，那時候是黃金時代？加里史在意大利窪沙尼地方的詩神面前，唱他的歌的。我呢，我是生於野蠻時代，我用着尼羅河的蘆葦來寫我的六律詩和五音詩的。在這個時代，這種國土，文藝創作彷彿是爲了「忘却」才產生的。美這個東西在這個世界上自是最有力量的；假使我們人類是爲要常常保持着那美而活着的，那末我們儘可不必留心柏拉圖派的什麼造物主，什麼神的了，也不必留心古諾史的克派的什麼「神性永劫分出」(Eternity)的了，更不必留心其他哲學者的一切夢幻了。良善的法非魯斯，但是我讚美你，你從且白衣特地方來的，會來和我講到泰綺思。」

他說了話，輕輕地嘆了口氣。法非魯斯望着他看，真覺得有點駭然，想不到一個人犯了這樣的罪惡，還會坦然地說將出來。他真希望大地張開嘴來，將倪西亞吞入於火焰之中。但是地皮還是不張開嘴來。這個亞歷山大人一聲不響，雙手捧着着頭，對着他過去的青春の幻景慘笑。那個僧侶，站了起來，口氣嚴肅地說道：

「呀，倪西亞！靠上帝的幫助，我將把這泰綺思從地上的污穢的戀愛搶出來，將她去嫁給耶穌基督。如果聖靈不拋棄我，泰綺思今天就會離開這個城市而往修道院的。」

「不要冒犯了維那絲，」倪西亞回答說，「這是一位強有力的女神呢，如果你把她的最美麗的女僕搶了去，她要對你發怒呢。」

「上帝會保護我，」法非愚斯說，「希望上帝照明了你的心，呀，倪西亞，將你從現在沉溺着的地獄裏救了起來！」

他走出去了。倪西亞送他到門口，將手放在法非愚斯的肩上，向他耳語道：

「不要冒犯了維那絲，她的復仇是可恐怖的呢。」

法非愚斯對於這種輕薄的說話，理睬都不要理睬，他頭也不回就走了出去。倪西亞的說話只有使他輕蔑。但是他想到他的朋友曾經接受過泰綺思的嫵媚的，他便覺得這實在不堪之至的。他以為倪西亞和這個女人一起犯的罪，比倪西亞合其餘任何女人同犯的罪，還要可惡百倍。他在那罪惡裏看出一種特別的惡意來，倪西亞便做了他的憎惡的對象了。他是常常憎恨不潔的，但是在他面前顯現出來的不潔的幻象，總沒有像這次那樣的可恨。他從來沒有這樣用心來分擔耶穌基督的憤怒，天使們的憂鬱的。

他因此愈加要熱誠地把泰綺思從異教徒中間去救起來，急不及待地要去看這個女戲

子，能把她救出來愈快愈妙。但是要到這個女人的家裏去，總要等到白天的炎熱退去時才行。白天剛才過去了，法非愚斯便從一條很熱鬧的街道走去。他這一天決心一點東西也不吃，爲要免得辜負了自己向天主求來的恩惠。他心上是非常地悲傷，但是城裏的教堂，他都不要走進去，因爲他知道這種教堂被亞里亞尼教徒（Arians）們污穢過的了，天主面前的檯子，也被亞里亞尼教徒推翻過的了。這是真的，得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援助的，這種邪教徒們曾經從司教者的座位上，把亞達那史主教趕跑了。他們弄得亞歷山大的基督徒們非常的混亂不安。

他這樣子漫無目的地走着，有時彷彿因爲屈辱而眼睛俯視着地面，有時彷彿入於忘我之境而仰視天空。亂鬪亂走了一回，他走到一個碼頭上了，在他眼前，那人工的港口裏停着無數的船隻，船隻的吃水部分都是黑黝黝的。那個輕佻的海呢，在靛青與銀白的中間，浮着微微的笑意。船頭刻着魚精的一艘兵船，在那兒起錨了，水手們唱着歌在打槳了；一下子這艘船，這個水上的白色女郎，周身裹滿着水珠，漸漸地去遠了，只給法非愚斯看見個側影了。跟着領港人的嚮導，這艘船穿過那和安諾史督海相通的狹窄的海峽，而航到海中去了，在水面只留着一條浪花四濺的殘痕。

法非愚斯想道：「我從前也曾想坐着船，唱着歌，到塵世的大海裏去，但是不久，

我就明白我的癡愚，那魚精終究沒有把我載去。」

他這樣幻想着，在一堆船束的上面坐了下來，後來竟睡去了。睡着的時候，他做了一夢。他彷彿聽見嘹亮的號筒響聲，天上是血的顏色。他知道時候到了。當他熱誠地祈禱天帝的時候，他忽見一頭巨獸向着他過來了。巨獸的額上是一個光亮的十字架，他一看是認識的，就是那西爾西來的史芬克。那匹巨獸將他咬在牙，却並不傷害他，彷彿老貓啣着小貓般的，啣他在口中。法非愚斯這樣子被啣着，經過了許多的國土，穿過了許多的河流，越過了無數的山嶽，終而到了一個地方了。那個地方盡是炎熱的火灰，可怕的岩石，處處裂開着的地面，彷彿張開着一張一張的嘴巴，從這種嘴裏吐出火熱的氣息來。那匹巨獸將法非愚斯輕輕地放在地上，對他說道：

「請你看！」

法非愚斯於是在那裂口的邊上，俯下一望，是一個地獄，只見地下雙重黑色的斷崖中間，有一條火焰的河流在那兒流動。又看見一種蒼白的火光中，有一羣惡魔正在磨難人類的靈魂。那種靈魂還帶着肉體的外形，并且肉體上還剩着一點襤褸。那種靈魂雖在苦難的中間，却還像很平靜的。其中有一個靈魂很大的，雪白的，頭上戴着僧侶的帽子，手裏擎着笏，嘴裏唱着歌。他的歌聲唱得非常調和，聲浪一直達到荒蕪不毛，地角：

他所唱的是關於天神和英雄。有許多綠色的小鬼，用燒紅的鐵來刺他的嘴唇，刺他的喉嚨。這個荷馬的影子却還在唱歌。離開荷馬不遠，那個老頭兒亞那克薩各爾（Anaxagoras），禿頭之上還飄着幾莖白髮，他正用着圓規在塵土上作圖。一個惡魔把沸油澆在他耳中，却仍不能岔斷這位學者的冥想。法非魯斯又看見一堆人，在那火焰河畔的岸上，靜靜地冥想，或者徘徊着談天，像亞加台米（Académie）的鈴懸木的樹蔭裏的師生們的一般。祇有那個老人家第莫克來史獨自坐在一旁，搖着他的頭，彷彿一個人在否定什麼似的。地獄裏的一個使者，擎了一個火把來，在他的眼前搖蕩，但是第莫克來史也不看那使者，也不看那火把。

法非魯斯看見這種景狀，驚駭到口呆目定了，他回轉頭來看那匹巨獸，却已不見了，只見一個披着面幕的女人，立在巨獸所站的地方，那女人對他說道：

「你看看，你懂得這種無信仰者是如何地固執，他們在地上時爲幻影所引誘，做了幻影的犧牲，現在落入於地獄裏了，死亡還不能使他們覺悟。因爲要見上帝這件事，終究不是一死就可做到的，這原是很明白的事。這種在人類社會中不曉得真理的人，是永遠不會曉得真理的。試問在這種靈魂四周狂暴着的惡魔，是什麼東西呢？不就是神聖的正義的外形嗎？所以這種靈魂一無所見，亦一無所感。真理之化外人的靈魂是全不

曉得他們所受的刑罰的。就是上帝也無法來處置他們吃苦。」

法非愚斯說道：「上帝是萬能的」。

那個女人回答說：

「上帝又不能胡亂幹的！要懲罰他們，便應當把他們啓迪一番，看他們有不有真理，如果有的話，那末他們和上帝的選民是一般無二的了。」

充滿着憂慮，充滿着恐怖的法非愚斯從新俯向那無底的深淵裏望一望，看見了倪西亞的影子，額上戴着花圈，笑微微地，立在灰色的番石榴樹下。倪西亞的旁邊，立着那個米蘭國的亞西拍西，身上穿着漂亮的羊毛大衣，彷彿一塊白在談論戀愛和哲學，看他臉上的表情，真柔和而又高貴。火焰的雨點落在他們倆的身上，他們倆只當作清涼的甘露。他們倆的脚走在火熱的地上，竟像走在軟軟的草上一般，毫不介意。看見了這光景，法非愚斯不禁憤怒起來了！叫道：

「上帝！把他打死！打呀！這是倪西亞呀！要他哭 要他呻吟！要他牙齒輾輾地咬起來！……他是和泰綺思一起犯了罪的呀！」

法非愚斯忽地醒了轉來，看見他自己抱在一個強健像海爾居勒（Heroula）的船夫的臂懷裏。

「安靜一點，安靜一點！靠海王菩薩保佑！你睡着會亂動起來的。假使我不把你拉住，你早跌入安諾史督海 (Eunostos) 裏去了。正像我的母親賣去鹹魚是事實，我救起你條性命也是事實呢。」

那個船夫這樣叫着，把法非愚斯在砂地上拖了起來。

法非愚斯回答道：「真心謝謝你。」

他就立了起來，向前走去，想着剛才夢中所見的情景，他自言自語道：

「這個夢境顯然是壞的，夢裏把地獄的情形毫不像真地顯現出來，這是侮辱天主的仁慈；這個夢一定是從惡魔地方來的。」

他爲什麼這樣想呢？這是因爲他能夠識別那一種夢是從上帝的地方來的，那一種夢是從惡魔的地方來的緣故呵。孤獨的隱遁者老是被幻景包圍着的，所以這種識別力對於他們是很有益的。他們避開了世人，當然他們要遇見精靈了。沙漠裏本來最多的是幽靈。當宗教巡禮者們走近隱士汪督亞納所隱居的廢墟裏時，他們聽見一陣一陣嘈雜的聲音，彷彿城市裏慶祝之夜街上的鬧聲一般，其實這種聲音是惡魔想誘惑汪督亞納所弄的把戲。

法非愚斯想起了這個值得紀念的前例。他又記起埃及的聖若望，六十年間，惡魔用

着幻術來誘引他，若望把地獄的好詐者拆穿了。然而有一天，惡魔扮着一副人面孔，走到可敬的若望所住的窟洞裏去，對若望說道：『若望，你的絕食可以延長到明天晚上。』若望當它是天使的說話，竟聽了那惡魔，一直絕食到一天晚課之後。這是黑暗國王（指惡魔）對於聖若望的唯一的勝利，然而這種勝利也是渺小極了。法非魯斯夢裏所見的幻景，如果他立刻看出它是惡魔的，自然不必要存什麼驚懼的了。

當他抱怨上帝拋棄了他，讓他落在惡魔的勢力裏的時候，他覺得被一羣向同一方奔走的人推着擠着。因為他好久沒有走過城裏的路了，所以他竟像木塊一般，給人家推來推去，推個不了；又因為自己絞住在自己衣裳的襞褶裏，他思想像跌仆了好幾回了。他想要曉得這種人到底到那兒去的，便拉住一個人，問他為什麼走路要走得如此的急急忙忙。

那人回答道：

『你不曉得戲就要開場，泰綺思要上舞台了嗎？市民到劇場上去，我像他們一樣也任劇場去。你同我一起去好嗎？』

忽然想到，對於他的計劃，去看看舞台上的泰綺思，這正是個好機會，法非魯斯便跟着那個人走去。不久，那戲場呈在他們面前了，看見劇場的迴廊裏，是裝飾燦爛的

面具，巨大的圓形的像城牆一般的壁上，是立着許多的銅像。跟着大衆，走進了一條狹的走廊裏。走廊盡頭便展開着那燈光耀眼的觀覽台。他們在那一級一級走向舞台去的一層上，佔了兩個位置。舞台上還沒有什麼戲子，但已裝飾得非常華麗。舞台上的一切，一點沒有被戲幕遮去。大家看見舞台上有一個土饅頭，彷彿古人獻給英雄的靈魂的土塚一般的。這個土饅頭是踞在一片繫着軍營的原野中間。營幕之前是一束一束的鏢鎗。黃金的盾牌掛在旗竿上。旗竿的四周是月桂的枝枝，橡樹葉做的花冠。那舞台上一切都靜默，彷彿睡去了似的。但是那個半圓形的大建築中，坐滿着看客的，却充塞着喧嘩的聲音，正像蜂巢裏面的蜜蜂叫。紅色的幕，長長的，波動着，映照在一切人的臉上，便使臉也紅紅的。這一切人的臉，都帶有點奇異的神情，望着那巨大的靜靜的舞台：舞台上是一個土饅頭，是營帳。婦女們笑着，喝着檸檬水，從這一層到那一層，快活地遙遠地互相談話。

法非愚斯心裏在祈禱，一切的空語不願意說，但是坐在他旁邊的同來的人到感慨起戲劇的衰頹來了。他說：

「從前的名角，戴着假面，都能朗誦安里比特 (Antipide) 和梅郎特 (Memandre) 的詩詞的，現在的人都不會背誦這種戲曲的了，只會學學那種表演。在雅典地方，排其

史(酒神 Bacchus)所引以爲榮的神聖的戲劇只剩得一點。連野蠻人，西德人(Ge the)也能懂得的東西了，只剩得一點形式和手勢，留給我們。爲要口聲響亮，嘴吧的一部分鑲着銅片的悲劇的假面，表現高大的天神時所用的高蹠，悲劇的威嚴，以及美麗的詩句的歌曲，統統都失去了。做姿勢的戲子，舞蹈的女戲子，赤裸裸不加假面的臉便代替了保里史(Paulus)和洛西于史(Bosius)。如果不利克來史(Lericles)時代的雅典人，看見一個女人到舞台上來表現，不知他們將要說什麼話呢？一個女人呈露在公衆面，是可恥的事。但是我們對於這種的悲嘆，我們已經是極退化的了。

『女人是男子的仇敵，大地的恥辱，這是真的，真得像我的名字叫杜梨紅一樣地真。』

『你說得很不錯』，法非愚斯回答說，『女人是我們最惡毒的敵人。女人給男子以歡樂的，但是就因爲她們能給人以歡樂，所以是可怕呀？』

杜梨紅叫道：『女人給于男子的不是悅樂，却是憂傷，擾亂與黑暗的煩惱。愛情是我們頂頂難堪的苦痛的原因。朋友，我來講給你聽，我年輕的時候，到亞爾各里特(Ar golde)的德來站(Tresene)的地方去；我在那兒看見一棵巨大的番石榴樹，樹葉上蓋是針刺的小孔。關於這株樹，德來站人有段傳說的，據說女王泛特兒(Pactre)，當她

愛着意實里德 (Hippolyte) 的時候，終日無聊地睡在這株樹下，就是現在，這株樹，我人還可以看見的。在百無聊賴之裏，她使拔了那壓髮的黃金一粒焦來刺那樹葉，刺那生着香噴噴小果子的樹葉了。張張葉子於是都被刺上了許多的小孔。這種不義的戀愛，後來失敗了，你也知道的，泛特兒就很可憐地自殺了。她自己關在相台山王 (Jasee) 結婚的房間裏，將她的黃金的帶子繫住在一個象牙的拴子上，就吊死在那帶子上了。天上的諸神，因為這株番石榴樹證明那殘酷的慘劇的，所以要這株樹新生的葉子上也生着許多的針孔。我採了這種葉子一張，我把它放在我的床頭，使我一看見這張葉子，就驚傷自己，使自己勿墮入於戀愛的熱情裏，并且使我堅確地信仰我師愛壁鳩魯 (Poique) 的信條，我師教訓我說慾情是極可怕的。但講到實在，戀愛這件事是一種肝臟病，我人絕然不能說，我人決不會生這種病的。」

法非愚斯便問道：

「杜梨紅，那末什麼是你的快樂呢？」

杜梨紅愛傷地回答道：「我只有一椿快樂，就是遐想，我也知道這種快樂，沒有什麼活氣的。但是胃不好的人，實在也沒有別的快樂可尋了。」

這最後幾句話、法非愚斯聽了之後，細細辨味一回，便想引誘這個愛壁鳩魯的信徒

去冥想天主，使其得到精神上的歡樂。他開始說到：

「杜梨紅，你來聽那真理，接 那光明。」

當他這樣子嚷着的時候，他看見各處的人頭，各處的手臂都轉向着他，叫他不要開口，劇場上便一無聲息，不久英勇的音樂突然響起來了。

戲劇開始了。看見軍隊從營帳裏出來了。他們正預備出發的時候，忽見一塊烏雲，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推動着的，烏雲包裹了那個土饅頭的頂上。後來，烏雲散了，便見亞其爾 (Achille) 的幽靈出現了，周身穿着黃金的甲冑。對着軍隊們伸出着手臂，彷彿對他們說道：「什麼！你們出發了嗎？達那涅史 (Danae) 的兒子們，你們回到我永不能看見了的祖國去，讓我的墳墓留着，一無祭品的了嗎？」希臘軍隊裏的重要首領們都擠到墳墓的腳邊來了。台山的兒子亞加那 (Acanas)，那個老頭兒奈史督 (Nestor) 擎着朝笏和僧侶用的頭巾的亞格孟龍 (Agamemnon)，都來觀看那不可思議的奇事。亞其爾的小兒子比呂史 (Pyrrhus) 跪在塵土之中。庚里史 (Ulysse) 的帽子裏漏出一圈一圈的頭髮來，人家才認識是他。他做着手勢頌讚那英雄的幽靈。他和亞格孟龍在爭論，他們的說話，猜起來是如此的：

「亞其爾在我們的中間，是值得敬崇的！」意察格 (Tehaque) 的國土說，「他是爲

了，而光榮地死了。他要求把泊里亞姆 (Prían) 的女兒、處女的保里克薩 (Poljxare)，犧牲在他的墓上。達那達史的人民呀，讓英雄的幽靈滿意一回罷，讓丕來 (Pelea) 的兒子在哈台史 (Hagos 陰間也) 的王國裏也快活一回吧。」

但是諸王的領袖回答道：

「我們從祭壇上奪了處女們來，讓她們的性命保全了吧，我們對於泊里亞姆的素著聲譽的家族，已給了不少的不幸了。」

他所以如此說者，因為他和保里克薩的姊妹同床過了的緣故，那個聰明的庾里史便罵他說，與其愛好泊里亞姆的女兒客桑特 (Cassandra)，毋寧嘗味亞爾的鏗鎗。

希臘的軍士們沒有一個不贊許庾里史的說話的，他們便舉武器，相擊作聲而贊成。保里克薩的犧牲是已經決定了，已經滿意的亞其爾的幽靈便即消失。那音樂，有時是激怒，有時是淒楚，完全跟着劇中人物的思想的。觀眾們都拍手讚美那音樂。

法非愚斯把這本戲來和神的真理相比較，喃喃地說道：

「呀，光明呀，浮在異教徒頭上的黑暗呀！上帝之子的救世的犧牲在各國宣揚，恐怕各國的人民，都要粗莽地想像它和這舞台上所表現的犧牲相類似的吧。」

那個愛壁鳩魯的信徒說道：「無論那一種宗教都是播種罪孽的。幸而有了個極智慧

的希臘人，將人類從那對於未知的徒然恐怖中解放了出來……」

那個白髮滿頭，衣衫襤褸的海居白，這時却從她被拘囚着的營帳裏走了出來。看見這個不幸者出來時，看戲的人都爲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海居白從一個預言的夢裏，知道女兒要死了，她嘆息着女兒的不幸，她又嘆息着自己的不幸。庚里史已立在她的旁邊，向她要求保里克薩了。這個老母親抓亂了自己的白髮，抓碎了自己的面頰。她吻着這個慘酷無情的男人的手。但那男子仍是毫無憐憫，仍是很冷靜的，彷彿對她說：

「海居白、聰明一點，對於必要的，還是讓了一步吧。我們的屋子裏也有年老的母親，痛哭着她們的兒子永遠睡眠在意達山 (Ithaca) 的松樹下面了。」

從前做榮華的亞洲的女王，如今變爲奴隸的客桑特，將她不幸的頭叩在塵土之中，爲她妹妹請命。

但是這時，那營帳的門帘拉開了，走出了那個處女保里克薩來。看戲的人一齊都打了個寒顫。他們認識那是泰綺思。法非愚斯也看見她了，正是他要來找尋的她。她雪白的臂膊托住她頭上的重重的門帘。一動也不動，彷彿是一座美麗的彫刻。她只看着她碧青的眼睛，平靜地望着她的四周，溫柔而又高貴，她是把美的悲劇的感動給與一切的看法了。讚嘆的聲音一陣一陣起來了。心亂魂驚的法非愚斯這時用手捧着他的心，嘆息

道：

「呀！上帝！你爲什麼竟把這樣的力量賜給你的一個創造物呢？」

比他較爲鎮靜的杜梨紅說道：

「合成這個女人的原子聚攏來，確然弄出一個很悅目的組合來了。但這個也不過是自然的游戲罷了。這種原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什麼。到了一天，這種原子，將如它們集合時一般，同樣毫無顧慮而分散了。請問形成拉衣史 (Lise) 的，形成克來羅派德爾 (Cleopatre) 的原子，現在到那兒去了？女人常有很美的，這是我否認，但是她們總是被可憐的薄命，討厭的煩累所征服的。庸俗的人絕不注意到此，只有那具有冥想的心的人纔會想到。女人常使我們感到戀愛，雖則我們去戀愛她們或許是做了獸子也未可知的。」

哲學家的杜梨紅和宗教家的法非愚斯的眼睛望着泰綺思，心裏却各有各的思想。他們倆沒有一個看見海居白，轉向那海居白的女兒做出種種姿勢來，彷彿對她說：

「請試把這殘酷的庾里史的心理變換過來吧，請你說到你的眼淚，說到你的美麗，說到你的年輕吧！」

那個泰綺思，不如說就是保里克薩自身，放下了託着門帘的手，讓門帘自己落了下來。

來。她向前走出一歩，一切的人的心就都被她征服了，當她用着高貴的輕輕的步子走向康里史去的時候，她的動作的旋律，伴着簫笛的聲音，不禁令看客們都想像這是最爲幸福的东西了。又彷彿她便是世界上一切調和的中心。看客只看見她一個人，其餘的一切都像消失在她的光芒裏了。戲曲的情節繼續着進行。

拉愛爾脫 (Lacerte) 的聰明的兒子旋轉了他的頭，避去那女人的眼光，將手藏在外面套下面，免去哀求的親嘴。那個處女却叫他不要驚怕，她的平靜的眼光像對他說：

「康里史，爲了服從那必要起見，我是跟從你的，我本希望死，我是泊里亞姆的女兒 海克託 (Hector) 的妹妹，我的床子，從前說過的，是要迎接國王來安寢的，決不招待異國的主人。所以我現在自願，永遠拋去了白天的光明。」

疆臥在塵土中的海居白忽地站了起來，絕望地抱着她的女兒。保里克薩既堅決又溫柔地將母親抱着她的臂膊拉開了。彷彿聽見她說：

「母親呀，你不要自己送給主人去虐待了。你抱着我，他便要亂暴地將你扯開去的，你不要等他來動手吧，親愛的媽媽，你還不如把你滿是皺紋的手伸到我面前來，你不如把你逼下去的面頰按在我的嘴唇上。」

素綺思因爲臉上表現着苦痛的神情，便更加顯出她的美麗來了。看客們看見這個女

恰把一種超人間的優美、放在人類生活的形態與動作之上，真是不勝感激之至了。法非恩斯想到她最近的將來的屈從，也就寬恕了她如今的光耀；又想到他是要把這聖女獻到天上去的，自己不禁預先感到一種光榮。

那齣戲快要完場了，海居白死人一般倒在地上。保里克薩跟着庚里史走向那四周繞着挑選出來的軍隊的墳墓去。依着喪葬曲的歌聲，她登上那個土饅頭了。墓頂上放着一只金杯，亞其爾的兒子在那杯子裏注了酒，獻給英雄的幽靈。

當那祭祀者伸起臂膊來，要抓住她的時候，她便做了個手勢說，要自由地死，因為她的家族代代是做國王的。後來，她將自己的衣裳扯碎了，露出那胸口來。比呂史便旋轉了頭，不要看見她，把劍刺入她的胸口。那處女的胸口上是裝着很巧妙的機括的，劍一刺下去，就湧出許多的鮮血來。處女的頭向後一倒，兩隻眼睛在死的恐怖裏遊泳着，接着全個身體端正地仆倒在地上。

軍士們把百合花秋牡丹來鋪在犧牲者的身體上。這時看客們驚呼號泣的聲音把空氣都割碎了。法非恩斯站在他的坐位上，用着響亮的口聲作預言道：

「畢教徒們，禮讚魔鬼的惡人！你們這種比偶像崇拜教徒更壞的亞里亞尼教徒呀！來受一點智識吧！剛才你們所看見的是一種幻景，是一種象徵。這一個寓言中間是包含

着一種神祕的思想的。你們所看見的舞台上的女子，不久就要成爲幸福的貢獻品，去貢獻給復活的上帝了！」

這時羣衆已像黑色的波濤一樣流向出口處去了。法非愚斯撇去了驚呆着的杜梨紅，擠到出口處，還要去說他的預言。

一小時後，他去打着泰綺思的家裏的門了。

那時候，這個女優是住在接近亞歷山大帝的墳墓的那邊，拉公地的街上。這是專任富人的區域。她所住的屋子四周都有樹木茂盛的庭園，園中有假山，還有小河，河邊種着楊柳。有一個年老的女黑奴，戴着金圈的女奴隸，走來開門了。詢問法非愚斯有什麼事情。

「他回答道：我要看泰綺思，上帝作證，我到這兒來只是爲要看她。」

因爲他身上穿的是華麗的衣衫，說話又極威嚴，那個奴隸便領他進去，說道：

「泰綺思是在銀府的石屋子裏，你就可到那兒去見她。」



紙

草

篇



紙草篇

泰綺思的爺娘雖不是奴隸，但是很貧窮的，非常信奉偶像教的。泰綺思童年的時候，她的父親在亞歷山大城月門附近，經營着一家酒店，店裏的老主顧，便是那種水手們。她童年時的記憶，零零碎碎的還有若干，很鮮明地留在她的心裏。她還記得看見她的父親坐在爐灶邊壁角裏，腿架在腿上，身子很巨大，有點可怕的样子，但是很鎮靜的，正像一個法老王(Fharan)，盲子們在十字街頭唱着哀歌來讚美的法老王。她又記得看見她的母親，瘦弱憂愁的，常像一匹餓貓似的在屋中走個不停，嘴裏喊出尖銳的口聲，眼中射

出磷火樣的光芒。附近的人都說她的母親是個魔術師，到夜間，變作鴟梟，去會她的情人們。這是胡說，泰綺思很明白的，因為她屢屢暗中留心母親，卻全沒有看見母親去使什麼魔術，但是母親的貪財卻是非常的，整個的夜間計數着白天的收入。父親是懶惰成性，母親又這樣貪婪，於是便讓她像家畜場裏的畜生一般地長大來。她唱着稚氣的歌謠，講着種種自己還不懂得意味的醜態的說話來討酒醉的水手們的歡喜，同時她便很熟練地從他們的腰帶裏，將一個個小錢偷出來。充塞着醜態了的醇酒的氣味，脂膏的氣味的店堂裏，她輪流地坐在一個個男人的膝上；她的面頰讓喝飽脾酒的嘴吧來親吻，讓粗硬的鬍子來觸刺，等到她的小手裏掣到了幾個小錢，她便掙扎脫了水手的手，奔到月門那邊去，那兒躲着一個老婦人，面前放着一張籃子賣蜜糕的，她就去买蜜糕來吃。水手們在酒店裏老是講着東風搖動海底海草的時候，他們遇着怎樣的危險，接着他們便玩弄骰子，咒罵着天神，要擊西麗西的最好的脾酒來喝；這種情景是天天一樣的。

每天晚上，這個睡着的女孩子常被酒徒們的喧嘩所鬧醒。在那擾動呼喚的聲音中間，牡蠣的貝殼在檯子上面飛舞起來，於是將人的額頭都打破。有時從那烟霧騰騰的洋燈光裏，她還看見刀光閃起，鮮血橫流的情景呢。

她幼年的時代，全靠那個溫柔的阿美師才知道人間親愛。她最聽從阿美師的說

話。阿美師是她家裏的一個黑奴，呂皮耶地方的人，面孔比他鄭重收拾着的鍋子還要黑，性質卻像睡眠的黑夜一般良善。他常常將泰綺思坐在他的膝上，講故事給她聽。那種故事大抵講述貪婪的君王如何在地下造了無數的寶藏，待至寶藏造成就把工匠們殺死。又講述智巧的盜賊如何與那建築金字塔的女王以及宮女們相結婚。幼小的泰綺思愛好阿美師像一個父親，像一個母親，像一個保姆，又像一匹狗。她拉着黑奴的短褲，跟着走到放酒盞的酒窖裏，走到家畜場裏。那家畜場中瘦弱的雌雞，喙呀，爪呀，羽毛呀統統兇得很地憤怒而逆立起來，比鷺鷥還要伶俐地飛奔着，躲避這個黑奴廚子的刀子。常常地，夜間，黑奴不去睡覺，坐在草蓐上，爲泰綺思做那小水車，做那手掌一般大的，用品式式俱全的小船。

因爲被主人虐待，他的一隻耳朵是被扯碎了的。身上滿佈着傷痕。然而他的面龐總保持着一种快活和平的神情。在他周圍的人却沒有一個想到他的靈魂如何會得到那樣安慰，他的心如何會得到那樣平安的。他是和小孩子一樣的單純。

做着他粗笨的工作的時候，他用着悠長的口聲唱着贊美歌。那歌聲將感動與幻夢流送到泰綺思的靈魂裏了。他的莊嚴而快活的口聲輕輕地唱道：

「瑪利亞，請告訴我們，在你來的地方，你看見了什麼呢？」

「我看見了喪帷與麻布，我又看見了天使坐在墳墓。」

「我看見了蘇生的基督的榮光。」

泰綺思便問他道：

「爸爸，你爲什麼唱着天使坐在墳墓？」

他答道：

「我的眼睛裏的小小的光明呀，我歌唱着天使們，因爲耶穌，我們的主，升到天上去了。」

阿美師是一個基督徒。他受過洗禮的。在信徒們中間，大家叫他且華陀兒。他常常利用着剩給他睡眠的時間，偷偷地去參與信徒們的集會。

那個時候，基督教還受着非常的折磨。皇帝的一道命令，巨大的教堂便被搗毀，聖書便被焚燒，祭器和燭臺便被溶化。一切的榮譽都被剝奪，基督徒只好等死。恐怖佈滿在亞歷山大信徒們的頭上。監獄裏堆滿了犧牲者。信徒們中間，大家都恐怖地講着不論在敘利亞，在亞拉伯，在美索泊泰米，在客拍獨史，總之凡是帝國權力所到的地方，總有鞭子，刑具，鐵蹄，十字架，猛獸來虐殺司教者和童貞女的事實。其時，汪督亞納已經以隱遁生活和看見幻景這兩件事聞名於世的了；他做了埃及的信徒們的領袖和預言

者。像老鷹從荒涼的山巖的絕頂飛了下來一般，他飛到亞歷山大的城中，在各個教堂裏趕來趕去，用着他信仰的火籛來助長全部信徒們的勇氣。異教徒雖然不看見他，他對於基督徒的集會却總是出席的，他將自己奮起的德行與精力去吹入於各個信徒的心中。那時對於奴隸的迫害特別嚴厲。奴隸中間，有許多人因為被恐怖所克服，便又拋棄了他們的信仰。還有大多數的奴隸，逃到沙漠裏去，就想在那兒生活，或者是去做隱士，或者是去做強盜。但是阿美師却還是依照參與集會者的習慣，常常去與會，又去訪問被捕的同道，又去埋殮道的人，又很快活地去宣揚基督教義。偉大汪督亞納知道黑奴這種真實的熱誠，所以在他回到沙漠裏之前，將黑奴抱在懷中，給黑奴一個和平的接吻。

當泰綺思七歲的時候，阿美師才和她講到天主。

「良善的天主」，他說，「住在天上的。像一個法老王是住在宮殿中錦幕裏的或者是住在庭園中樹木下的一樣。他是古人的古人，比這世界還要年紀大；他只有一個兒子。叫做耶穌；他用他整個的身心來愛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會把那奉侍天主的真女和天使都變成爲美麗。然而良善的天主對他兒子耶穌說：

「你離開我的宮殿 離開我的海棠樹，離開我的活活的泉水。爲了人類的幸福，到地上去。在地上，你將如一個普通的小孩子一樣；你將在窮人中間過着貧窮的生活。痛

苦便是你每天的麵包。你將哭泣、哭泣到眼淚成爲河流。那末疲乏的奴隸便將輕快地在你的淚河裏沐浴。去吧，我的兒子！」

「耶穌聽從了良善的天主，降生到地上來，那降生的地方是猶太國的伯利恆。他和同伴們散步於開着秋牡丹的牧場上時，對同伴說道：

「餓肚皮的人有福氣，因爲我將領他們到父親的飯桌邊去的！口渴的人有福氣，因爲他們將來能夠喝着天上的泉水！哭泣的人有福氣，因爲我將用着比敘利亞女王們的面紗更柔軟的紗來揩拭他們的眼淚。」

「因此窮人都愛他，信仰他。但是富人却恨他，恐怕他把窮人提高到富人的上面。那時正是克來窪派德和該撒在世上握霸權的時候。他們倆都怨恨耶穌；他們倆命令審判官和僧侶們把耶穌來處死。敘利亞的王子服從埃及女王的命令，在一個高山上樹立一個十字架，他們把耶穌弄死在十字架上。有若干婦女將耶穌的身體洗了乾淨，把他埋葬。但是耶穌把墳臺的頂掀開了，從新回到他父親天主的身邊去了。」

「自從那時候起，凡是爲了耶穌而死的人都升到天國。」

「天主伸開臂膊，對他們說道：

「歡迎你們，你們都愛我的兒子的。你們去洗個澡然後去吃飯。」

「在美妙的音樂聲中，他們去洗澡，當吃飯的時候，他們將看見印度舞女的跳舞，他們將聽見說話人講述永無了結的故事。良善的天主愛他們比愛他自己的眼光還深厚，因為他們都是他的客人。他們將分得他臥室裏的被褥，他們將分得他庭園裏的石榴。」

像上面那樣的說話，阿美師講了許多回，泰綺思於是也知道了真理，她感嘆說：

「我很想吃到好天主庭園裏的石榴呢。」

阿美師回答她道：

「只有依耶穌之名而受着洗禮的人，才吃得到天國的果子。」

泰綺思於是要求受洗禮。黑奴看見她在耶穌之中已看出希望來了，便決心更加深刻地教導她一番，好使她受了洗禮去進教堂。他把她當作精神上的女兒，和她十分地親近。

泰綺思老是被她無理的爺娘趕開一邊的，在家裏連一個睡覺的床子都不給她有。她常常睡在家畜棚的一隅，和畜生在一處。每夜，阿美師總偷偷地到那兒去看她。

他輕輕地走近她臥着的毯子邊，接着他屈了腿，蹲在地上，上半身是筆直的，完全一副黑種人遺傳下來的姿勢。他的身體，他的面孔，包裹着一張黑皮的，在黑暗裏一點也看不出來；只有他的兩隻大眼睛，雪白的，閃射着光芒，正如天剛亮，從門縫裏射進

來的光線。他用着幽揚的口聲講話，輕輕的鼻音，正如我們晚間在街上聽見的音樂，帶着點愛傷的甜軟。有時，驢子的呼吸聲，牛的溫和的叫聲加在說着福音的黑奴的口聲裏，正像暗澹的心的一部合唱。他的言語，在那含着熱情與慈悲與希望的黑暗中，靜靜地流動。泰綺思的手握在阿美師的手裏，聽着單調的聲音，望着模糊的幻景，在那黑夜的調和，聖潔的祕密以及屋樑間漏下來的星光的包圍中間，她便平平靜靜微笑着睡去了。

阿美師這樣地教養泰綺思，到基督徒們欣喜地迎着逾越節的時候，已足足有一個年頭了。却說在這光榮的一週間的節期裏，某日的夜間，泰綺思早已睡熟在那家畜棚裏的毯子上了，忽覺得被黑奴抱了起來，看見他的眼睛裏閃着一種新的光芒。他身上全不像平日那般穿着襤褸的短褲，却穿了一件白色的長袍。他把女孩子抱在袍子裏，輕輕地說道：

「來呀，我的靈魂！來呀，我的眼睛！來呀，我的小心肝！來穿着洗禮之晨的衣衫。」

他緊緊地將女孩子抱在他的胸口。驚奇着的泰綺思，頭露出在袍子外面，兩手抱着她的朋友的頸項，由她的朋友抱着在黑夜裏奔跑。他們從黑暗的小路裏走；他們穿過了

猶太人的區域；他們沿着那斑鳩叫出淒聲來的墓地行走。他們走到十字街頭，在一個十字架下經過。那十字架上還掛着行刑者的屍體，一羣烏鴉正軋軋地運用着嘴吧在啄取屍臂上的肉。泰綺思將頭縮到黑奴的胸前。她再不敢觀看路上其餘的東西了。突然間，她像覺得走到地下去了。她睜開眼睛來時，她看見已在一個狹小的墓穴裏了，火炬照耀之中，描在牆上的巨大的直立的人像彷彿都活了。看見那兒是許多男子像，立在小羊，鴿子，和葡萄籐的中間，身上穿着長衣，手裏拿着棕櫚樹枝的。

在這許多畫像中間，泰綺思認識一個是那察蘭史的耶穌像，脚下是畫着秋牡丹花的那房間的中央，水滿到邊上的一個石槽的旁邊，站着一位老人家，頭戴司教的帽子，身穿紅色繡金的助祭服。瘦削的面孔掛着長長的鬚鬚。衣服雖穿得華貴，他仍有一種謙虛溫和的神情，這是西蘭納地方教堂裏的司教維望帝司。自從教堂受了壓迫，他被驅逐出外以來，他便學了織工的職業，用山羊毛來織粗哩噠，以維持他的生活。此刻，他的兩旁站着兩個貧窮的孩子。他的身邊有一個老年的女黑奴，手裏拿着一件展開着的小小的白衣裳。阿美師將泰綺思放下來，立在地上。他便去跪在司教的面前，說道：

「我的神父，這是我的小靈魂，是我靈魂的女兒。我領她到你面前來，照你的約束，如果你心裏歡喜，請賜給她生命的洗禮。」

司教聽了這幾句話，便伸開他的臂膊來，看見他的兩隻手上全是傷痕。原來基督教受着壓迫的時候，因為他公然宣言他的信仰，他的指爪都被剝去了。泰綺思看見有點害怕，便逃到阿美師的臂懷裏。神父便用着溫柔的言語來安慰她道：

「可愛的小女孩，不要驚怕。此地有你靈魂的父親，阿美師，信仰天主的真正活着的人都叫他且華陀兒的。你還有個溫良的母親，她是慈悲為懷的，她已親手替你做了一件白衣裳。」

他身體轉向着女黑奴，仍對泰綺思說道：

「你這母親名叫倪低達。她在世上雖則是個奴隸。但是耶穌却在天上把她列入於他的妻子的中間的。」

接着他問那要信仰基督的女孩子道：

「泰綺思你相信全能之神的上帝嗎？你相信上帝的唯一兒子爲了解救我們而死的嗎？你相信使徒所教訓的一切嗎？」

手握着手的男女兩黑奴一齊答道：「是的。」

照着司教的命令，倪低達跪了下來，將泰綺思的衣服完全脫去了。女孩子赤身裸體着，頭頸裏掛一個護符。司教便把女孩子在洗禮槽裏浸了三浸。兩個窮孩子呈上那聖油

和食鹽來。維望帝司便拿聖油在女孩子身上一塗，取了一粒鹽放在她嘴唇裏。做過了這許多試練以後，得到永生的這個女孩子的身體已拭抹乾淨了，黑奴倪低達便將她手製造的白衣裳穿上去。

司教給每人一個和愛的接吻；洗禮的儀式告終了，他便脫去了司祭服。

他們一齊走出地下的聖堂時，阿美師說道：

「今天我們將一個靈魂送給良善的天主，我們應該快活快活，維望帝司神父，我們到你的住家去吧，我們去快樂到天亮吧。」

司教答道：「且華陀兒，你說的不差。」

他便領着這一小队的人到附近他的家裏去。他的家只是一間房間，二架紡織機，一張粗俗的檯子，一張用舊的毯子。他們走進房裏去時，阿美師叫道：「倪低達，你去拿鍋子和油瓶來，我們來燒一次好夜飯來吃。」

他這樣子講着，便從他的衣裳下面，掣出他藏着的幾條小魚來。接着他生起了一個很大的火，把小魚來油煎。一切的人，司教，泰綺思，二個窮孩子，二個黑奴，都在毯子上坐下來，坐成一個圓形，祝福着天主，大家吃魚。維望帝司講述他自身所受殉道的痛苦，又豫告教會不久就要勝利。他的言語雖則粗厲，但是充滿有趣的字眼，以及比喻

的句子。他用紅色的布疋來譬喻正直的生活；又關於洗禮的道理，他說明道：

「聖靈是浮在水面上的，所以基督徒要在水中受洗禮。但是惡魔也住在小河流上面的；供給妖精們所住的泉源又是非常可怕的；有幾種水筒直使人害着身體上和靈魂上的種種疾病。」

有時他講着謎語，於是引起泰綺思非常的贊美。待至宴會告終之時，他請每個客人都喝一點葡萄酒。大家都很歡喜，開始唱起悲歌和贊美歌來了。阿美師和倪低達站起身來，跳起他們倆從小就學會的呂皮耶的跳舞來了。這種跳舞，在呂皮耶民族間，大抵在開天闢地的時候就有了，是一種愛情的跳舞，依着步伐，搖動着臂膊，搖動着身體，兩人互相裝作追找和逃避的樣子。他們滾動着巨大的眼珠，在微笑中，露出閃光的白牙齒。

如此這般泰綺思受了洗禮。

她最愛種種的遊戲，并且年紀一年一年大上去，她心上便生出了種種渺茫的希望。他整天和街上遊蕩的小孩子鬥作圓形的跳舞，唱着歌謠。等到夜間，她回到家裏去時，嘴裏還唱着：

——督爾低，督爾提，守着你的家究竟爲什麼的？

——我將米蘭的絲和羊毛來分理。

——督爾低，督爾提，你的兒子怎麼死的？

——從白馬的背上，跌下來，跌了入海裏。

從那時候起，她覺得和男女孩子作伴比和溫柔的阿美師在一起還要好了。因此阿美師比從前少到她的身邊去，她也全不覺得的了。那時對於基督教的壓迫漸漸寬鬆了，基督徒的集會於是愈加規則的了。黑奴非常熱心地去出席。他的熱誠一天高過一天。神祕的威嚇時從他的嘴唇裏漏出來了。他說富人將不能永保他們的財產。他又走到那貧窮的基督教徒所集聚的廣場上，在那兒有不少的老年人少年人擠在那舊牆壁的陰影裏，他便對他們演說奴隸的解放以及正義的日子就在眼前等等說話。

他說：『在上帝的國土裏，奴隸們喝着新鮮的葡萄酒，吃着鮮美的果子，至於富人呢，像狗一樣圈在奴隸們腳下，吃着奴隸們的殘羹餘粒。』

像這種說話也不守祕密，公然傳到四鄉去。有奴隸的主人們於是都怕阿美師去煽動奴隸起來反抗。酒店的主人對他也起了一種深刻的憎惡，但是表面上還是裝得若無其事。

有一天，一個貢獻於神龕的銀盆，忽然在酒店裏失蹤了。爲主人和本國的神靈所憎

惡的阿美師於是被告發了，說那張銀盆是他偷的，阿美師盜竊銀盆的證據却一點也沒有，他也極力否認盜竊的行為。然而審判官以為阿美師就是不犯盜竊之罪，至少是個不良奴隸，竟宣告他死刑了。審判官對他說道：

「你的兩隻手，即不曉得好好地使用，就釘在刑架上吧。」

阿美師很平靜地聽着這個判決，他非常恭敬地向審判官致謝。他是被送入於牢獄裏去了。在獄中三天，他時時向囚徒們講述福音，據說從此那牢獄的犯人，甚至監獄的警卒，都為阿美師的說話所感動而相信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他被人家押送到十字架街頭了。就是這十字街頭，不滿二年之前，一個夜間，他在他的白衣裳裏抱着他靈魂的女兒，他最愛的鮮花，泰綺思，很輕快地走過的。他現在被釘在十字架上，兩隻手都釘着，他却一點也不喊痛苦；他只是幾次嘆息說：「我口渴呀！」

他被釘在十字架上已經過了三天三夜。我們想不到人類的肉體能夠忍受這樣長久的酷刑的。人家已經幾次想是死的了，蒼蠅吃着他的眼滋；但是他會突然再睜開他充滿血的眼睛。到第四天的早上，他唱起歌來，那聲音比小孩子的口聲還要清靈：

「瑪利亞，請告訴我們，在你來的地方，你看見了什麼呢？」

接着他微笑着說道：

「看呀，這兒是良善的天主身邊的天使！他們擎葡萄酒和果子來給我。他們的羽翼振動得何等的好聽呀！」

他斷氣了。

死了之後，他的面孔還保存着十二分歡樂的表情。守護着刑架的兵士們也不禁感嘆了。維望帝司伴着幾個基督教的弟兄，來要求取回那個屍體去，合殉道者的遺骨放在一處，去埋葬在施洗聖若望的聖墓裏。教堂也保存了這個呂皮耶人聖旦華陀兒的可貴的紀念。

三年之後，麥克桑司的征服者，皇帝君士旦丁頒布一道上諭，說與基督徒確實講和，此後，基督教徒除了爲異教徒所受苦惱以外，不受任何迫害了。

當阿美師死在苦惱裏的時候，秦綺思十一歲的年紀已告終結了。她因阿美師之死感到一種憂傷，一種不可克制的恐怖。然而她的靈魂還不夠清明，還不能了解奴隸阿美師的牛與死是一個有福者的生與死。她的小小的靈魂裏便生了一種觀念，以爲要在世上做良善的事情，一定要償付頂頂可怕的痛苦的代價的。她便怕於爲善，因爲她的嫩皮膚是經不起苦痛的。

她年紀還未達到成熟，就委身於海港裏的少年了。她又跟着老年人在夜間到四郊去亂闖亂走。從那種男人身邊取來的錢，她就去买蜜糕和化粧，回來受用。

因為她弄到的錢，一點也不拏回家去，她的母親使用種種虐待方法來苦惱她。爲了要避去吃鞭子，她甚至赤了脚逃到城牆上去，和蜥蜴一起藏在石縫裏。在那兒，她看見坐着轎子抬過的婦女們，裝飾得非常奢華，轎子的四周還有一羣奴隸守護，她非常地羨慕，便常常想着這種豪奢的婦女。

有一天，母親打得她比平日更兇，她蹲在門口邊，一動也不動，以示強項，那時走來一個老婆子，站在她面前，靜靜地望了她幾分鐘，接着便叫道：

「呀，真是鮮花一般的，好美麗的小姑娘！要替你找個女婿的你的父親，生下你來的母親真是幸福呢！」

泰綺思一響也不響，眼光死釘在地上。她的眼眶緋紅，人家一看就知道她哭泣過了。

「我的可愛的白葦花」！那老婆子又開口了，「有你這樣一個仙女般的女兒，你的媽媽竟不覺得幸福嗎？你的爸爸，看見着你，他心裏竟不覺得歡樂嗎？」

小姑娘開口了，但是彷彿講給自己聽的一般：

「我的爸爸是一個酒囊，我的母親是貪財的吸血的螞蝗。」

那個老婆子西看看，東望望，看看有沒有人在近邊，接着她柔聲和氣地說道：

「溫柔的鮮花，飲着光的漂亮的姑娘，你來和我住一處吧。只要你跳舞微笑，你就能夠生活了，我將用蜜糕來養你，而且我的兒子，我的親生兒子，將愛你如愛他自己的眼睛。我的兒子，長得漂亮呢，而且年輕，他的下巴上只有薄薄的鬚鬚；他的皮膚又很細軟，正如人家說的，像一匹亞夏爾奈的小豬呢。」

泰綺思便答道：

「我很願意和你一起去。」

她便立起身來，跟着那個老婆子走到城外去了。

這個老婆子名叫莫落愛，她訓練一班男孩子小姑娘，教他們跳舞，領他們到各處地方去，出租給商人，叫他們去陪富人譟樂。

猜到泰綺思不久就要長成爲最美麗的姑娘的，那個老婆子所以用着鞭子來教她音樂和唱歌。泰綺思美麗的腿不能和豎琴的聲音合拍時使用皮條來抽打。莫落愛的兒子，身體還沒有成長，却已老邁了，是一個看不清年紀，分不清性別的東西。他將他對於女性全體的憎惡，完全用到泰綺思一個人的身上去。做了舞妓們的對手的他，學習舞妓們的

風姿的他，便把種種無言劇，裝腔作勢的藝術，面部的表情，手足的姿勢，一切八類的感情，尤其是戀愛的熱情，統統教給了泰綺思。他一面是一副討厭的神氣，同時又像巧妙的老師般的教訓她。但是他又妬忌這個女門生，便抓她的臉頰，摘她胳膊上的肉，又像看見了她專爲討男人的歡樂才生活着的，便像頂惡毒的婦人一般，用着鋼錐向着泰綺思的背後猛刺幾下。靠了他的教導，泰綺思將裝腔作勢與音樂與跳舞，都學得極好。主人的惡毒也一點不使她驚恐了，反而她覺得像煞應該受人虐待的，對於那個懂得音樂，喝着希臘酒的老婆子，并且有點欽敬了。周遊各地的莫落愛到了汪底窪旭地方，便把泰綺思當作舞妓，當作吹笛手，出租給當地的大開筵席的富商們。泰綺思的跳舞大受歡迎。等到宴會過後，頂大的銀行老闆們便領着泰綺思到窪龍德河岸的森林裏去。她一點也不知道戀愛的價值，委身於一切的人。有一個夜間，她正在當地的最富貴的少爺公子面前跳舞的時候，有一個年輕富麗的男子走近她的身邊來了。原來這青年是總督的兒子。他用了含着接吻時的聲音的口聲，對她說道：

「泰綺思，我爲什麼不做了紮緊你頭髮的花冠，不做了包着你嬌愛的身體的衣衫，不做了穿在你美麗的腳上的鞋子呢！我願像鞋子一般，踏在你的腳下；我願我的撫愛變成爲你的衣衫，你的花冠，來吧，美麗的小姑娘，到我家裏去吧，把世界一切都忘



了！

當他講話的時候，泰綺思眼望着他，她看見也很美麗的。突然間地覺得額上有一點冷汗，她的面色變了青，青得像青草一般，她的身體搖搖欲墮；眼皮上像罩住了一片雲霧。那青年還是請求她。但是她拒絕，不允跟他。他徒然熱烈望着她看，徒然講着熱烈的說話，當他將她抱在臂懷裏，強迫她跟他去的時候，她猛烈地將他推開了。他於是向她哀求，落出眼淚來給她看。但是她不知那裏來了一種新的不屈不撓的力量，她竟反抗了他的壓迫。

「真是癡患！」賓客們都說，「陸里于史是一個貴族，他長得好看，他有的是錢，這兒一個吹笛的女人倒看不起他！」

——娘 姑 思 綺 泰——

陸里于史一個人回到家裏，那一夜間，戀愛的熱情竟把他整個的身心都包裹了。到了翌日的早上，他面孔發青，眼睛緋紅，擎了鮮花來掛在泰綺思的門上。泰綺思因為昏亂與驚恐，對於陸里于史雖則避不見面，然而在她自己的心裏却時時看見陸里于史的。她覺得很痛苦，但不曉得痛苦的原因。她自己詢問爲什麼她會如此這般地變了，她的憂傷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切的情人，她統統拒絕不見。因爲這一切情人已使她覺得恐怖的。太陽光都不看見了，她終日橫在床上，將頭埋在枕頭中痛哭着。懂得啓開泰綺

思的房門的陸里于史已幾次來懇求她，詛咒她了。但在她面前，她恐懼得像一個處女，連連說道：

「我不要！我不要！」

後來過了十五天，她已委身於他，她覺得她是愛他；她跟着他住在他家裏，再不肯離開他的了。這真是一種美妙的生活。他們倆整天關在房裏過生活。眼睛對着眼睛，兩人互相講着說給小孩子聽的說話。晚上，他們倆到靜悄悄的窪龍德河岸邊去散步，走到月桂樹的叢林中去。有時一等到天亮，他倆就起身，走到西爾辟居的斜坡上去採風信子。兩人一個杯子裏喝酒。泰綺思放一粒葡萄到嘴裏去的時候，陸里于史便將他自己的嘴唇湊近去，從泰綺思的嘴裏，用他牙齒咬出那粒葡萄來。

莫落愛到陸里于史家裏來討還泰綺思，大聲呼喊道：

「這是我的女兒，人家搶去了我的女兒。我的香花，我的小心肝！……」

陸里于史給她一筆巨款。叫她走開。但是那老妻子不久又來了，還要索取幾個金洋鈿。陸里于史發怒了，把她關在監獄裏。審判官們後來發見這個老妻子從前犯了許多罪惡，便把她判決死刑，將她的屍體去給野獸吃。

泰綺思用着那空想中所產生出來的熱情，用着那天真裏所產生出來的喜悅，來愛陸

里于史，她把心裏的真話都對他說：

「我永遠只屬於你的了。」

陸里于史回答她道：

「你和旁的女人絕然不同的。」

歡樂的生活經過了六個月，一天兩人的愛情竟破裂了。突然間，泰綺思覺得空虛了，孤獨了。她現在對於陸里于史的思想與從前對他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她想到：

「什麼人把我的陸里于史在一瞬間變到這個樣子的呢？此後他和旁的男子一般無二了，全不像他從前的自己了。這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泰綺思在自己的身心已找不出陸里于史這個人的了，她想到別個男人的身心裏去找出個陸里于史來，她便離開了陸里于史。她又思想與其和戀愛過而如今已沒有戀愛的男子一處生活，還不如和一個永不能戀愛的男子在一處生活，至少可以減少一點憂鬱。因此逢到神聖的佳節時，她便和執袴子弟們做伴侶。原來在這種佳節時，廟堂裏有裸體女人的跳舞和唱歌；還有冶游的女郎在窪龍德河裏游泳。總之凡是這個怪誕奢華的城市所有一切娛樂，泰綺思無不參加的；對於看戲這件事，她尤其熱心，她常常到劇場裏去的。在那劇場裏，於戲迷的鼓掌聲中，從各地方來的巧妙的丑角在表演。

她十分細心地觀察那模擬戲的戲子，跳舞者，喜劇的俳優。悲劇裏的婦女，像表現青年們所戀愛的女神以及天神所戀愛的子女的。她更加注意。她等到懂得了這種女優之所以能博人歡喜的訣竅的時候，她想知道我比她們美麗，我表現起來還要好。她便去見那個模擬戲的領班的，請求允許她也加入戲班裏，多虧她的美麗，多虧那個老婆子莫落愛的教導，後來她就扮了第爾山的角色，登台表現了。

她登台了，但不能博得多大的歡迎，這是因為她缺少經驗，并且因為觀客沒有多大的捧場。但是經過了幾個月初出舞台的無聲無臭，她的美麗的威力終究在舞台上奪揚光大了，竟使全市的人都為之感動。全個汪底窪旭的市民都塞到劇場裏去了。帝國的司法官吏以及高級的市民們也被輿論的威力所驅使，都往劇場裏走。海港裏的腳夫，掃街夫，職工們都省下了菲菜麵包的銅錢去買票看戲。詩人們做了種種短詩來捧她。鬍鬚一把的哲學家們在浴室裏決鬥場裏誹謗她。某督教徒們看見她的轎子經過時，都旋轉了頭，不要看她。她的屋子的門限上掛着鮮花、灌着鮮血（按羅馬的習慣，表示熱情時，常有切開身體的一部分流出血來的）。她從情人身邊拏來的錢幣已不能計數，簡直是車載斗量的了。節儉的老頭兒們將所積的財寶，像河流一樣都來化用在她的腳下。因此她的靈魂很暢快明朗。她受着公衆這樣的寵愛，受着天老爺這樣的恩惠，在這平靜的傲慢之裏

，她感得一種快意。然而不拘被人如此地愛好，她的生活仍只愛好她自己個人。

她做了好幾年的戲，受了好幾年汪底窪旭市民的賞讚和愛護，後來她忽然想到亞歷山大城去了，想到亞歷山大城去顯出點光榮來給人看看。原來在那城裏，當她童年的時候，她受着不少的困難與恥辱，飢餓瘦弱像一匹蝗蟲，在灰塵抖亂的街上，亂闖亂跑，過日子。如今這個黃金之都的亞歷山大却歡樂地來迎接她了，用新的財富來滿足她了。她在戲中表演的時候正是她衣錦歸故鄉的凱旋。有無數捧她的人愛她的人到她身邊來。因為想再找出一個陸里于史這件事，她已絕望了的緣故，她對於到她身邊去的男人毫無差別地一例歡迎。

哲學者倪西亞便是泰綺思身邊許多男人中的一人。他雖則發表過他的信條是無欲望的生活，但是他現在對於泰綺思竟有欲望了，來泰綺思的門上了。他雖則很有錢，但是他很聰明而溫和的。然而他的細心，他的美妙的感情却一點不能打動泰綺思的心。她不僅不愛他，并且有時對於他的上等的諷刺要發怒。他的永久的懷疑又傷了她的心。他是什麼都不相信的，她却什麼都要相信。她相信天命，相信妖魔的全能，相信命運，相信詛咒，相信永遠的審判。她一面相信耶穌基督，一面又相信敘利亞良善的女神，她又相信月神海加德的陰影走過十字街頭時，雌狗便叫吠。她又相信女人將媚藥放在包着小羊

身上拔下來的帶血的羊毛的杯子裏，便能使男子對那女人發生戀愛。她渴望着未知的東西；她希求着沒有名稱的東西。她生活於永久期待的中間。「未來」使她驚懼，但她希望認識「未來」。她的身邊包圍着永久騙人的墨西哥的牧師，加爾台的博士，藥劑師和女巫們。這一切騙子永久不使她疲倦。她怕死，但是她却處處看見死；當她陶醉在戀愛的中間時，她會突然彷彿覺得一隻冰冷的手指觸着袒露的肩上了，她便面色發青，在那擁抱着她的臂懷裏，喊出驚懼的呼號來。

倪西亞對她說道：

「我們的命運或許在永劫的夜晚，頭髮完全變白，面頰都凹了下去也未可知。如今在茫茫的天空中歡笑的今天，或許就是我們最後的日子也未可知。但是這一切，我們管他做什麼呢！呀！我的秦綺思呀！我們嘗味嘗味那生活的味道吧。如果我們愈感覺得多，我們的生活便愈豐富。除了官能的知能以外，沒有旁的知能的了！所謂「愛」者是理解。凡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不存在於世的。我們何必爲了一種虛無而苦呢？」

她帶着憤怒回答他道：

「我頂看不起像你這樣的人一無希望，也一無所恐。我要多知道一點！我要多知道一點！」

爲了要認知人生的祕密，她便讀起哲學書來，可惜她看不懂這種書。童年一步一步離她遠去，她在心上想起童年却一步一步愈覺得快樂了。夜間，她每喜改了裝，到她從前可憐地長大起來的地方去走走，像小路，要寒後面的街道，廣場，她都走到。爺娘的逝世，她覺得很遺憾，尤其因爲她要愛他們也無從愛起了。她逢到基督教的司祭們時，她便想到她的洗禮，便覺得不安。有一個晚上，她穿着一件長外套，金黃的頭髮藏在一個濃色的帽子裏，她到郊外去散步，她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知如何竟走到了施洗聖若望的可憐的教堂前面了。她聽見堂內有人在唱歌，她又看見一條亮光從門縫裏漏出來。二十年來基督教徒已由皇帝君士旦丁保護的了，他們公然執行他們的祭祀，那禮堂裏所以沒有一點足以使人驚奇的了。但是在那歌聲裏包含着熱烈地呼喚靈魂的意味。彷彿受了神祕的邀請，這個女僉便把教堂門推開，竟走進教堂裏去了。她看見裏面有一大羣的人，其中有的是女人，有的是小孩，有的是老人家，大家都跪在一個靠着牆的石棺前面。那個石棺只是粗糙地彫刻着葡萄蔓和葡萄實的一個石壘罷了。然而這石棺却受到非常的敬崇，上面放滿棕櫚葉，紅的玫瑰花圈，四周還點着無數的小明燈，如星光一般地照耀，焚燒着的亞拉伯的橡皮，那白烟在星火光中像天使的衣衫的褶襞一般向上升起。四面牆壁上的繪畫，我人都能猜是圖着天國的幻景。穿着白衣的教士俯伏於石棺之前，和衆人

一起唱着贊美歌。那歌聲顯出一種苦痛中的幸福來，在那誇耀着死的勝利中混和着非常的輕快，又混和着非常的痛苦，令泰綺思聽到了，覺得生命的悅樂合死亡的爭鬥同時一齊流入她的甦醒着的五官裏去了。

當他們唱歌完了之後，信徒爲要和石棺去接吻都站了起來。這許多信徒都是自己親手做工的貧窮人。他們目不斜視地，落開着嘴，顯出一種廉直的神氣，用着滯重的脚步向着石棺走前一步。各人都跪了下來，和石棺接吻。婦女們將小孩子抱起來，輕輕地將小孩子的面頰去帖在石棺上。

泰綺思既驚奇又慌亂，她便向一個助祭，詢問他們爲什麼行這樣的祭祀。

那個助祭回答道：

「女人呀，你沒有知道我們今日追悼那個呂皮耶人聖旦華陀兒嗎？他在皇帝提華葛來底揚的時代爲了信奉基督而受苦，他生則廉潔，死爲教義。我們所以都穿着白衣裳，我們把紅玫瑰放在他光榮的墓上。」

聽見這幾句說話，泰綺思也就跪了下來，奔流着眼淚。關於阿美師的已忘去一半的記憶，在她的靈魂裏復活了。那時蠟燭的光，玫瑰的香，香烟繚繞，聖歌的調和，靈魂的追慕，這一切將一種光榮的魔力放在她這朦朧的溫柔的而又痛苦的記憶的上面了。泰

綺思在眩惑的中間思想道：

「阿美師活着的時候是卑賤的，現在他却是偉大而光榮了！怎麼他會成爲人上之人的？那個比財富比快樂更有價值的未知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

她緩緩地立了起來，走到聖徒的墓前。曾受這聖徒愛護的她，羸色的眼睛裏充滿着眼淚，在燈光裏閃出一種光輝來。接着她俯下了頭，可憐的，慢慢的，在那奴隸的石棺上接吻。她這嘴唇上是帶着過多少的慾望的呀！

她回到家中時，看見倪西亞在那兒，頭髮弄得很香的，身上穿着薄絹，正在閱讀着形而上學的書，等待着她回去。他伸開兩臂，走上去歡迎，帶着笑聲向她說道：

「可惱的泰綺思，你竟這樣遲回來。在你這樣珊珊來遲的中間，我看看斯多噶學派頂有名的學者的手寫本，你猜我看到的是什麼？是不是道德的條例？是不是可誇的箴言？是不是不是，在這嚴肅的紙草上，我看見了成千成萬的小泰綺思在那兒跳舞。每一只有手指般大，但是都有無限的愛嬌，都是美麗無比的小泰綺思。其中有的穿着金色紅色的長袍，有的像一堆白雲，穿着薄絹，在空中舞蹈。還有像是爲了使人更加感到快樂的味道，一動也不動，赤裸着身體，全無思想般的。最後，還有兩個，手牽着手的，二人面貌完全相像，簡直使人分別不出來。她們倆都微笑着。第一個說：『我是愛。』另一個說

：「我是死。」

講着這樣的說話，他把泰綺思抱在臂懷裏，因為還沒有看見她眼睛怒視着地面，他還是說他的追想，說他的追想，全不知道自己所說的話的無聊。

「我眼睛裏明明看見那書上寫着「無論對於什麼，你不可放棄耕植你的靈魂這件事」。我嘴裏却讀出「泰綺思的接吻比火焰還要熱，比蜜糖還要甜」的句子來了。你看，這就是因為你這壞孩子，一個哲學家今天怎樣懂得哲學者的書籍的樣子呵。真的，總之我們倆在一處的時候，在別人的思想裏，也只看見我們自己的思想，我們讀書時，也只能像我剛才所讀的樣子，一點兒。」

她不去聽他，她的靈魂還在阿美師的石棺之前。他聽見她嘆息，他便在她的頸窩裏親了個嘴，對她說道：

「不用憂傷，我的孩子。我們只有忘記了世界的時候，我們在世界才有幸福。關於這一點，我們已懂得秘訣了。來吧，我們忘下了人生吧；忘下了人生，我們就幸福了。來吧，我們來大家相愛。」

泰綺思推開了他，苦痛地叫喊道：

「我們相愛！你是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的！我也不愛你！不愛！我不愛你！我恨你

「走吧！我恨你！我憎惡我輕視一切幸福的人！一切有錢的人！走出去！走出去！……：只有不幸者的地方才有善意。我小孩子的時候，我認識一個黑奴，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是好的；他是充滿着愛情的人，他是懂得人生祕訣的人。你還不配替他洗足呢。走出去！我不要再看見你了。」

她俯伏在褥子上，唏噓了一夜天，計劃以後的生活當如聖旦華陀兒一樣，在貧窮與樸素裏生活。

—— 等到翌日，她又投入於久浸着她的歡樂世界裏了。她知道她如今尚未喪失一點的美麗，總不能保持長久的。她想趕快從她的美貌裏弄出一切的光榮和歡樂來。在舞臺上，她using着從來未有的熱心，將彫刻家，畫家，詩人所想像的活躍地都表現出來了。學者和哲學者，在她的形體裏，在她的動作裏，在她的行動裏，看出了一種統治萬象的偉大的調和——理想。他們覺得這也是一種德行，大家都說：「泰綺思也是一個幾何學家。」她又應允在一班窮人苦人胆小人的面前表演戲劇。這一班人於是祝福她這種行為，有如祝福上天的慈惠一般。但是她在那頌讚聲中，卻覺得很憂傷，而且她比從前，更加怕死了。無論什麼都不能解除她的憂傷，怎至她的房屋，他的華麗的成爲城中最美美的庭園，也不能解除她的憂悶了。

她化了很大的費用，從印度波斯等地去運了樹木來栽種，一個活潑潑的噴泉，唱着清歌一般灌溉着樹木。湖中反映着彫刻的影子，同時又反映着巧匠所造的假山以及有意築成坍塌樣子的圓柱。園中央，高高地站着的便是銀府的窟洞。所以稱爲銀府窟洞者，那是因爲洞口有三個巨大的婦人像，大理石的，而且加以藝術的描繪的緣故。這三個婦人正在脫下衣服來要去洗浴，她們都憂心似的，旋轉着頭，恐怕被人瞧見。那種神情真是像活的一般。太陽的光線經過一層薄薄的瀑布，然後射入於這個窟洞，所以那光線非常的柔和而且像虹一般的了。窟洞的四壁，正如在神聖的洞穴裏一樣，處處掛着鮮花圈，綠葉環，頌讚奏綺思美貌的繪着的畫幅，塗着鮮艷色彩的悲劇喜劇中的面具，描寫舞台的繪畫，描畫滑稽的戲子的畫片，還有描寫神話中的野獸的畫。窟洞中央有小小的一座架子，架上是一個象牙的愛神像，是一件非常優美的古貨。這是倪西亞的贈品。一面的壁洞裏，躲着一匹黑色大理石彫成雌山羊，那瑪瑙的眼睛閃閃地發光。六匹雪花石的小山羊擠在那雌山羊的奶頭邊。但是這匹母山羊仰起着頭，提起勁邁的脚，正像急的要攀登到巖石上去一般。地上鋪着比桑司的毯子，里比亞的獅皮，堆着華人所刺繡的坐墊。黃金的香爐裏輕輕地送出香煙來。這邊，那邊的瑪瑙的大花瓶裏盛滿着 *Perfums* 的花朵。最裏面的陰影中，是一個紅色的幕，有一張印度大龜殼，殼上釘着的黃金針，閃閃地

發射着光亮。這張仰起的龜甲原來就是泰綺思的床子。每天，在花香之裏，鳴泉聲中，她懶懶地睡在這張床上，等待晚飯的時候，和她的朋友談天，或者一個人思想着舞臺上的技巧，思想着白駒過隙的歲月。

卻說，那一天，她做過戲後，在那銀府洞裏休息。她在鏡中瞧見她的美貌有點衰頹了，她思想面皺髮白的時候，終究要到的，便不勝驚怖。她則自己安慰自己，說焚燒了某種的草，唸了幾句符咒，就能恢復新鮮的顏色。但是這個終究是徒然的了。那時忽有一種毫無同情的口聲對她說道：「你要老了，泰綺思，你要老了！」驚怖的冷汗立刻從她額上滲出來了。接着，她又用了無限的溫柔，再向鏡中一望，她覺得她還美麗，還配受人憐愛，向着自己微笑一下，她輕輕地說道：「在亞歷山大城中，沒有一個女人能比得過我的身體的柔媚，能比得過我的動作的優美，能比得過我的臂膊的華麗，呀，我的鏡子呀！我的一雙臂膊真是戀愛的鎖鏈呢。」

她正在這樣思想的時候，她看見有一個陌生人站在她面前了，很瘦的，一雙眼睛很熱烈，亂紛紛的鬍子，身上卻穿着刺繡得非常華麗的衣服，她驚怖地阿呀一聲，鏡子也從手裏跌落在地了。

法非愚斯站着不動也不動，眼睛瞧着她是如何美麗，心裏卻在祈禱道：

「呀，上帝，不要讓這個女人的面貌來誘惑你的僕人，卻盼望以她的面貌來感化你的僕人，使你的僕人更信仰你，」接着，他用出一點勇氣來講話了，說道：

「泰綺思，我是住在很遠的地方的，你的美貌的聲譽卻將我領到你的身邊。人家說你在女優中是頂巧妙的女優，在女人中頂有魔力的女人。人家講到你的財富，講到你的戀愛，簡直像神話一般，令人想到古代的陸獨比史（按這是伊索時代一個希臘的蕩女，同時又是個奴隸，後來渡到埃及，得到非常的財富。）令人想到尼羅河舟子們個個都熟知那神奇的歷史的陸獨比史。因此，我要來認識你。現在我看見了你，覺得真正的你遠勝人家傳說的你了。你是比人家傳說你的還要千倍的智慧，千倍的美麗，現在我看見了你，我不禁對自己說道：『到了她的身邊不像醉漢般的身搖欲墮是不可能的。』」

這幾句話是假話；但是燃燒着信仰的熱誠的法非愚斯確是用着真正的熱心來講的，泰綺思望着這個使她吃了一驚的奇怪的男人，倒一點也不覺覺討厭。他的粗糙野蠻的樣子，他的像暗澹的火的眸子，卻使泰綺思驚駭了。但是她覺得這個男人和她所認識的一切男子完全不同，她好奇心起，很想知道這個人的生活 and 身分。她使用着一種溫柔的嘲笑回答道：

「未曾相識的朋友，你的讚美似來得太快了。請你留心，不要使我的眼光，甚至將你的骨骼也卻燒盡！請你留心，不要戀愛了我！」

他對她說道：

「我愛你，呀，泰綺思！我比愛我的生命，比愛我自己，還要愛你。爲了你，我離開了我愛好的沙漠；爲了你，我謹守着沉默的嘴唇說了許多俗世的說話；爲了你，我觀看了我不應觀看的東西，我聽到了禁止我聽到的聲音；爲了你，我的靈魂擾亂了，我的心展開了，種種的思想便從心中湧出，彷彿鴿子去飲水的活活的泉源；爲了你，我日夜走着，走過惡魔與吸血鬼所聚居的沙漠；爲了你，我赤着的足從毒蛇和蠍子的身上踏過來。是的，我愛你呀！但是我的愛你，並不像充滿肉慾的人，到你的身邊來，有如餓狼一般，憤怒的鬥牛一般的。你的使他們快活，猶之乎羚羊的使獅子快活。呀，女人！他們的肉慾的愛甚至將你的靈魂都吞食了呢。我的愛你是精神的愛，真理的愛。我是依天主的愛而愛你的，我的愛你是求久永久的愛。我心上帶給你的東西是真的熱情，是神聖的憐憫。我約許你的東西，比那像花朵一般的陶醉，比那短短的夜間的幻夢還要幸福的東西。我約許你的是聖徒的會食，是天國的饗宴。我帶給你的祝福是永無盡頭的祝福，世上未曾有的言語所不能形容的祝福，簡直要使世上的幸福者一見這種祝福的影子，就

要爲之驚死的。」

泰綺思剛復的樣子笑道：

「朋友，請你把這種不可思議的戀愛給我看吧。快點給我看，長長的一大堆的說話或許要損傷我的美貌的呢，一分鐘也不要浪費了。我趕快要知道你所說的幸福呀。老實說吧，我恐怕永久不能知道你所說的幸福了，恐怕你所許我的一切，都變或爲空話。自然嘴裏講講一種偉大的幸福比了真正給人以幸福，便當得多了。個個人有他的天才的。我想你的天才便是說空話。你講到的愛，說是未嘗爲人所知道的戀愛。人類互相接吻以來，已經經過好久的歲月了，現在竟還有愛情的祕密遺留着，那真是萬分可驚的事情了。但是你要曉得，關於戀愛的問題，愛人比博士更加知道得多呢。」

「泰綺思你不要嘲笑人。我將未知的戀愛給與你。」

「朋友，你來得太晚了，我已認識了一切的戀愛。」

「我給你戀愛是充滿着光榮的，至於你所認識的戀愛是只會產生恥辱的戀愛。」
泰綺思的暗澹的眼睛望着他，額上起了一條堅實的皺紋：

「不認識的朋友，你好大膽，竟敢冒犯此地的主人。你看看我，究竟我像不像是一個充滿恥辱的東西，請你說吧。不是！我沒有恥辱。像我這種生活的一切女人也一點沒

有恥辱，雖則她們比我醜比我窮。我走一步路，就種一步快樂的種子。因此，我才知名於世。我比世界的雄主們還要有勢力。因為我看見世界的雄主們俯伏在我的腳下。請你看看我這個人，請你看看我這對小小的腳：成千成萬的男人爲了要得到和我的腳親嘴的幸福，用了他們的血來做代價。我並不偉大，我在世上佔着極小的地位。如果從山拉博寺院上，望見我在街上走過時，我簡直只有一粒米大小，但因爲這一粒米，人世間竟惹起了充滿地獄那樣多的死亡與絕望，憎恨與罪惡。大家在我四周呼喚着光榮的時候，你到來說恥辱，你不是個獸子是什麼？」

「要知道人間眼睛裏視以爲光榮的東西，在上帝面前卻是污辱。我們所生育的國土既完全不同，我們不能有相同的說話，不能有相同的思想，那是無足爲奇的。然而有老天作證，我希望和你一致，我若不和你有相同的感情，我決不離你而去。誰給我烈火般的辯論，使你像白蠟一般溶化於我的呼息之下，使我由希望的五指能夠任意將你來改造？呀，魂靈中最可愛的靈魂呀！是怎樣的一種道德的力量，將你歸我所有，并使那增加我氣力的精神，能將你重行創造，在你身上印刷了一種新鮮的美麗，使你快樂到哭泣而歡呼道：「只是從今天起我是活着的了！」誰使我心中湧出一股西陸愛（E路撒冷的洗禮泉）泉水來，使你在那泉水中一浴，重行得到你最初的純潔？誰將我變成爲汝爾堂的湖

水，那湖中的波浪流在你的身上，使你得到永久的生命？」

泰綺思已不憤怒了。她想：

「這個人講的是講永久的生命。他所說的一切彷彿都是寫在符籙上的。這定是個博士，對於老衰與死亡定有祕法來處置的。」

她決定委身於他的了。因此她故意裝作怕他的樣子，離開他幾步，走到洞底裏，去坐在床邊，很巧妙地將那披在身上的衣片拉到胸口上，接着，一動也不動，默然地，眼睛俯視着，她等待着。她的長長的眼睫毛有一個溫柔的影子落在她的頰上，她的一切的動作都顯出羞恥的樣子。她的赤露着的腳軟軟地在搖蕩。她正像一個少女坐在一條河邊在思想。

法非愚斯望着她看，一動也不動了。他的膝頭顫顫地發抖，幾乎不能再支持他的身體了，他的舌頭在他的嘴裏突然乾燥了；他的頭腦可怕地錯亂起來了。突然間他的眼上蒙了一層似的，面前只看見一重厚霧。他想這是耶穌的手放在他的眼上，使他不能再見那個女人。得到這樣一個援助便鎮靜了，他立刻恢復他的剛毅了，他又顯出沙漠裏的老僧侶的莊嚴來說話了：

「如果你成爲我的人，你想想你在上帝面前得隱藏過的嗎？」

她搖搖頭。

「上帝！誰叫上帝的眼睛常常守着銀府的洞窟？如果我們褻瀆了上帝，上帝就走開好了！但是我們爲什麼要褻瀆上帝呢？上帝既經創造了我們，他看見我們照着他所給我們的本性而動作，照理他不應有憤怒與驚駭的。世上的人關於上帝的說話實在說得太多了，甚至上帝所沒有的思想，也統統去推在上帝身上。未曾相識的朋友，你自己懂得他的真正的特質嗎？依着上帝的名義而說話的你，究竟是什麼人？」

法非愚斯聽到這個詢問時，他便展開他借來的衣服，顯出懲戒帶來給人看着說道：「我是法非愚斯，汪底諾的僧正，是從聖地沙漠裏來的，使加爾台的亞勃拉哈姆，使沙特姆的陸絲去隱遁的那隻偉大的手，將我和俗世相分離了。我已不是爲了人類而生存於世的了。但是在我沙漠中的耶路撒冷裏，你的形象竟顯現於我的面前了。我知道你是完全腐化的了，在你身上只有死亡，現在我站在你面前，彷彿站在墳墓之前一樣，我向你呼喚：「泰綺思，你自己立起來。」」

聽見了法非愚斯，僧侶和僧正等名字，泰綺思恐怖到面孔發青，她散亂着頭髮，兩手握著，哭着，呻吟着，俯伏在這聖徒的腳下：

「不要來害我呀！你爲什麼來的？你要我的什麼呢？不要來害我呀！我知道沙漠裏

的聖徒是憎惡像我這種專門爲快樂而活着的女人的。我怕你恨我，我怕你將我毀壞。去吧！我絕不懷疑你的威力的。但是法非愚斯你不應輕視我，不應恨我。我不會像我所交際的那一般男人，嘲笑你自己求得的貧窮的。你也不要把我的財富當作一種罪惡。我是美麗，我是善於演戲。我只照我的本性選擇我的境遇。我做我天叫我做的事情。我是爲魅惑男人而活着的。你，剛才你自己對我說你是愛我的。不要用你的法術來處置我。不要使用你的咒語破壞我的美貌，或者將我成爲鹽做的偶像，不要使我恐怖了呀！我是已經太多恐怖了。不要使我死！我是最怕死的。」

他向她做一個手勢叫她站起來，對她說道：

「姑娘，你安心吧。我不來羞辱你，不來輕蔑你的。我是受着偉大的主的使命而來的。那偉大的主坐在井邊，飲着薩麥里戴納呈上的水瓶裏的水，當他在西門家裏晚飯的時候，瑪利亞替他塗抹香膏。我不是無罪的人，能將第一塊石子來投擲你。上帝所賜給我的豐富的恩惠，我常常亂用了，領我到此地來的，並不是上帝的情怒的手，祇是上帝的憐憫的手。我可以一無詐僞地用着愛情的言語來和你接近，因爲這是心中的熱望領我到你身邊來的。我燃燒着慈悲的火焰，你的眼睛是看慣肉慾的卑鄙的光景的，如果一旦能夠看出了隱於神祕的形態下的萬物來，那末我在你面前，我也許像天主的野薔薇上所

折下來的一枝枝。天主爲要使摩西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戀愛，在山上曾顯示一堆熱火的野薔薇給他看。原來真正的戀愛是一堆火。這一堆火包裹着我們時，不把我們燬滅的。這一堆火到後來也不剩什麼空的灰，也不剩什麼炭。凡是被這愛的火燒着過的，反而將永久地芬芳。」

「我相信你了。我不再怕你陷害，詛咒我的了。我常常聽見人家講到且白衣特的隱逝者的。人家講給我聽的在督亞納和保祿的生活，真是神奇不可思議。你的名字，我並非不知道，人家對我說，你雖則還年輕，所修的德行卻和最老的修道者一樣的高厚。我最初看見你的時候，不知你是怎樣一個人，我以爲你也不過是個平常人罷了。意西司教或海爾曼史教或聖汝儂教的牧師們，加爾台的占卜者及巴比命的博士們所不會做到的事情你能爲我做嗎？如果你愛我的話，你能使我長生不老嗎？」

「女人呀，凡是希望活着的人便能活着。你且避去那害死你的污穢的歡樂吧。你這一個身體是上帝親自用他唾液捏成的，是用他的呼吸來與以生命的，趕快把你這身體離開了惡魔，否則惡魔要將你這身體恐怖地廢棄。你身疲力盡的時候，你來飲取孤寂裏的祝福的清泉，你來飲取隱在沙漠裏的，湧起時一直湧到天上的泉源。煩惱的靈魂，來得到你所希冀的東西吧！貪圖快樂的心，來嘗嘗真正的歡樂吧；貧窮，逝世，忘我，自己的

實在的一切都放棄在上帝的胸間。今日是基督的敵人，明天便做他的最愛的愛人，到基督的身邊去。去吧！前在探尋的你將要說：「我得到愛了！」」

泰綺思像煞瞭望着遠地裏的東西。

「僧正，」她問道，「如果我拋棄我的享樂的生活，如果我也懺悔，我純潔的身體，真能照常一樣的美麗，再生於天上嗎？」

「泰綺思，我給你永久的生命。請相信我，因為我所宣言的是真理。」

「誰能保證你說的是真理呢？」

「大衛和預言者們、聖書和奇蹟自能做你的證人。」

「僧正，我願相信你。我老實對你說我在這世上找不到幸福。我的命運比女皇的命運還要美好。但是生命卻給我很多的憂傷，很多的苦楚，現在我真無限地疲倦。一切的婦女都羨慕我，我卻有時羨慕那個沒牙齒的老婆婆，當我小的時候，這位老婆婆在城門口賣蜜糕的。我常常思想只有窮人是良善的，是幸運的，是有福的，低賤卑下的生活中有一種巨大的甜味。僧正，你攪動了我靈魂裏的波浪，你將那睡在我靈魂之底的东西攪到上面來了。呀！相信什麼呢？將怎樣呢？什麼是生命呢？」

當她這樣講話的時候，法非愚斯的顏色爲之一變，一種信仰的歡悅充滿他的面龐了。

●他說：

「請聽我，我並不是一個人走進你的家裏來的。「另一人」伴我一齊來的，這「另一人」就站在這兒在我的身旁。你看不見這「另一人」的，因為你的眼睛還沒有資格來看見他；但是不久你就能在他美麗的光輝中看見他了，你將說：「只有他是可愛的！」剛才，如果他不要把他的溫柔的手按在我的眼上，呀，泰綺思！我或許將和你一齊墮入於罪惡，因為我自己只是「軟弱」和「錯亂」罷了。但是他將我們一齊挽救了。他的良善和他的威力是同樣偉大，他的名字是「救世主」，他依大衛和西坡勒豫告世界，當他在搖籃裏時將受教人和博士的崇拜，他將被法利賽人釘死於十字架，他將為聖女所埋葬，他將依使徒而復現於世上，他將依殉教者而得證實。站在這兒的人因為知道你怕死亡呀，女人呵！所以到你的家裏來為你抵禦那死亡的！呀，我的耶穌！這時你顯現在我的面前，不是像那神奇的日子，當聖潔的孩子們抱在母親臂懷裏在伯利恆的露台上遊戲的時候，你和羣星一齊從天而降，降落得那樣的低，簡直孩子們的手握都握得到的了，你顯現在加利利人的面前，一般模樣。我的耶穌，不是我們和你在一處嗎？不是你將你尊貴的身體的真相給我看見了嗎？那不是你的面龐嗎？流在你面頰上的眼淚不是真實的眼淚嗎？是的，永久的正義的天使一定招待這泰綺思的，這後是泰綺思的靈魂的補償。我的耶

「耶穌，你不是在這兒嗎？我的耶穌，你的尊貴的嘴唇張開來了。你能講話了。講呀，我聽你講。你，泰綺思，幸福的泰綺思！你聽救主自己來講給你聽的說話，這是天主講的說話，並不是我講的。他說：「呀我的迷羊，我找尋你好久的時候了，終究我將你找到了。你不要再逃開我了，可憐的小姑娘，你來握住我的手，我將你背在我的肩上，背你到天國的羊棚裏去。來吧，我的泰綺思，來吧，我所選擇的人，來和我在一處哭泣吧！」」

法非愚斯說完這幾句話，便跪在地上，眼睛裏充滿着歡悅。那時泰綺思看見這個聖徒的臉上反映出一個生活着的耶穌來了。

「呀，我過去的童年呀！」她嘆息說，「呀，我的溫和的爸爸阿美師呀！良善的聖且華陀兒呀？你在晨光之裏，抱着我去受洗，洗禮的水還是新鮮的時候，我爲什麼不在你的白衣裳裏死去呢？」

法非愚斯聽着這幾句話，便跳到她身邊去，叫道：

「你是受過洗禮的！……呀，神的智慧呀！呀呀，上天之心呀！呀呀，良善的天主呀！我現在認識那領我到你身邊來的威力了！泰綺思，我現在知道何以你在我的眼中，覺得那樣的可愛，那樣的美麗了。原來這是洗禮的水的威德呵。這種威德使我離開了我所

居住的上帝的庇護所，到俗世污穢的空氣中來找尋你。一滴的水，定是洗你身體的一滴水，灑在我的額上了。來吧，我的姊姊，來接受你弟兄的一個和平的接吻。」

法非愚斯便將他的嘴唇在泰綺思的額上親了個嘴。

接着他靜默了，讓上帝去講話，在這銀府的窟洞裏，祇有泰綺思的啜泣和着活潑的泉水的歌聲。

泰綺思尚未拭去眼淚，正在哭泣的時候，兩個女黑奴擎着衣衫，香料以及鮮花的裝飾到洞窟裏來了。

「這樣的哭泣真沒有道理，」她做出微笑的樣子來說，眼淚哭紅我的眼睛，污穢我的脂粉。今天夜間，我要到朋友們處去吃飯呢。那兒有許多女人要窺探出我的顏色的憔悴來，我偏要裝扮得很美麗。這兩個奴隸是來替我穿衣衫的。神父，你且走開一邊吧，讓奴隸來做事體。她們靈巧而且很有經驗的，所以我給她們的工資也很貴。你看這個女奴，有一個很大的黃金環的，她的牙齒多麼白呀。這是我從總督夫人處奪過來的女奴。」

法非愚斯最初想極力反對泰綺思去赴宴。後來他決定見機行事，便問她宴會裏將遇到怎樣的人。

—— 草 篇 ——

她回答說宴會裏她將會面的，第一是宴會主人海軍司令官，那個老郭太，其次是倪西亞以及其餘的專喜辯論的哲學者，詩人加里克來德，山拉比史教的大司教，還有最喜訓練馬匹的統袴子弟，最後便是女人，她們除了年輕之外，使人無從讚美，也無從非難的。那時，彷彿來了一種烟士披里純，法非愚斯說道：

『去吧，你到他們那兒去。泰綺思，去吧！但是我不願離開你。我和你一同到那宴會去。我坐在你旁邊一句話都不說就是了。』

她不禁大笑了，那兩個黑奴忙着替她打扮的時候，她說道：

『他們看見巨白衣特的一個僧侶做了我的情人，他們將怎樣的說呀？』

*

*

*

*

*



宴會

法非愚斯跟在後面，泰綺思到那宴會的大廳上時，賓客們大部分都已坐在長椅子上了，在一張半圓形的檯子面前。檯上擺滿着閃閃發光的杯盤。一個銀子的水盤放在檯的中央，水盤中載着四個半神半獸的銀像，每個銀像都傾倒着一個革囊，從革囊裏流出鹽水來，流在這水盤中的燒熟的魚身上，燒熟的魚便像活的一般在那盤中游泳。當泰綺思走進去時，歡迎的聲音四面都起來了。

「敬禮那音樂之神的妹妹！」

「敬禮那個眼光能表現一切的靜默的悲劇

的女神！』

『敬禮那神明與人類所最愛的寵姬；』

『向人心所最爲熱望的女人致敬！』

『向那給人以痛苦而又能治癒人痛苦的女人致敬！』

『向那拉谷底的真珠致敬！』

『向那亞歷山大城的玫瑰花致敬！』

她不耐煩地等着這讚美的激流滾過去；接着她向那宴會的主人郭太說道：

『盧須史，我帶給你一個沙漠裏的僧侶，法非愚斯，汪底諾的僧正：這是一個偉大的聖徒，他的說話是像火一般地燃燒着一切。』

盧須史窺來呂史郭太，海軍司令官，站起身來說道：

『我們很歡迎，法非愚斯，你是宣傳基督教義的。我自己，對於此後皇帝也信仰的宗教，我也有若干的敬意了。神聖的君士旦丁將你們的同道者已列入於帝國的最重要的朋友裏了。拉丁的威德終究允許你的基督加入於我們的萬神祠了。我們的祖先有句諺語說：不論那一種神的中間總有若干神聖的東西的。但是這一切我們且不談。我們還有喝酒快樂的時候，我們且來喝酒快樂吧。』

老郭太很暢快地這樣說。他近來把軍艦的一種新模型研究完畢，又寫完了他所著的「迦太基人歷史」的第六卷。他確信他並沒有浪費他的光陰，他對於自己，對於本國的神明都很滿足。他又接着說道：

「法非愚斯，你看此地有許多人值得愛慕的：山拉比史教的大司教海莫徒，哲學家如杜梨紅，倪西亞和謝諾旦米，詩人加里克拉德，年青的錢勒絲和亞里史督比爾，這是我年輕時的一個朋友的兩位令郎；他們近旁的費利娜和杜洛珊都是美麗的女人，值得大大稱讚的。」

倪西亞過來和法非愚斯相吻抱。并且向他耳語道：

「我告訴你的，女神維那絲的威力是非常的，這是她，她的甜美而激烈的魅惑領你到這兒來的，使你無可奈何地由她領來了。請你聽我一句話，你是充滿信仰的一個人，但是如果你不承認她是神明的母親，你的失敗是決定的了。要知道那個老數學家梅郎史常常說的：「沒有維那絲的幫助，我便不能證明三角形的固性了。」」

對着法非愚斯已望了好一回的杜梨紅，突然拍起掌來，喊出讚美的歡呼來道：

「朋友們，這是他！他的眼光，他的鬍子，他的披衫，不錯，定是他了！當我們的泰綺思在舞台上伸出她的美麗的臂膊來的時候，我在那劇場上看見他非常發怒，我敢證

明，他真的是亂暴地說話，確是個光明磊落的男子。現在他要把我們一班人都來罵倒了；他的辯才真可怕呢。如果馬居四是基督徒中的柏拉圖，那末法非愚斯便是基督教徒中的台木史巨納了。愛壁鳩魯在自己小小的庭園裏，從來沒有聽見過法非愚斯那樣的辯才的。」

費利娜和杜洛娣的眼睛對着泰綺思彷彿要把她吞下去一般地看着。泰綺思金黃的髮上結着淺色紫羅蘭的花輪。看着每一朵花的柔弱的顏色，便要使人想到她眸子的色彩。原來那花朵正像她的暗暗的眼睛，那眼睛正像那閃着薄薄的光芒的花朵。在她身上，一切是活的，一切都有靈魂，一切都調和：這是天賦予這個女人的美貌。她的萎色繡着銀花的披衫，在那長長的褶襞間：盪漾着一種近乎陰鬱的妍美。她既不戴手鐲，也不用頸飾，她的裝飾的一切光彩就在她的赤裸着的臂膊上。她的兩個女友不由已只讚嘆着她的衣冠，對她，甚至隨便什麼話都說不出了。

「你多麼的美呀！」費利娜對她說。「你剛到亞歷山大城的時候，還沒有這樣的美麗。然而我的母親，記得那時候看見你的，已說很少的女人能和你匹敵的了。」

「你領來給我們看的這個新情人究竟是什麼人呢？」杜洛娣問道：「他有點粗糙野蠻的神氣，如果有牧象的牧人，那末一定就是這種人了。泰綺思，你在什麼地方找得

這樣一個野蠻的朋友；他不是一個住在地下的，塗滿着地獄的黑烟的，穴居野處的一類人嗎？」

但是費利娜便將一個手指按在杜洛娜的嘴上了，說道：

「不要說話，愛情的神祕是應該常常守着祕密的，是不准人知道的。自然我寧可與愛得那的火口相接吻，不願和這個男人親嘴的。但是我們溫柔的泰綺思，既是美麗尊貴到像女神般的，她便應像女神一樣，容受一切的祈願，不是像我們這樣，只接受那可愛的男子們的請願的。」

「你們倆都請留神！」泰綺思回答說：「他是個博士，又是個魔術師。他不僅能知道人家的低語，并且能知道人家的思想的。當你們睡覺的時候，他要來挖出你們的心，換了一塊海棉進去，到了下一天，喝了點水，你們就要脹死了！」

泰綺思看見她們倆顏色變了，她便背向着她們，去坐在法非愚斯身邊的長椅子上。傲岸而又親切的郭太的口聲突然控制了賓客的密語：

「朋友們，大家就座吧！奴隸們，來篩蜜酒！」

接着主人將酒杯呈起，說道：

「最先我們要為尊貴的皇帝君士旦丁，為我帝國的守護神明喝一杯酒。祖國應該在

一切之上，並且在神明之上的，因為一切是包括在祖國之內的。」

一切的賓客們都舉起滿滿的酒杯來喝。只有法非愚斯一點也不喝，這是因為君士且丁壓迫尼山的信仰，並且因為基督徒的祖國不是在這世界上的緣故。

杜梨紅喝了一口酒，喃喃地說道：

「什麼叫祖國？一條河流在流動，那河岸是變遷的，那波浪是刻刻變換的。」

「杜梨紅，」海軍司令官回答說：「我知道你對於公德是一點也不尊重的，你以為所謂賢人也者應該超出一切世俗而生活的。我恰恰和你相反，我以為正直的人除了對於祖國盡了偉大的義務以外，對於旁的一切，不應有同樣大的欲望了。祖國真是一件可愛的東西！」

山拉比史的大司教海莫徒說話了：

「杜梨紅剛才詢問：『什麼叫祖國？』我要回答他說：『形成祖國的就是神明的祭臺，祖先的墳墓。人民以記憶與希望的相共通而稱為同胞。』」

年青的亞里史督比爾岔斷了大司教的說話道：

「今天我看見一匹漂亮的馬。這是戴蒙風的，馬頭細長，下巴小，四脚很胖。正像一匹雄雞，馬頸很長而有點傲然。」

但是錢勒絲搖搖頭說：

「那匹馬並不像你所說那般的漂亮。馬蹄很薄，腳蹠着地，那畜生不久就要跛的。」

他們倆繼續着他們的辯論時，杜洛娣突然尖銳地叫道：

「哈！我幾乎吞了一根比小刀子還要尖的魚骨下去，幸而將要吞下的時候，掣了出來。神明愛我呵！」

「我的杜洛娣，你不是說神明愛你嗎？」倪西亞微笑着詢問：「照你這樣說，那末，神明也分擔人類的疾苦的了。假設所謂愛者，就是使那沉溺於愛的人經驗着一種苦痛的東西，那末萬物即因為愛而自己暴露自己的弱點的。如此說來，爲了杜洛娣而神明感到了愛，正是神明並非完美的一大證據了。」

聽了這句話，杜洛娣大大地發怒道：

「倪西亞，你所說的是獸話，全沒有一點意思。人家說的一點都不懂，回答人家的說話一點沒有意思，這便是你的特性。」

倪西亞還是微笑說道：

「講吧，講吧，我的杜洛娣。不論你說什麼都好，總之你每開一次口，便應該感激

你一次的 你的牙齒是多麼的漂亮呀！」

這時，有一個儼然的老頭兒，衣服穿得很隨便，脚步很慢，仰着頭，走進廳裏來。他靜靜地向賓客們看了一眼，郭太用手招他過來坐在他的長椅子裏，說道：

「阿克利德，歡迎你來！這一個月你寫過新的哲學書嗎？如果我計算得不錯，那末，這本新書，是你高妙的手運用着尼羅河的蘆葦所寫出的第九十二冊了。」

阿克利德摸着銀白的鬚鬚答道：

「夜鶯是爲唱歌而活着的，我是爲讚美不朽的神明而生存於世的。」

杜梨紅：

「我們來向斯多噶學派最後的學者阿克利德誠重地致敬。嚴重而潔白的他，站在我們中間，彷彿是古人的形像！他在人羣之間還是孤獨的，他說着人家不要聽的說話。」

阿克利德：

「杜梨紅，你錯了。道德的哲學在這世上並沒有死滅。我有許多弟子在亞歷山大，在羅馬，在君士坦丁。就是在奴隸中間，皇帝的外甥中間也有我的許多弟子。他們統治着自己，他們活於自由，他們知道在萬物解脫之中嘗味到無窮的幸福。其間有許多人，在他們的自身中把愛比克丹德和麥爾克羅來爾等哲學者復活了。如果在這世上，道德

真正永久地消滅了，對於我的幸福也沒有什麼關係的。爲什麼呢？因爲道德的繼長和消滅與我本來沒有什麼關係的呵。杜梨紅，我對你說，只是癡子將他們幸福放在他們的能力之外的。神明所不希望的，我也一點不希望。我希望的一切都是神明所希望的，所以我和神明是相似的了，我也得到了神明的確實的滿足。如果道德消失了，我也同意於消失，而且這個同意使我充滿了喜悅，充滿了像我的理性、我的勇氣的最大努力是一般的喜悅。無論什麼事情，我的智慧都是抄襲神明的智慧的，這抄襲的本子比原本還要珍貴呢；因爲抄本需要更多的注意，更大的努力的緣故呵。」

倪西亞：

「我聽見了。你是說和那神之攝理相和合的。安克利德，但是如果道德只存在於努力之中，只存在於徐諾的弟子們擬與神明相似而致力的緊張之中，那末，那隻想膨脹到牛一樣大的青蛙不是完成了斯多噶學派的傑作了嗎？」

安克利德：

「倪西亞，你嘲笑人，照你平常一樣，你取笑人的本領真不小。但是如果你所說的牛，真地是一個神明，像亞比（祭牛之神）一樣，像在我這兒所看見的有大司祭祭祀的地下的神牛一樣，如果那匹青蛙得到可貴的神明的感興，而欲與神牛一樣的巨大，這隻

青蛙的德義不是比那頭牛更加高了嗎？你對於那樣勇敢的小動物能不讚美嗎？」

這時有四個僕人拿一匹豬到檯上來了。豬身上還有許多的豬毛。幾頭蒸熟的粉製豬仔，盤踞在豬身的四周，彷彿要吃奶一般，這是指明這匹豬是一匹母豬。

謝諾且米向着法非愚斯那方面說道：

「朋友們，此地有位賓客，他自己到我們這班人中間來的。這便是有名的法非愚斯。他是我們的不速之客。他在荒野裏經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生活的。」

郭太：

「謝諾米史，你說得極好。他既未經邀請而自己來的，那末第一個坐位要讓他坐的了。」

謝諾米史：

「好主人，所以我們應該用一種特別的友情來招待他，我們應該找出他所頂快樂的事情來。像他這樣一個對於燒肉上的氣水感覺，比了對於美妙的思想的芬芳的感覺，一定遲鈍得多。所以我們和他講話起來，要講到他所宣傳的教義，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教義，一定可以使他歡喜的。我對於她這種教義倒很有趣味，因為這種教義裏包含的比喻真是多種多樣，豐富得很，所以我倒可以容受這種教義的。如果我們可以從文字裏推

測那精神來。那末基督教義可說是充滿真理的，而且我以為基督教的聖經極富於聖的啓示。但是，法非愚斯，我不承認猶太的聖經有同樣的價值。猶太的聖經並不如世間所傳說那般受着神明的精神而作成的，却是靠惡魔寫成的。記述猶太聖經的耶和華原來是惡魔之一，他創造劣等的空氣，他是我們大部分的不幸的根源。他的無知與殘酷，是在一切惡魔之上。環繞在智慧樹四周的，那條天青色生着金翼的蛇，倒是用光明和愛情來捏成的。因此，光明與黑暗的兩大勢力間的爭鬥免不去的了。這兩者間的爭鬥自從世界的第一日，就開始了。上帝剛才去休息，亞當與夏娃，第一個男人和第一個女人，幸福地裸着體，優遊於埃田園中的時候，耶和華就要使他們倆不幸，計劃如何去支配他們以及支配夏娃的十分成熟的肚內的子孫。因為耶和華既沒有什麼圓規，又沒有什麼七絃琴，他既不知道那指揮一切的智慧，也不知道那使世所信服的藝術，他便用着恐怖的幽靈，任意的威嚇，和雷霆的淒聲來驚惶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亞當與夏娃覺得耶和華的影子落在他們身上了，兩人便擁抱得緊緊地，在恐慌之中，他們愛情倒增加了一層。其時，那尾蛇很可憐他們，決計想教導他們，要使他們得到了智慧，免得再被誑言所欺騙，這尾蛇的企圖實在需要非常的機智。第一對男女的軟弱幾乎使蛇的企圖失望了。這尾親切的惡魔然而仍要試一試它的企圖。不使那個自以為一切都看見，實際眼光一點也不銳的耶

—— 草 紙 ——

和華知道。那匹蛇便走近到兩個生物的身邊，用它的身體的光彩，翹翼的輝耀來魅惑他們倆的眼睛。它又將它的身體作成圓形橢圓形，螺旋形等等正確的形體來喚起他們倆的興趣。那種形體的可贊美的性質，其後均為希臘人所認識。亞當比夏娃更熱心地瞧着那種形體。但是當那條蛇講起話來，教導那最高的形而上的真理時，它看出亞當是由紅泥捏成的，天資遲鈍，難於了解奧妙的知識，至於夏娃，恰和亞當相反，更溫柔，更加感覺敏銳，很容易懂得那知識的微妙。那條蛇於是當夏娃一人的時候，丈夫不在的時候，和她去講話，將那最初的……」

杜梨紅：

「謝諾旦米，我要請你在此地停一停說話。你對我們所說的神話中間，我第一看出了泊拉史和巨人相爭鬥的一段話。耶和華最像地獄之神梯芬，雅典人所畫的泊拉史，身邊是一條蛇的。但是照你所講的，我却很疑心你所說的蛇的智慧或善意了。如果蛇真地智慧的，怎麼它會把智慧去放在那女人的小頭腦裏呢？女人的腦子原來容受不下智慧的呵。我想它還是和耶和華一樣，是無智而虛偽的，因為它想亞當是更多思慮，更多智慧的，夏娃是容易受惑，所以它選擇夏娃了。」

謝諾旦米：

「杜梨紅，你要知道我們的達到最高最純粹的真理，不是靠思慮和智慧，卻是完全靠感情的。大抵，女人是比較缺少思慮，但他們比男人感覺敏銳得多，所以對於神聖的智慧，她們更加容易接受。女牲中間所以頗有富於預言的才能的。世間表現亞伯羅，西達，來特以及奈若來史的耶穌，有時將他們穿上女人的衣衫，輕飄飄的長袍，所以也並非沒有理由的了。杜梨紅，不論你怎樣說，那條蛇爲了他光明的創作，不取粗魯的亞當，而取了那比星還亮，比乳汁還白的夏娃，畢竟是智慧呵。夏娃溫柔地聽從了那尾蛇，跟着到那智慧樹邊。那株樹的樹枝是一直聳到天上的。上帝的心像露水一般灌注這株樹。那茂盛的樹葉是會講着未來的人類的一切語言，那蕭蕭的聲音聯合起來形成一部完美的音樂。豐美的果子能把那關於金屬，礦物，植物以及物理和道德的知識，給予精通神祕的人的。但是這種果子又像火焰一般燃燒着的，怕死怕痛苦的人便再也不敢將他們的嘴唇去接近了。却說夏娃忠心地聽從了蛇的教訓，她超越了無爲的恐懼，頗想嘗味一下能給人以上帝智慧的果子了。對於愛人的亞當，她不願他比她愚魯，便拉着他的手，領到那神奇的樹下。她採下了一個火熱的蘋果來，咬了一口之後，便交給她的伴侶。不幸，耶和華恰在園中散步，使他們大爲驚駭。他看見了他倆具有智慧了，便非常發怒。耶和華所最可恐怖的便是恐怕他倆妬忌他。他聚精會神地在下界的空氣裏弄出雷鳴般的騷

亂來。那可憐柔弱的一對男女不禁爲之驚倒。那個蘋果就從男人的手裏落了下來。那個女人抱着可憐的丈夫的頭顱，說道：「我情願愚魯，我要和你在一處受苦。」勝利了的耶和華便把亞當和夏娃以及他倆的子孫都抑制在驚惶與恐怖之中了。耶和華役雷使電的法術打败了蛇的，音樂家的，幾何學家的智慧。他把不義，愚魯和殘虐教給了人類，使罪惡支配了大地。他盡力追放該隱和該隱的子孫，因爲他們是長於生產的；他消滅了飛利史登的民族，因爲他們能創作窪兒番（古代大音樂家）那樣的詩歌，能寫述伊索那樣的寓言。他是智慧與美的大敵。人類幾世紀地在血淚之中消償那尾生有翹翼的蛇的失敗。幸而在希臘人中，來了幾個智慧的人，像比泰哥兒，像柏拉圖，他們依天才的能力，重新找到了耶和華的仇敵想教給那第一個女人而終於失敗了的形象與意想。在這種哲人中間是具有蛇的精靈，所以雅典人，誠如杜黎紅所說，都崇拜蛇的。到了現在，有三個聖靈套着人類的形狀而顯現出來了。那就是加利里的耶穌，排其利意特和范朗丁三個人。那棵智慧樹，根株縱橫於地下，樹梢則直聳於天際，生着最光亮的果實。耶穌等三人都得到了採摘這種神異的許可的。這是我要替基督教辯護才說的。因爲人家常把猶太的罪過都推在基督教身上，實在是太過分了。」

杜黎紅：

「謝諾旦米，如果我沒有聽錯你的說話，你說的是那三個可讚美的人，耶穌，排其利意特和范朗丁，都發見了比泰哥兒，柏拉圖以及一切希臘的哲學者，甚至那個教人類從徒然的恐怖裏解放的聖者愛壁鳩魯等所莫解的祕密。那倒我們不得不請問你一句，那種哲人冥想不出的，這三個人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得到的呢？」

謝諾旦米：

「杜黎紅，你要我重複說一遍嗎？我對你說過了，科學和冥想不過是智識的初步，只有入神的心境才能領導到永久的真理裏去。」

海莫徒：

「謝諾旦米，那是真的，靈魂靠入神來養育。猶之乎鳴蟬是靠露水來養活的。我們可以還說得完善一點，只有心靈才有力量達到八面玲瓏的境地。因為人是從三重東西組合成功的：第一是物質的身體，其次是同為物質的而較為高尚的心靈，其次是一個不朽的靈。這個「靈」，有如走出了忽然歸於靜默寂寥的宮殿一般，走出了自己的身體，接着，它飛越過自己的魂的庭園，而回到神明的地方去。這時它嘗味到一種預期的死亡的妙味，不是，不如說它嘗味到未來的生命的歡樂，因為死，原來就是生呵。到了分得了神明的純潔的境地，便得到了無限的喜悅，同時也得到了絕對的學理。靈便歸於一。一卽

全。靈是成爲完全的了。」

參 倪西亞：

「你說得真好。但是，實際講，海莫徒，我在全有全無之間，却看不出有什麼大不相同。就是全有全無這幾個字，在我看來，彷彿也沒有什麼分別。無限與虛無完全相似的：兩者均非人所能了解。我的意見，以爲所謂「完成」這件「東西」實在價值太貴了；我們爲要得到「完成」，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全生涯做代價。我們爲要保持「完成」，我們便不得不停止我們的生存。這個就是所謂人類的不幸了。自從哲學者思想完成那上帝以來，實際上上帝自己也沒有免去這個不幸。此外，如果我們不知道究竟什麼叫非實在，結果，達到所謂實在也者，我們也要莫明其妙了。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有人說互相了解這件事，在人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思想恰恰相反，不論我們的辯論如何騷騷然，我以爲最後要互相一致是不可能的，最後總是並排着埋葬在我們所積起來的矛盾的堆積下面，有如窪殺山葬在不利翁山下一樣的。」（按，巨人們反抗汝辟丹之時，爲要登到天上去，會將不利翁堆積在窪殺山上云。）

郭太：

「我很歡喜哲學，在空閒的時候，我也研究哲學，但是只有西賽龍書裏的才懂得明

白。奴隸們，來倒甜酒！」

加里克拉德：

「這真是一樁奇怪的事情！當我斷食之時，我一想到悲劇詩人們列席於希臘統治者的宴會的時代，就有清水流到我的嘴裏來了。但是我一嘗到你這個寬宏大量的主人給我們喝的美酒時，我只幻想着世間的爭戰，英雄的血鬪了。活在沒有光榮的時代，真要我臉紅起來。我是主張自由的。我想像着我和最後的羅馬人在非列白的戰場上流我的血。」

郭太：

「共和制衰頹之頃，我的祖先爲了自由，伴着白魯多一齊死了。但是我們可以疑心所謂羅馬人民的自由也者，實際不就是自治的能力嗎？我不否認，自由是國民第一樣的幸福。但是我年紀活得愈大，我却愈相信只有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四十年來我從事國家最高的職務，我的長期的經驗教訓我當政權衰落的時候，人民便壓迫。所以像那大多數的修辭學家盡力要使政府衰弱的人，實在是犯了最可惡的罪孽。如果個人的意志，有時亂用起來了，全民的協力便可起來制止，不准亂用。當古羅馬和平的威光滿佈世界之前，人民的幸福不只是在聰明的專制君主下面才得到的嗎？」

海莫徒：

「主人，在我，我覺得政府的良好制度是沒有的，并且我們無從發見什麼良好的制度，像聰明的希臘人，他們想出那許多幸福的制度來，但是要找出一個政府的良好制度，却終於找不到。所以關於政府制度這一點，在我們，此後一切的希望是禁止的了。有人已認出世界快要沈淪於愚魯與野蠻中間的先兆來了。我們是運命地要達到文明之可怕的臨終了。從智力，科學，道德，聽得到的一切滿足，到現在只剩給我們一種殘酷的歡樂了，就是眼看着我去死亡了。」

郭太：

「百姓的飢餓，蠻子的暴動確然是可怕的災禍。但是有了好的兵艦，好的軍隊，好的財政……。」

海莫徒：

「自負有什麼用呢？行將滅亡的帝國很容易地成爲野蠻人的俘虜品呢。希臘的天才和拉丁的堅忍所建設的都市不久就將爲酒醉的野蠻人所侵略呢。哲學和藝術將在世上滅絕了。神明的形像，不論在教堂裏，在靈魂裏將一齊傾倒。那是靈的黑夜，世界的死亡。請問我們如何能相信索爾孟人會研究理智的工作，日耳曼人會探討哲理和音樂，加特

人和麥爾公孟人會崇拜不朽的神靈？不會的！一切將沈淪於地獄。這個會爲世界的搖籃的埃及也將化爲一大墳墓。死神山拉比將受人類最高的崇拜。我或許要做最後的神靈的最後的司祭呢。」

這時，有一個面孔很奇怪的人揭起了門口的錦幕，走到衆賓客前面來了。這是一個矮小個體的男子，頭禿而尖。他照亞洲的風氣，穿着一件天青色的上衣，腿上的像野蠻人一般穿着金星紅色褲。一看見他，法非愚斯就認識是麥爾居，亞里亞尼教徒，僧正恐怕天上落下雷來，忙將兩手捧在他頭上，面色恐怖到發青。在這一班惡魔的宴會裏，異教徒的癡神的言語，哲學者的可怕的謬誤，均不足使他驚恐，獨有這個邪教徒一出現頓使他失了勇氣了。他想逃走。但是他的眼光遇見了泰綺思的眼光，他突然間感到鎮靜了。他已了解那預定的選民泰綺思的靈魂；他懂得這個將成爲聖女的泰綺思已經保護他的了。他捏着泰綺思掛落在椅子邊的衣衫的衣角；心中祈禱着救世主耶穌。

一陣恭維的聲音歡迎着這個被稱爲基督教中柏拉圖的來賓。海莫徒第一個和他講話：

「最有名的麥爾居，我們看見着你都很快活，而且你來得正好。我們對於基督教義

只知道公開所講的一點兒。像你這樣一個哲學家所思想的一定和俗人所想的不同。關你所宣揚的宗教的主要神祕，我們都等着你的意見呢。我們親愛的謝諾且米，你是知道的，他最熱心研究宗教，關於猶太的聖經，剛才他詢問過有名的法非愚斯。但是法非愚斯一句回答也沒有，這是不應爲之驚奇的，因爲我們這個貴客是謹守靜默的，上帝在沙漠裏已將他的舌頭封固了。但是麥爾居，你是在基督教會裏，以至聖君士旦丁皇帝的評議會裏，常常發揮你的雄辯的，如果你肯，你定能把那基督教神話中的哲學的真理啓發給我們聽，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的。基督教真理的第一樁，不就是只有一個上帝的存在這件事嗎？對於這一件事，在我，我是很相信的。」

麥爾居：

「是的，可敬的弟兄們，我信仰唯一的上帝，不再多的，只有一個，永久的，萬物的本源。」

倪西亞：

「麥爾居，我們知道你的上帝是創造宇宙的。這個在上帝的生涯裏，定是一大危機。他決定要創造宇宙之前，永久已存在的了。但是照我想來，他爲了要公正，他的境遇是最最爲難的了。他爲了要「完全」，便不得不成爲不動的，但是如果他自己要證明他

是存在的，他便不得不動。你便要確實地對我說：他自己決定要行動，雖則這一點，在完全的上帝的方面看起來，是一樁不可恕的魯莽，我却情願相信你所說的，但是，麥爾居，請你對我們說，上帝究竟如何創造宇宙？」

麥爾居：

「不是基督教徒，像海莫徒，謝諾且米等人，而有了基督教智識的要點，便知道上帝創造宇宙，並非直接的，不是無媒介物的。他養了一個唯一的兒子，靠了這唯一的兒子萬物才被創造。」

海莫徒：

「你說的是真的，麥爾居，這個兒子或名爲海爾美，或名爲米德極，或名爲亞獨尼史，或名爲亞波羅，或名爲耶穌，一樣地受人崇拜。」

麥爾居：

「如果在耶穌和基督和救世主這幾個名字之外，再給他另外一個名字，那是我完全不是基督教徒了。他是上帝的真正的兒子。但他不是永久的，因爲他既然有了個起始的；至於以爲他在產生之前已經存在的話，這是一種妄想，只好讓尼山的牝驢去說，只好讓那好久支配着亞歷山大教堂的可咒的名字叫亞達那史的，那種頑迷的驢子去說的。」

按尼山係小亞細亞太古的都市。亞達那史是與邪教辯論而得勝利的人。

聽了這幾句話，法非愚斯面色發青，額上滿是苦痛的汗水，他用手指劃了個十字架，仍舊謹守着他高貴的靜默。

麥爾居繼續說道：

「尼山的愚魯的三位一體的信條，不用說是污辱唯一的上帝的威嚴的。因為這是想把上帝自己的分枝——創造萬物的基督——來分割上帝的不可分的特性了。倪西亞，請你不要嘲笑基督教的真神；你要知道上帝如田野裏的百合沒有勞動過。勞動的並不是上帝，是他唯一的兒子，這就是耶穌，他創造了世界，後來他就來贖回他的工作。因為創造是不能完全的，「惡」是必要地混在「善」的中間。」

倪西亞：

「什麼叫善？什麼叫惡？」

一會兒大家靜默了，靜默中，海莫徒的臂膊伸到檯子上，拿出一匹驢子來，是郭林史市上的金屬製品，小小的，駝着兩個籃子，一個籃子裏是白橄欖的實，另一籃是黑橄欖，他說：「我們看見這種橄欖的顏色的對照，覺得很好看。這一種是亮色，那一種是暗色，我們覺得很滿足。但是如果橄欖有了思想和智識，白色的便要說了：白色的橄欖

是善的，黑色的橄欖是惡的，黑色的橄欖自亦厭惡白色的橄欖，我們判斷起來便能懂得多，因為我們是站立在它們的上面，有如上帝站在我們的上面，我們人類只能看見事物的一部分：惡是惡的。在上帝，他是知道一切的，惡便是善了。自然，醜總是醜的，不是美。但是如果一切都是美，一切就要不美了。所以這正如那第一個柏拉圖更偉大的柏拉圖第二所證明的一般，在這世上有惡的存在是好的。」

安克利德：

「更加道德地說起來，惡終究是惡的。不過這不是說那種不去破壞那「不滅的調和」的人。在那種歹人，他們能不被破壞那不滅的調和而竟破壞了，惡終究是惡的。」

郭太：

「解釋得真好！」

安克利德：

「世界原不過是優等的詩人的悲劇呵。創作這齣悲劇的神明，他指定我們，每一個人都去做一個脚色。他要你去做乞丐或王侯，或跛子，你就去做他指定要你去做的脚色，要做做得好好的。」

倪西亞：

「當然的，做那悲劇裏的跛子，要跛得像海反史督才好。瘋狂的人要狂得像亞其耶克，亂倫的女人便應重演反特爾的罪惡。叛逆的人叛逆起來。狡猾的人狡詐起來，殺人的殺人。那末當那悲劇表現了的時候，一切的角色，國王，正直的人，專制的獨夫，暴虐的帝王，虔敬的尼姑，不貞的妻子，大羣的市民，卑劣的暗殺者等，一切的角色都能受到那詩人的同樣的讚賞了。」

安克利德：

「你把我的思想改了面目了，倪西亞，有如將一個年輕美女變為郭爾公了。（按郭爾公是奸詐殘忍的人的意味。）我很可惜你不懂得神明的本性，正義，永遠的法則。」

謝諾旦米：

「諸位朋友，我是相信善惡的實在的。但我又深信人類不論那一種行為，甚至猶大的接吻，無不含有救世的萌芽。惡是扶助人類終極的解救的。所以，惡是扶助人類終極的解救的。所以，惡是走在善的前面，惡是分得那賦予善的功績的。基督教的神話說得很好，說那個生着紅毛的猶大為要賣去他的老師，給他老師一個恩愛的接吻，他以為這樣一種行為可以實現人類的解救了。所以，照我的意思，沒有一件事更無道理，更是徒勞的，比了那保祿的幾個弟子的憎惡猶大了，他們因為憎惡便去追逐這耶穌的最不幸的

使徒，全不想猶大的接吻，是耶穌自己豫言的，依照基督教義，爲了超度人類，這是必要的，如果猶大不受三十個西克爾的賄賂，神明的叡智便將打消，神明的攝理便將錯誤，神明的企圖便將失敗，世界便將歸於惡，歸於無知，歸於死滅了。」

麥爾居：

「神明的叡智預知猶大雖可以不和老師接吻的，却仍要和老師接吻。這樣子，神明的叡智把猶大的罪惡當作救世的最壯麗的建築物中的一塊石子一般應用了。」

謝諾且米：

「麥爾居，剛才我和你說過的，像煞我是相信人類的超度是靠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而完成的，這是因爲我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如此的，并且因爲我要把那相信猶大的永久處罰的人的缺點，更加捉住得更好一點，我把我深浸到基督教的思想裏了的緣故。但是講到實在，耶穌在我眼中，只是排西里特和范郎丁的先驅罷了。至於救世的神祕，好朋友們，你們或許沒有多大興味來聽，我却要對你們說，救世的神祕如何在地上完成的。」

—— 泰 絲 恩 姑 娘 ——

賓客們都表示贊成。這時像那攜帶着祭祀農業女神用的籃子的雅典處女們，有十二個姑娘，頭上頂着放滿柘榴和蘋果的籃子，走進大廳裏來了，他們脚步走得很輕，跟着

那廳外的笛聲的節拍。她們將籃子放在檯上，笛聲停了，謝諾且米便又講下面那樣的說話了：

「當安諾耶（按意即上帝的思想也）創造了宇宙之時，它便將地上的統治權委任給天使們。但是天使們一點沒有做管理者所必需的威嚴。看見人間的女兒們是美麗的，到了晚上，在瀝水場畔，他們就去襲擊他們，便和他們去結婚了。從這種結婚裏，產生出一種猶猛的民族，這種民族便在地上佈滿了不義與殘酷，道路上的塵埃喝着無辜者的鮮血。看見了這種情形，安諾耶不禁無限地愛傷起來：

「這是我所做成的嗎？」她望着世界嘆息了。「爲了我的過失，我的孩子們便沉淪於苦的生活裏。他們的苦痛是我的罪孽。我總要贖回這種罪孽來。只靠着我的，除了我不會思想的上帝要把他們恢復到最初的純潔也不能的了。做的已做了。那創造是永久失敗的了。至少，我是不拋棄我的創造物的。如果我不能使創造物和我一樣的幸福，我能使我自己和創造物一樣的不幸。我既經犯了過失給他們以自辱的軀體，我將也有一個同他們一樣的軀體，我將和他們一處去生活。」

「這樣說了之後，安諾耶便降下地來，投入於一個堂達里特民族的胎裏。從那胎裏產出了一個柔弱的小女子，命名爲海崙。同平常女子一樣地生活，她不久長成得很美麗

優雅，正如她從前所決心的一般，要在無常的人體中間經驗着最污的污穢，她便長成爲最美麗的最動人的女人。成爲放逸暴亂的男子們的柔弱的俘虜，她在誘惑和姦淫中生活，一切的姦通，一切的暴亂，一切的污行，統統都犯了，又依她的美貌惹起了人類的滅亡，以求上帝寬恕宇宙的罪惡。神的思想，安諾那從沒有受人如此崇讚的，像她和英雄們牧羊們行淫的時候的。當詩人們把這個如此平和的，高貴的，宿命的女人來歌頌的時候，當他們向她禮讚着「海一樣平靜的明朗的靈魂呀！」的時候，他們便了解她的神性了。」

「安諾耶是如此這般地因爲憫憐而墮入於罪惡與苦痛裏了。她死了。埋葬在拉山台蒙。她嘗味了她所播種的苦果子之後，享盡快樂之後，她是應該死的了。但是，從海崙的分解的肉體裏逃出來的安諾耶，又化身爲另一個女形，又重行搬演一切的暴亂。這樣子，從這一個身體，到另一個身體，在我們人類之間送着不幸的歲月，她在自己身上擔負了世界的罪惡，她的犧牲並不是徒勞的。靠了肉的羈絆和我們相連結了，同我們相愛，相泣，她將償清她的和我們的宿孽。她將我們掛在她的雪白的胸前，帶到重行得到的天國的平和裏，使我們感激快活。」

海莫徒：

「這段神話，我也知道的。我記得人家講過，在皇帝底培勒時代，神聖的海崙變了形，住在魔術師西門的旁邊。但我總以為她的墮落不是出自本心的，是天使們硬把他拖入於他們的墮落中間去的。」

謝諾旦米：

「海莫徒，那是事實，誤解神祕的人以為憂傷的安諾耶對於她自己的墮落並不同意的。但是如果照這種人主張，那末安諾耶便不成為贖罪的寡女，不成為裹滿一切污點的犧牲品，不成為浸在我們恥辱的酒裏的麵包，不成為美好的貢獻品，不成為積功積德的殉身者，不成為氣水一直升到上帝前面的燔牲了。如果這一切都不是她自願做的，她的罪孽裏便一點德性也沒有了。」

加利克來德：

「謝諾旦米，復活於今日這個海崙，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怎樣一種美貌，要我告訴你聽嗎？」

謝諾旦米：

「要探出這樣一個祕密來，是要十分智慧的呢。加利克來德，但是可惜這種智慧，像那生活於形相粗俗的社會裏的小孩子一般，把聲音呀虛空的幻象來娛樂的詩人是沒有

的。」

加利克來德：

「無信仰的謝諾旦米，你不怕褻瀆神明嗎？詩人是爲神明所愛好的。最初的法則就是不朽的神明自己用詩來寫的。神明的教訓也是詩篇。神明所悅耳的贊美歌具有美好的音節。誰不知道詩人是神聖的，誰不知道詩人是洞燭一切的？我既是一個詩人，戴着亞波羅的月桂，我自然能把安諾耶最近的投胎告訴你們大家的。永生的海崙，就在你們身邊。她望着我們看，我們也望着她；你們看呵，那個臂膊靠在椅中墊子上的女人，那樣的美麗、簡直夢一般的，她那對眼睛含着眼淚，那嘴唇燃燒着接吻。就是她呵！美麗到像伯利亞姆時代一樣，像黃金時代的亞洲一樣的，安諾耶的名字現在是叫泰綺思了。」

（按伯利亞姆係德洛亞最後之王。）

飛利那：

「什麼，加利克來德？那末我們可愛的泰綺思，是認識那穿着美麗的半靴、在衣里翁城前作戰的巴里史，美來那史，亞顯汪的子孫的了！泰綺思，德洛亞的馬是巨大的嗎？」（按衣里翁乃德洛亞之古名稱。巴里史乃伯利亞姆之子，與海崙通，從他的丈夫美來那史身邊奪了她去。美來那史怒而攻德洛亞。）

亞利史督皮勒：

「那一個人講到馬呵？」

出來亞史叫道：「我喝酒喝得像德拉史人一般的了。」（德拉史係希臘之地名，其地之人即稱爲德拉史人。）

他滾到檯子底下去了。

加利克拉德舉起他的酒杯來說道：

「我來喝一杯酒，祝賀海利郭山上的詩人們！他們給我一種記憶，那宿命的黑夜的羽翼決不會弄模糊的記憶。」

老郭太已睡去了，那禿頂的頭在他的廣闊的肩上緩緩地搖動。

杜梨紅在哲學派式的大衣裏動起來了。他搖搖擺擺地走近泰綺思的椅子邊去，說道：

「泰綺思，我愛你呀，雖則我是不應戀愛女人的。」

泰綺思：

「爲什麼先前你不愛我呢？」

杜梨紅：

「因爲先前正是我絕食的時候。」

泰綺思：

「朋友呵，但我所喝的只是清水，我不愛你。」

杜梨紅不要再多聽她俏皮的話了，他看見杜洛娣對他丟着眼色，將他從泰綺思身邊扯開，他就到杜羅娣身旁去了。那個謝諾旦米就去坐在杜梨紅剛才離開的位子上，向泰綺思的嘴唇上親一個嘴。

泰綺思：

「我想你比較有道德一點。」

謝諾旦米：

「我是完全的。凡是完全的人不受任何法則所束縛的。」

泰綺思：

「你竟不怕倒在女人臂懷裏污穢你的靈魂嗎？」

謝諾旦米：

「可以使靈魂全不關心，讓肉體照着慾望做去的。」

泰綺思：

「走開吧。我是要人家對我肉體與靈魂一齊愛好的。這一切哲學家都是雄山羊。」洋燈一盞盞地熄滅了。早上魚肚色的光亮從大廳上錦幕的縫裏鑽進來，射到賓客們的蒼白的臉上發腫的眼上。緊握着拳頭，胡亂地睡在山來亞旁邊的亞里史督皮勒，夢裏派遣他的馬夫們去搬石臼。謝諾且米將那疲乏的費利娜緊抱在懷中。杜梨紅將葡萄酒灌在杜洛姆的露出着的喉頭上，她笑了起來，那葡萄酒便如紅寶石一樣流到那振動着的雪白的胸膛上。這個哲學家使用他的嘴唇追來追去喝那流在滑嫩的皮膚上的酒。安克利德站了起來，將他的臂膊去放在倪西亞的肩上，把倪西亞拉到大廳的底邊去。

「朋友，」他微笑着對倪西亞說：「如果你還在思想，你思想到的是什麼呢？」

「我想女人的愛情正像亞獨尼史的花園。」（按亞獨尼史，希臘美少年也，被野豬咬死的。維那絲哀之，將其變為一種花。）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安克利德，婦女們每年爲了維那絲的愛人，在她們的土臺上建造小花園，把花枝來種在泥盆裏，你不知道嗎？這種花枝綠了不多時就褪色了。」

「朋友，這種戀愛，這種花園，何必要我們來用心呢！執迷着要過去的事情，那真是馱子。」

「如果「美」只是個影子，「欲望」只是一閃的光。那末「欲望」那「美」，有什麼愚魯呢？恰恰相反，一定要死滅的生者去追逐無常的色味，一閃的亮光去吞滅滑走的陰影，不是反而更加有點道理嗎？」

「倪西亞，我看你真像個玩骰子的小孩子。請你相信我的說話：要自由地生活，活於自由，人才是個人。」

「阿克利德，人有肉體的時候，請問如何能夠自由？」

「你立刻就可見了。立刻你要說：阿克利德是自由的。」

那個老頭兒阿克利德靠在雲斑石的柱子上講話，臉上映着朝陽。海莫徒和麥居爾走了過來，站在倪西亞的旁邊，阿克利德的前面，四個人不管醉漢的歡呼聲，講着宗教上的問題。阿克利德用着極多的智慧來發表他的思想，甚至麥居爾對他說：「你才有資格來認識真正的神明。」

阿克利德答道：

「真正的神明是住在賢人的心中的。」

接着他們談論到死的問題上去了。阿克利德說道：

「我希望當我正在矯正我自己的時候，專心盡我一切的責任的時候，死神來找到我

。在死神面前，我將向天伸起我純潔的兩手，我將對神明說：「神明呀，你們放在我靈魂的廟堂裏的你們的形像，一點也沒有被我污穢，並且我在你們形像上懸掛着我的思想，有如懸掛着花束，額帶和花冠一樣。我是跟從着你們神明的思慮而生活着的。我已活得夠了。」

講着這樣說話的時候，他將兩臂伸向天空，他的臉上輝耀着光亮。

他靜想了一回兒。接着他非常快活地又說起話來了：

「阿克利德，生命離開吧，有如成熟橄欖，感謝着擁抱它的樹木，祝福着養育它的大地而落下來了！」

說完這幾句話，便從衣衫的褶襞裏拔出一把短刀來，他就猛向自己胸口刺了進去。

當時聽他講話的三個人連忙一齊都拉住他的臂膊，可是那刀尖已穿過了心臟；阿克利德是永久休息了。這時婦女們銳利地叫着，睡夢中的賓客因為驚破了他們的好夢而怒鳴着。在掛氈的暗影裏還有已過去的歡樂的呼吸聲。在這嘈雜的中間，海莫徒和倪西亞把這鮮血淋漓的顏色蒼白的屍體搬到饗宴的一張長椅子上，從軍人式的輕微的睡眠裏醒了轉來的老郭太已經在屍體的面前了，看着那傷處，叫喚道：

「去叫我的醫生亞利史旦來。」

倪西亞搖搖頭，說道：

「安克利德已無救的了，他的要求死正如人家要求戀愛。他正像我們大家一樣，服從了難於言說的欲望了。現在也是像毫無一點欲望的神明一般了。」

郭太打着他自己的額角，叫喚道：

「死嗎？還能爲國家服務的時候，竟要死，這是何等的錯亂呵！」

然而這時法非愚斯和泰綺思還是一動也不動，靜默無言，並排坐着，靈魂裏充滿着厭惡恐怖與希望。

突然法非愚斯拉着女優的手，和她跨過了倒在情伴愛侶旁邊的醉鬼，腳踏着那飛散着的葡萄酒和鮮血，把她拉到外面去了。

x
x
x
x
x

日已上升，街道上映着玫瑰色的光亮，樹立着圓柱的長廊在寂寞的道路兩旁一直延長過去，盡頭處是亞歷山大墳墓的閃着光的墓頂。道路中央的石板上，到處散亂着坍塌的花環，熄滅的火炬。空氣裏感覺到一種大海裏的新鮮氣息。法非愚斯狠毒地將身上華美的衣衫扯去，扯下來的布片都在腳下亂踏了一回。

「我的泰綺思，你聽見他們的了！」他叫了起來。「他們說出一切的妄言來，一切



的昏話來。他們把地獄裏惡魔的侮辱來加在神聖的萬物的造物主身上，毫無廉恥地否定了善惡，褻辱耶穌，妄讀猶太。比任何人都醜惡的，那匹地獄裏的污狗，那隻狐狸般的畜生，充滿着腐爛與死亡的亞里亞尼教徒，張開了他墳墓般的嘴來。我的泰綺思，你看見他們的，這種污穢的蠕蟲向着你爬過來，要把他們的臭汗來污穢你呢；你看見他們的，這種畜生睡在奴隸們的腳跟下面；你看見她們的這種雌狗在那嘔滿了醜惡的地毯上擁抱着；你看見他的，這個亂暴的老頭兒，潑着比潑在淫樂裏的酒更污穢的鮮血，亂吃亂喝的结果，不意自己投擲到上帝的面前了？讚美上帝！你已看見了迷誤，你已知道那迷誤是何等的醜惡。泰綺思，泰綺思，泰綺思，請你想想這種哲學家的狂亂，你自己說，還是你要和他們一處去狂亂嗎？請你想想，他們的相配的女朋友們，那兩個陰險淫猥的娼婦的笑聲，姿態和眼光，請你自己說你不要像她們！」

泰綺思心裏想到這一夜的種種厭惡，不禁重行感覺到男子們的無情與亂暴，婦女們的歹惡，時間的重壓了。她嘆息說道：

「呀，我的神父，我疲乏得要死了！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休息呢？我覺得額上彷彿在燃燒，頭腦空空的，手臂是這樣的倦怠，就是有人將幸福送到我的手上來，我簡直也沒有力量來把握了。……」

法非愚斯善意地向着她看：

「呀，我的姊妹，用出點勇氣來：休息的時間爲了你已起來了，潔白純淨像你看見的從花園裏，從水面上升起來的蒸氣一般。」

他們倆走近泰綺思的家了。那環繞在銀府洞口的篠懸木和「的列並」，在朝氣露水裏搖曳着的，露出於牆頭的樹梢已呈在他們眼前了。他們走到那荒涼的廣場上了。場的四周圍繞着的是石碑和還願的彫刻像。場的四隅是半圓形的大理石的橙子，橙脚都是彫成怪物形的。泰思綺就在一張這種橙子上坐了下來，接着她仰起憂鬱的眼睛望着法非愚斯，她問道：

「怎麼辦呢？」

法非愚斯答道：「應該跟從那個來找你的「他」。他會使你離開世俗，有如採葡萄的人，將那要爛在樹上的葡萄採下來，放在榨床裏變成爲香酒。請聽我：離開亞歷山大約走十二小時的西面，離海不遠，有一座婦女修道院，那院中的規則，真是從智慧裏產出來的傑作，理應譜成爲抒情詩，合着胡琴銅鼓的聲音而歌唱的。那院中的婦女，正如人家說的，脚是踏在地上，頭是伸入天國的。她們在這世上經營着天使的生活。他們自願貧窮，好使耶穌愛護她們，自願謙遜，好使耶穌眷顧她們，自願貞操，好使耶穌把她們

爲侶伴。耶穌穿着園丁的衣服，赤着腳，伸開他美麗的手，正如他從墓道上走到瑪利亞身邊去的一般，每天來訪問他們。我的泰綺思，今天我就要領你到這個修道院裏去，不久你就可和這種聖女們在一處，像她們一樣去和神明談話了。她們等待着，正如等待一個姊妹。到修道院的門口，她們的母親就是那個虔信的亞爾平要給你一個恩愛的接吻，并且要對你說：『我的女兒，我歡迎你！』

泰綺思不禁嘆道：

「亞爾平！皇帝的一個女兒呀！嘉盧皇帝的小姪女呀！」

「正是她呀！亞爾平生於皇家，身上却穿了粗毛布，世間主幸的女兒，却列入於耶穌基督的僕人的中間了。她就要做你的母親。」

泰綺思站了起來，說道：

「那末就領我到亞爾平的屋子裏去。」

終於得到勝利了的法非愚斯說道：

「我一定領你到那兒去的，到了那兒，我將你關在一間獨居的小房間裏。你在房裏就可痛哭你的罪惡。因爲沒有洗盡你一切污穢之前，你和亞爾平的女兒們攪任一處是不大方便的。我將你的房門封上了封條，你將如最幸福的幽囚者，在你眼淚洗面的中間，

等待耶穌自己的到來，等到我封上的封泥破碎的時候，就是耶穌寬恕你了。你不要疑慮，耶穌是一定會來的。當你感覺到光明的手指來按在你的眼上，為你揩拭眼淚的時候，你靈魂的凶體將被怎樣的感激所擾動了呀！」

泰綺思重行說道：

『我的神父，你領我到亞爾平的屋子裏去。』

心中滿溢着歡樂，法非愚斯的眼睛向四面觀看，他簡直幾乎毫無恐怖地享受着欣賞創造物的快味，他的眼睛鮮美地喝着上帝的光明，莫名的感激流過他的額上。突然間，看見廣場的一隅的一扇小門，從這扇門進去，就是泰綺思的屋子。樹柙遮着泰綺思庭園的美麗的樹木，他先前是讚美過的，想到了這一點時，他又想到那把如今這樣輕清的空氣都腐化了的種種淫穢了，他的靈魂便突然寂寞起來，一滴苦淚從他的眼中落了出來。

『泰綺思，』他說：『再不要回顧了，我們就逃避吧。但是喊出你穢行來的，做了你過去的罪惡的器具，證據，和共犯者的，那種厚的掛幕，床子，毯子，香水瓶，洋燈等等，還讓它殘留在我們後面嗎？你要這種罪惡的器具追着你一直跟到沙漠裏去嗎？要知道這種器具裏，惡魔們給以生命，由那盤踞着的惡鬼指揮着的呢。做過惡魔的機關的

，這種污穢的桌子，醜陋的椅子會動的呢，會講話的呢，會在地上行動的呢，會在空中飛走的呢，這是真正事實的事實，決不騙人的。凡看見過你的恥辱的一切都拿來消滅了吧！泰綺思，趕快做吧！趁人家還在睡夢之中，你就命令你的奴隸，在這廣場上架起木柴來，把你屋中所有的一切可恨的奢侈品統統都燒燬了。」

泰綺思聽從了他的說話。

「我的神父呵，照你心裏要做的去做吧，」她說：「我知道沒有生命的物品，有時也會做了妖魔的住所。到了夜間，有幾種器具真地會講話，或者滴滴搭搭打出很有規則的聲響來，或者發出像信號一般的微光，但是這一切還沒有什麼。我的神父，銀府洞口的右面，你不看見有一個裸體的女人正在預備沐浴嗎？有一天，我親眼看見這個影像旋轉牠的頭來，正像一個活人，接着她就恢復了原形。我嚇得四肢都發冷了。我把這件奇事講給倪西亞聽，他反嘲笑我；但是我相信這個影像裏定有什麼魔法的。因為這個影像會使一個達爾馬人，對於我的美貌還漠然的，起了激烈的慾念。我一定是任具有魔力的東西中間生活的了，一定是在非常危險的中間了，有人看見過人家擁抱着青銅的影像，就會悶死了的。然而用着稀有的技巧來做成的貴重物品，統統破壞是實在有點可惜。如果把我的毯子，我的掛幕都燒燬了，這是一樁大損失呢。其中有幾件，顏色美麗得真可

愛，送給我的人費了許多銀錢才買來的呢。我還有價值極貴的杯子，彫刻和圖畫。我不想把這一切來燬棄。但是我的神父你是知道那幾種是必要的，照你心裏要做的去做吧。」

講着這樣的話，她跟着法非愚斯走到那扇小門口，在這門口是掛過好多的花環和花圈的，推開了門，她吩咐管門的去叫出屋中所有的奴隸。四個印度人，是廚子，第一先出來。他們四個人都是黃皮肉，四個人都是一隻眼。聚攏這四個同種而且同樣殘廢的奴隸來，在泰綺思確是一樁大工程，也是一件大有趣。他們侍候飯食時，總引起賓客的好奇心。泰綺思於是逼着他們講出他們的自己的經歷來。他們現在出來了都靜默地等着。其次出來的，是廚子的下手。接着又來了馬夫，管狗的人，轎夫，像青銅做的供差這的僕役，兩個像伯利亞巴毛森森的園丁，六個兇羈羈的黑奴，還有三個希臘的奴隸，一個是文法家，一個是詩人，一個是唱歌手。他們都在公共的場上立整齊的時候，幾個心上詫異而不安的女黑奴趕來了，圓圓的大眼睛，流動着，扯開着的嘴，一直扯到碰着耳邊。最後，有八個美貌的白色的侍女，整理着披在身上的薄絹，腳上露出小小的金鏈條，面色很憂鬱的樣子，腳力毫無地走出來了。大家都已到齊時，泰綺思便指着法非愚斯向他們說道：

「你們聽着這個人的命令去做事，上帝的心是在他的身上，如果你們不服從他，你們就要死的呢。」

她聽見人家說過，沙漠裏的聖徒們有一種力量，能把他們用手杖來打過的無信仰者，投入於噴出煙來的張開着嘴的大地裏，她是信以為真的了。

法非愚斯先叫婦女們回去，叫那像她們一般的希臘奴隸也回去，然後對其餘的說道：

「你們去拿柴來放在場中央，生起個盛大的火來，然後把屋中以及洞中所有的一切都投入火裏。」

他們都驚奇了，站着一動也不動，眼睛望着他們的女主人，看她的意志。但是泰綺思氣力毫無地，也聲也不響，他們互相擠在一處，臂膊挽着臂膊，心裏疑慮着這不是講笑話嗎。

法非愚斯說道：「服從我的說話呀！」

許多奴隸是基督教徒，懂得給他們的命令的，他們到屋子裏去找木柴和火炬。其餘的奴隸學着基督教的奴隸的樣子，並且沒有一點不快，因為窮人厭恨財富的，并且本能地喜歡破壞。奴隸們已生起了火了，法非愚斯便對泰綺思說道：

「我會一時想到去叫亞歷山大城中教堂裏的會計來。（如果城中還剩一個值得稱爲教堂的，還沒有被邪教的畜生污穢的話。）把你的財產都給了他，叫他去散給寡婦，把那從罪惡裏得來的利益變爲正義的財寶。但是這個思想不是從上帝身邊來的，我把這種思想趕開了。這是一定的，把淫蕩的外皮去送給她們，就是十二分地污辱，太污穢耶穌基督所愛的人們了。泰綺思，凡你所接觸過的一切都應該用火燒去，連靈魂都燒盡。謝謝天主，這種衣衫，這種薄紗，雖則看見你和人家的親嘴，比海裏的波紋還要數不清，現在只有遇到火焰的嘴唇和舌頭了。奴隸們，趕快些！再多拿點柴來！再多拿點火把來！你，女人，回進你屋子裏去，把你污穢的裝飾都除去，你去向你的最卑鄙的一個奴隸，求討她洗地板時穿的一件衣衫來，討這衣衫要看作求討一種特別的恩惠似的呢。」

泰綺思聽從他的說話。印度人跪着吹盛火來時，黑奴們將象牙的，黑檀的，柏香木的箱子投入火裏，箱子蓋跌開了，帽子呀首飾呀就都滾了出來。那黑烟像從前老習慣舉行很快活的燔牲祭時一般的，向空中升起一個黑色的圓柱。接着蔓延於地上的火突然熾烈，彷彿是怪獸的叫聲，那火焰幾乎一點也看不出地開始吞沒它們珍貴的食物了。這時，奴隸們大膽地幹起來；他們很輕快地把那華麗的毯子，繡銀的紗絹，花帳拖出來。他們搬着檯子，椅子，厚的墊子，裝飾着黃金屑的寢床跳着走出來。三個強壯的愛底諾人

抱了塗着彩色的女神像出來了，其中的一個有如真的活人一般地被八愛好。看那二個人的樣子，正如搶奪女人的大猿。這幾個裸體美女從這三個怪物的臂懷裏落下而粉碎於石板上時，彷彿聽見發出嘆息來的一般。

這時候，泰綺思已回出來了，分散的頭髮，有如長長的波浪般的流在背後，赤着足，身上穿着一件衣衫，雖則不配身的，粗製的，只能蔽體的，但是浸透着神祕的愉悅般的。她的背後，跟出一個園丁來，抱着一個象牙的愛神像。這個神像在園丁波動着的鬍子間，彷彿是在游泳。

她做一個手勢叫那園丁停步，她走近法非愚斯身邊，指着這小小的神像給他看，問道：

「我的神父，這個也應該丟在火焰裏嗎？這是非常古的神奇的彫刻呢，價值足抵百倍同樣重量的黃金。如果這個也燒去，真是不可補救的大損失了，因為世間再沒有一個巧匠能夠做出這樣美好的愛神像來的了。我的神父，請你也想想這個小孩子是愛神像，不應該虐待他的。請你相信我吧：愛神是一種德性，如果我犯了罪惡，也不是爲了他的緣故，我的神父，這是因爲我反背了他。他叫我做的事情，我決不後悔。我只痛哭我做了他禁止我做的事情。他是不許女人委身於不依他的名義而來的男子們的。這一點，我

們就應尊重他了。看呀，法非愚斯，這小小的愛神多麼美麗！他藏在這園丁的鬍子裏帶着多麼的可愛！有一天，那時倪西亞還愛着我的，他拿了這愛神像來給我，對我說道：「他會講到我的。」但是這個頑皮的小孩子講到的，是我在汪底窪旭所認識的一個青年，却不是倪西亞。我的神父，這堆柴火裏已燒燬了很多的財產了！保存了這個愛神吧，把他去放在隨便那一個修道院裏好了。人看見了他，便會轉心歸向上帝的呢，因為愛神本知道自己起來向着神明的心的呵。」

園丁已經以為愛神可以得救的了，他彷彿對着小孩一般向這愛神微笑着的時候，法非愚斯却過來從他臂中奪了那愛神去，拋入火焰裏了，叫道：

「傳佈一切毒物的倪西亞接觸過他，已儘夠有資格被燒燬了。」

接着他自己來動手，閃光的衣衫，紅色的外衣，黃金的履，木梳，除垢器，鏡子，洋燈，胡琴，七弦琴拿了滿手，一一去拋在火焰的接吻裏。這接吻呀，直是比了殺爾達那巴勒的柴火還要奢華了。陶醉於破壞的歡樂裏的奴隸們，在那雨一般的火花火灰之間，跳舞起來同時叫出獸類的呼聲。（按殺爾達那巴勒係歷前八三六年至八一七年間，亞希里的國王。因為他經營着奢侈華麗的生活，國內起了革命。國王在城中被圍了二年；一天城破了，敵人衝入城內。國王即在宮庭裏搭了個柴火場，把寶物和宮女一齊燒燬

云云。）

鄰舍們一個個都被那聲音驚醒了，推開了窗子，擦着眼睛，看看那裏來了這許多黑烟。接着大家都衣衫不整地走到廣場上來，走近柴火邊：

『是怎麼一回事呀？』大家都這樣想着。

這許多人中間，有的是泰綺思常常購置化妝品和衣料的商人。他們都很不安地，伸長了他們黃色的薄情的頭，觀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放蕩的少年們，帶着走在他們前面的奴隸，從夜間的宴會裏回出來，經過那廣場。他們額上戴着花朵，穿着飄飄然的披衫。他們在廣場上也都站定了，喊叫起來。這一堆好奇的羣衆，一刻一刻增多起來了。不久就知道泰綺思聽了汪底諾的僧正的勸告，要去進修道院，未進之前，先把她的財寶來燬棄。

商人們於是想道：

——娘 姑 思 綺 泰——

『泰綺思離開了城市，我們一點東西也不能賣給她了；想起來真有點可怕。沒有了她，我們將怎樣呢？這僧侶叫她發昏了。他把我們滅亡了。爲什麼人家讓他這樣做？法律用在什麼地方的？亞歷山大沒有一個法官了嗎？這泰綺思竟全想不到我們，也不想到我們的女人和我們可憐的孩子們了。她的行爲是大衆的醜聞。應該強制她留在此地。』

少年人也在想：

「如果泰綺思拋棄了演劇，拋棄了戀愛，我們便失去了最可愛的娛樂了。她是舞台上的美妙的光榮，甜蜜的榮譽。她能使不快活的人快活起來，我們愛女人，爲了她才愛的；接吻的時候，也是像煞和她接吻一般才做的，否則也不會接吻的了，因爲她是歡樂中的歡樂，只一想到她是在我們中間呼吸的一件事就能激起我們愉快的緣故呵。」

少年們是如此這般地想着，其中有一個名叫山龍史的，是泰綺思的情人，向着法非愚斯怒鳴起來，又痛罵基督。在種種人聚成的羣衆中，泰綺思的行動，受着嚴重的責罰了：

「這是一種可恥的逃避！」

「是一種卑怯的拋棄！」

「她從我們嘴裏搶去了麵包。」

「她奪了我們女兒的嫁奩費。」

「她至少應該還我賣給她的花冠錢。」

「她竟做了六十件衣服應該付價。」

「她對於無論那一個都負着一筆債的。」

「她走了之後誰來表現意非錢尼，愛萊克德兒，保里克薩呢？就是那個美麗的卜里勃也不能像她那樣成功。」

「她的家門關了之後，生活都要陰慘起來的。」

「她是亞歷山大天空中的明星美月。」

城裏的名產叫化子們，盲子，坐着走路的，癱子，現在都聚集在廣場上了；他們在有福氣的人們的陰影裏來回，哭訴般地說道：

「泰綺思不來養活我們時，我們將如何生活？她飯桌上聚起來的麵包屑，每天已能養活二百個苦人了，她的情人們很滿足地離開了她。路過看見我們時，將銀錢來擲給我們。」

散布在羣衆中間的弄手們大聲呼喊起來，擁擠起來，務使秩序更形擾亂，以便從中偷竊若干珍寶。

只有那個販賣米蘭羊毛，泰郎德孛麻的老旦特，在混亂的中間倒靜靜地一聲也不響。泰綺思還欠他一筆很大的款子呢。且特豎起着耳朵，斜轉着眼睛，摸着他的山羊鬍式的鬍子，似乎在沈思。後來，走到山龍史身邊，他拉着青年的衣袖，輕輕地對他說道：

「貴公子，你是泰綺思的愛人呀，你走出來呀。那個僧侶把她從你身邊奪了去，你

竟一聲也不響。」

「呀呀，不會給他奪去的！」山龍史叫了起來。「我要去和泰綺思講話，不是吹法螺，我想她對於我的說話，比了那個塗滿黑煤的管馬般的人的說話，總要聽一點。讓開，讓開，窮鬼們！」

他在羣衆間用着拳頭打進去時，把老太婆撞翻，把小孩子踏在脚下，終於擠到了泰綺思身邊，拉着她走開一邊，對她說道：

「漂亮的姑娘，你且看看我，你且想想，你自己說來你真地拋棄戀愛了嗎？」但是法非愚斯衝到他們倆的中間來，叫道：

「沒有信仰的東西，你手指觸着這女人，不怕死嗎？她是聖女，她就是上帝的一部分。」

「滾開，你這隻猩猩！」山龍史怒叫起來。「讓我和我的情人講話。你不走開，你將拉着你的鬍子，把你這猥褻的身體去投在火裏，像蠟蠟腸一般將你火灰起來呢。」

他伸出手來，按在泰綺思身上。法非愚斯自己也不知從那裏來了一種大力量，將他一推。他身體搖了幾搖，向後跌了過去，跌了四步路，正跌在滾來的火柴中間，那雄烈火下邊。

一方面那個老頭兒且特，拉拉奴隸們的耳朵，吻着富人們的手，煽動個個人起來反對法非愚斯。一下子，已有一小堆的人決心向那掠奪泰綺思的僧侶進攻。山龍史的面孔燻得烏黑，頭髮也被燒去，烟呀憤怒呀幾乎把他悶死了。他從地上爬了起來，詛咒着神明，也加入那一團作戰的人中間。在這一堆人後面，爬着的便是揮着棒的乞丐們。一下子，法非愚斯已被包括在伸出的拳頭，豎起的棒和死的叫聲中間了。

「去釘他在十字架！把這僧侶去釘在十字架上！」

「不，把他擲在火裏，把他活活燒死！」

已經獲得了美麗的俘虜品的法非愚斯將泰綺思緊緊地抱住在他的胸口。他像雷鳴般地道：

「沒有信仰的東西，鴿子已在天主的老鷹的手裏了，再不要想來奪取。還是來學學這個女人吧，照她的樣，把你們糞穢變成黃金。照她的樣，拋棄了你們虛偽的財富吧。你們以為是你們有財產，那知道是財產有你們呢。你們趕快一點：時間近了，神明的忍耐要疲倦了。你們去改悔，去懺悔你們的恥辱，去哭，去祈禱吧。跟着泰綺思走去。憎惡你們的罪惡——和泰綺思的罪惡一樣大的罪惡。你們這中間，不論窮人，富人，商人，軍人，奴隸或高貴的市民，那一個胆敢在上帝面前自己說：比一個妓女高貴。你們這

一切人不過是活着的塵芥罷了。你們沒有突然沈溺於泥濘之中，還是上帝慈惠的奇蹟呢。」

他說話的時候，眼睛裏爆出火來，嘴唇裏絲吐出火炭來的一般。包圍着的人忘記自己般地聽他講話。

但是那個老頭兒且特一點也不懶惰。他抬着石子和貝殼，藏在他的披衫的褶襞樣，他自己不敢把石子擲出去，便把石子貝殼去交給乞丐們的手裏。立刻，那石子飛起來了，一個貝殼筆直地飛過去，把法非愚斯額頭打破了。流在殉教者暗澹的臉上的血，飛灑到改悔的泰綺思的臉上，簡直又是新的一次洗禮了。緊緊地抱在僧侶胸口的泰綺思，嫩皮肉擦在粗糙的懲戒帶上，身上便感到一種恐怖，同時又感到一種歡樂。

這時候，有一個衣衫穿得很漂亮的男子，額上戴着花冠的，向那忿怒的羣衆中間擠進來，他叫道：

「住手！住手！這個僧侶是我的弟兄。」

這是倪西亞，他剛才閉緊了哲學家安克利德的眼睛，回出來，要回家去，經過此地，看見柴木的烟火，穿着粗布衣衫的泰綺思，受傷的法非愚斯，倒並不十分驚奇。（原來沒有一樣能使他驚奇的。）

他反覆說道：

「住手，我對你們說，住手；寬恕了我的舊同學吧。請尊重法非愚斯的尊貴的頭顱吧。」

他雖則和哲學者說慣高尚的說話，但是沒有一點威嚴的力量可以征服羣衆的心理。人家不聽他。一陣一陣的石子和貝殼的雨霰落到僧侶的身上去。僧侶將身子遮着泰綺思，讚美着天主，以爲天主會把他的傷痕變成親愛的撫摸的。

力量和說話都不能使羣衆服從，朋友一定救不出了，倪西亞已經想讓上帝的心去辦吧。雖則他對於上帝是沒有信仰的。一瞬之對，他的對於人類的輕蔑忽然替他想出一條計策來了。他就要應用這計策了。他從那條腰帶裏擎下一個錢袋，錢袋裏裝滿着銀幣和金幣，是一奢侈而慈悲的人的錢袋；接着他就逃到亂擲石子的人的身邊，在他們的耳朵旁把錢袋搖動起來。這一班人正在慷慨激昂的時候，所以最初倒並不注意；後來他們的眼光漸漸地轉射到那叮噹響着的黃金上了，立刻他們的臂膊軟了，不再去威嚇那個法非愚斯了。看見已牽過他們的眼睛，他們的靈魂了，倪西亞便拉開他的錢袋，將幾枚金幣和銀幣擲在羣衆中間。頂貪錢的幾個便灣下身子來拾取了。這哲學家看見第一次成功了，便把他的錢幣東邊擲一點，西邊擲一點，聽了錢幣擲在石板上的聲響，做副子手的一

團人便都蹲到地上來了。乞丐，奴隸和商人競爭着在地上拾取。聚在山籠史四周的貴公子們，笑着觀看那種情景。山籠史自己也忘記了他的憤怒。他的朋友們鼓勵着俯着頭的競拾者，選舉那選手出來，并且賭輸贏。競拾者中間起了糾紛了，他們就激動這種可憐蟲，像狗鬥的時候激動着狗一樣。有一個坐着走的乞丐拾得了一個持拉克姆（希臘錢幣名），拍掌喝彩的聲音就一直響到雲漢。青年們自己也投擲起錢幣來了，整個的廣場上，只看見無數的人背，在銅元的陣雨下，像激盪的海濤一樣互相衝撞。法非愚斯是已被忘去的了。

倪西亞就趕到法非愚斯身邊，將他罩在大衣裏，拉着他和泰綺思一齊逃往人家所追不到的小路裏去。他們一聲不響地跑了若干時候，已走到平安的地帶了，他們就放慢了脚步。倪西亞仍舊用着嘲笑的調子，帶一點傷慘的，說道：

『是做到這樣了，柏魯東感激地獄的女王呢，泰綺思是要遠離了我們，跟我這位粗野的朋友走了呢。』

泰綺思答道：『倪西亞，像你這種人，常常微笑着的，香噴噴的，親切的，而又自私自利的人，我和這種人生活，真地已弄到疲倦的了。我所認識的一切，我都疲倦了。我要找出我所沒有認識的東西來，我所感到的歡樂原來並不是歡樂。現在這個人指示我

真正的歡樂是在苦痛裏的。我是相信他了，因為他是個握有真理的人。」

「可愛的靈魂呀，」倪西亞微笑着說：「我是握有種種的真理的呢。他是只有一個真理；一切的真理，我卻多有了。我比他還要富厚，但是老實說，我並不比他更驕傲，更幸福。」

看見法非愚斯如炬的眼光看着他，便說道：

「親愛的法非愚斯，你不想我以為你是非常滑稽，完全失去理智的嗎？如果把我的生活和你的相比較起來看看，我總不知道那一種是美好。我一回到家裏，我就到克落皮勒和米爾達勒預備好的浴盆裏去洗澡，我去吃野雞的翅膀，接着就去讀書，雖則已讀過一百次了還要去讀，就是讀幾篇米蘭國的寓言，唸幾篇梅德落獨兒的著作。至於你呢，你一回到你的獨居的斗室，你就要像一匹馴良的駱駝，跪在地上，唸起咒語來，我雖則不知道那咒語是怎樣的，總之，你要把那好久以前就在人家嘴裏咀嚼，再咀嚼的咒語，搬出來念了。到了夜裏，你便吃着不放油的蘿菔，哎！親愛的朋友，這兩種行動，外貌看起來是不同，其實我們倆都是服從那人類一切行為的唯一的動力！感情，我們倆都是要尋求我們的歡樂，我們倆都要達到相同的終點：就是幸福，就是不可能的幸福！如果我說我自己是對的，好朋友，我也不會說你是不對。」

—— 至於你，我的泰綺思，你去吧，好好兒去快樂地生活一下子，在那禁欲和苦業之中，比了從前在富麗歡樂之中，或許還要幸福一點，假使是可能的話。一切都取得了，我不敢對你說，你是值得被羨慕的，因為我和法非愚斯，在我們的生涯裏，跟着我們的本性，我們只取得一種滿足，你，親愛的泰綺思，你的生涯，卻嘗到兩種相反的歡樂。兩種相反的法非愚斯那樣子：但是這一點，竟不許我做到，再會吧，泰綺思！去吧，到你的親愛的法非愚斯那樣子：但是這一點，竟不許我做到，再會吧，泰綺思！去吧，到你的本性和你的運命的祕密勢力所領你去的地方去吧。去吧，將我倪西亞的心願帶到遠處去吧。我知道這是空虛的，但是我不能給你一點更好的東西嗎，比了那幼稚的傷心，比了那徒然的祝願？（這種祝願是當作甜蜜的幻景的價值的呢，至於那甜蜜的幻景，從前我在你臂中時，是包裹着我的，到現在我心上還留着個影子。）再會了，我的好人兒呀！再會了，自己不知道自己這一點的善呀，神祕的德性呀，人間的歡樂呀！再會了，在這虛偽的世上，爲了一個未知的目的而去的，自然所投入的姿態中最可崇贊的人呀！」

他這樣講話的時候，一種陰暗的忿怒包裹在法非愚斯的心上了；忿怒爆裂而成爲詛咒了：

「滾開，惡魔！我輕蔑你，我恨你！滾開，地獄裏的子孫，你是比剛才罵我的，用石子擲我的可憐的狂人，還要壞一千倍。他們是不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我爲他們向上帝請願，上帝的恩惠，可以有一天降在他們的心中。但是你，可恨的倪西亞，你只是一種不義的惡意，一種殘酷的毒藥。你嘴裏呼出來的一口氣便是絕望與死亡。只是在你的一個微笑裏，含着更多的毀壞，比了撒旦火焰的嘴唇一世紀間只吐一回的瀆神的說話。走後面去，爲神明所棄的東西呀！」

倪西亞仍很柔地望着他看。

「再會，我的弟兄，」他向法非愚斯說，「希望你能把你的信仰的，你的忿恨的，你的愛情的寶庫，一直保守到最後的一天。再會了！泰綺思：你便要忘記我也是徒然的了，因爲我既經常記憶着你的。」

倪西亞便和他們分別，沈思着從那條曲曲彎彎的小路走去。那條小路的鄰近便是亞歷山大的大墓地，路上盡是葬具店。葬具店裏放着泥做的小偶像，是用鮮明的色彩，畫出神明，女神，俳優，婦女，有翹翼的小妖精等等。原來那時的習慣，屍體下葬時常用這種泥像伴葬的。倪西亞思想他眼見的這種偶像中，或許有一兩個要做他永久睡眠時的伴侶的；他彷彿覺得有一個小小的愛神，翻起着披衫的，向他嘲笑。豫想到自己的喪

葬，不免使他也很爲悲傷，爲了要解脫他的憂傷，他便想哲學，立出一種理論來。

『一定的，』他自言自語地說：『時間是毫不實在的，只是我們心上純粹的幻影罷了。時間既沒有，如何會把我的死亡來給我呢？……那末我就是永遠地活着嗎？不，我以爲我的死是常在的，將來有我的死，現在也有我的死，死是常在的。我現在還沒有感覺到死，然而死已存在的了，我不應該怕死，因爲怕那已經來的東西的到來是癡愚。死的存在，正如我正在誦讀而尙未讀完的書籍的最後一頁。』

一路上這種推理佔據着他的心，但是並不使他愉悅，回到家門前時，他的魂靈還是暗澹着的，他在門口聽見克落皮勒和米爾達勒的爽明的笑聲，她們正在玩球，等待他的歸來。

法非愚斯和泰綺思從月門走出了城，沿着海岸走去。

『女人呀，』他說：『全這個蔚藍的大海不能洗滌你的污穢。』

他又用着忿怒和輕蔑向他說話：

『你是比雌狗母豬還要醜惡，你將來的身體，神明爲要建築一個聖堂而造成的你這個身體，來給異教徒和無信仰的人玩弄了，現在你知道了真理，你想知道你的污穢，恐怕就是一閉嘴一合掌，你自己的厭惡就要使你嘔吐呢。』

她溫柔地跟着他走，走在太陽像火一般照着的路上。疲乏到脚都要斷了，口渴到嘴裏要吐出火焰來了。但是法非愚斯看見這個會犯罪惡的肉體受着贖罪的痛苦，全不像那一班俗人去空安慰人家，反面使他感到快活。浸在信仰的熱情的歡樂裏了，他真想把這保存着美麗的身體來扯碎呢；原來那美麗正是她犯過罪的鮮明證據呵。他的冥想增強了他的信仰的忿怒。也想到泰綺思是和倪西亞同床合被過的，他便在腦中形成一種可怕的想法，頓時使全身的血都向心臟奔流，胸口幾乎要爆裂開來了。喉嚨裏塞滿了要說的詛咒，卻說不出來，便使牙齒札札地相咬。他一跳，跳到泰倚思面前，面色發青，非常恐怖，又像上帝的樣子，望着她看，一直看到她的靈魂裏，他又唾吐在她的臉上。

她仍是走着，並不停步，靜靜地將臉上的唾液抹去了。現在他跟着她，眼睛釘在她身上，彷彿望着地獄一般的。他走着，心中還是燃燒着神聖的忿怒。他想替上帝復仇，免得上帝自己來復仇了。正在這時候，他看見一點鮮血從泰倚思的脚上滴了下來，滴在沙上。他便覺得有一股莫明的新鮮之氣流入他開敞的心胸裏去了。他哭了，眼淚是已經充滿到他的嘴唇上了，他不得不哭了。他立刻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下，他叫她姊姊，吻着她出血的脚，他喃喃地不下幾百次地叫道：

「我的姊姊，我的姊姊，我的媽媽，呀，最聖潔的聖女！」

他所禱道：

「天使們，請虔誠地收受這一點鮮血，將這一點血擎到上帝的座前。泰綺思流着血的沙上，盼望生出一棵神奇的秋牡丹，那末好使看見這棵花的人都能恢復他們心臟和五官的純潔！呀，聖女，聖女，最聖潔的聖女泰綺思！」

他這樣子祈禱和豫言的時候，有個少年人騎着驢子走過。法非愚斯便叫那少年走下來，讓泰綺思去騎驢上，他自己握着韁繩，繼續趕路。走到天晚時，他們遇見一條小河。河邊盡是蔥鬱的良木。他便將那匹驢子繫在一棵海棠樹的樹幹上，然後在一塊蒼苔滿佈的石子上坐了下來，他和泰綺思分開一塊麵包，大家在麵包裏放着一點食鹽和意沙泊的葉子吃起來了。他們喝着盛在手掌裏的清水，談着永久的事情。她說道：

「我沒有喝過這樣澄清的水，我沒有呼吸過這樣清輕的空氣。我覺得上帝浮游在流過的微風裏。」

法非愚斯答道：

「你看呀，此刻是晚上，呀，我的姊姊，夜的青色的陰影罩在山岡上。但是不久，你可看見，生命的聖堂立在曙光之中，閃閃發光了，不久你可看見永久的朝晨閃着玫瑰色的光焰。」

他們倆走了一夜，當那一灣眉月照在銀色的海波之上的時候，他們唱着讚美歌。當那太陽升起時，沙漠展開在他們面前彷彿是鋪在里比亞的地上的一片腳皮，沙漠的進口處，棕櫚樹的近旁，那白色的修道的小房間在曙光中顯出來了。

『我的神父，』泰綺思詢問：『那邊的不就是生命的聖堂嗎？』

『你說的不錯，我的女兒，我的姊姊。這是超度的房屋，就是我親手要把你關在那兒的。』

不久，他們到處看見許多女人，在那修道的屋子邊忙着工作，正像一羣蜜蜂圍繞着蜂巢。其中有的是在那兒烘麵包，有的是在那兒選白菜；有許多是在紡羊毛，流在他們身上的陽光彷彿是上帝的微笑。其餘的坐在柳蔭裏冥想；她們雪白的手垂在兩側，因為她們對上帝充滿着愛情，希望像馬特來納那樣的生活。（按馬特來納者，係稱依基督而得悔罪的女人，）她們除了祈禱，冥想和忘我之外，不做旁的工作。所以人家都稱她們為瑪利亞，她們都穿着白衣裳。至於那班親自做工的女人，稱為瑪爾德，是穿着藍衣衫的。她們都戴着面紗，最年青的讓那卷髮披在她們的額上，但是要知道這並不是她們有意讓頭髮披在額上，原來院中規則是不准的。有一位年紀很老的婦人，身子很大，皮色雪白，依靠着一根粗木杖，訪問着各間獨居的修道室。法非愚斯很虔敬地走到這老婦人

的身邊，吻着她的面幕的邊緣，說道：

『可敬亞爾平！你平和幸福！我如今帶一隻蜜蜂來，要放在你做蜂王的蜂巢裏。這隻蜜蜂迷誤在無花的路上，我親手把它捉住了。我用我的呼吸來溫暖它。我把它來給你。』

說時他指着泰綺思。泰綺思便去跪在該撒的女兒的面前了。

亞爾平用着銳利的眼光向着泰綺思看了一下，就叫她站起來，在她的額上親個嘴，接着回頭看着法非愚斯，說道：

『我們將她安置在瑪利亞們的中間。』

法非愚斯便——她詳細敘述如何把泰綺思領到這超度人類的屋子裏來的，又請願先把泰綺思關在一間獨居的斗室裏。亞爾平應允了。她領着這個懺悔的女人到一間空房間裏去。這間房以前是住着那個聖女陸達的，自從陸達死後，常常空關着的。房中只有一張床，一張檯子和一把水壺；泰綺思的脚踏到這房間的門限上時，感到一種無限的欣喜。

『我願由我來關這扇房門，』法非愚斯說：『由我來固封房門，等耶穌親手來啓封。』

他走到泉臺邊去取了一握濕泥，在泥裏他放着自己的幾莖頭髮，吐着一點唾液，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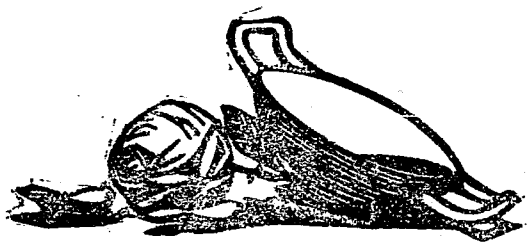
着便把這濕泥固封那門縫。接着他走到泰綺思平心滿意地坐着的窗邊，跪了下來，讚美了三聲八王，叫道：

『走在生命路上的女人是多麼的可愛呀！她的脚多麼的美！她的臉多麼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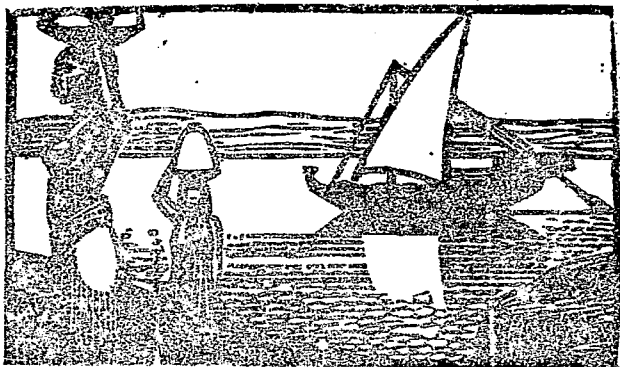
他站了起來，將面巾罩到眼上，緩緩地走遠去了。

亞爾平叫一個聖女過來，說道：

『你把泰綺思所必要的東西去拏給她：麵包，清水，和一枝三個孔的笛子。』



大
戟
篇



大載篇

法非愚斯回到聖地沙漠裏去了。他趁了開往亞德里皮市去的一艘糧船，這艘船逆航於尼羅河中，載着糧食到僧正山拉比翁的修道院去的。當他上陸時，前來歡迎他的弟子們都手舞足蹈地非常快活。有的將兩臂伸向天空；有的俯伏於地，和僧正的草履親嘴。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他在亞歷山大所完成的功德了。僧侶們照例會從莫明其妙的迅速的道路，得到重要的報告，教義的確立和光榮等等的消息。那種消息一到沙漠裏便像挾着熱風的速力似的，四處傳佈了。

法非愚斯往沙漠的內地去時，他的弟子們都跟

着他走，嘴裏讚美着天主。他的同道兄的弟子弗拉文突然受着神感般的，進了恍惚的狀態，即與地唱出一首讚美歌來道：

「祝福的日子呀！現在我們的父親回來了！

「他回到我們身邊，負着新的功德，功德的價值是給與我們的。

「父親的積德就是兒子的財產，老師的聖潔把一切修道者的房間薰香了。

「法非愚斯，我們的父親，將一個新娘嫁給了耶穌基督。

「他用他神奇的技術將黑牝羊變作爲白牝羊。

「他現在挾着新的功德回到我們的地方來。

「正像負着花蜜的重擔的亞爾西諾意低特的蜜蜂。

「又可比那尼皮的牡羊，身上負着重重的豐饒的羊毛。

「慶祝這一天，我們在麵包上加着點油的這一天。」

走到那僧正的獨居斗室的門前時，弟子們都跪下來說道：

「望我們的神父給我們祝福，望神父給我們每個人一點油，以祝頌你的歸來！」

只有那個老實人保祿，站立在那兒問人道：「這個人是什麼人？」他全不認識法非

愚斯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留意他的說話，因為人人知道他是沒_有理智的，雖則他的信仰很深厚。

汪底諾的僧正已重行闢在他獨居的修道室裏了，他想到：

「我終於回到了我的幸福的，我的休息的隱遁室裏了。我是回到我所滿足的城廓裏了。但是這個親愛的蘆花的屋頂爲什麼不親熱地來歡迎我，牆壁爲什麼不對我說：『歡迎你歸來！』一點也沒有，從我出發直到現在歸來，在這神所選擇的住屋裏一點也沒有改變。這兒是我的櫃子和我的床子。這是木乃伊的頭顱，多少次曾給我以有益的思想；這兒是書籍，我常常在其中找尋上帝的姿態的。然而我所遺留着的，我卻一點兒都找不到了。種種東西，我覺得都是可憐地剝去了平日的美好了，今天在我看去，彷彿都是第一次看見。看見我親手製造的這張櫃子與床子，看見這黑色乾枯的頭顱，這一卷寫滿上帝的說話的紙張，我彷彿看見了死人用的器具。我如此認識的東西，我竟不認識了。呀可憐！實際，我四周的東西沒有一點改變，改變的是我，我已非昔日的我了。我是另一人了。死，就是我了。我的上帝呀！從前的我怎麼樣了呢？什麼東西把從前的我搶了去呢？剩給我的是什麼呢？我究竟是什麼人了呢？」他所最爲憂心的，就是對於他獨居的斗室不_由己地覺得狹小了，照理從信仰的眼睛看去，應該看出這間修道室是非常巨大的

因爲上帝的廣大無邊性，既經就從這種房間裏開始的。

及至祈禱時，前額叩在地上，他稍稍恢復了一點歡樂。祈禱約一小時左右時，泰綺思的影像忽然閃過他的眼前了。他因此便感謝上帝道：

「耶穌，這是你，你把她送到我的眼前。我從這一點上，我又認識了你的巨大的恩惠。你使我看見那個我給你的女人，是要使我歡喜，是要安我的心，是要使我得到爽快。你將她的那樣一無虛矯的微笑，純潔的優雅，由我拔去了刺的美麗顯在我的眼前。爲要使我歡喜，我的上帝，你將她——正如我照你的心而洗滌了的她——顯出來給我看，正如一個人使他的朋友微笑地想起了友人所送的一件美好的贈品。我所以很歡喜看見這個女人，我肯定她的幻影是從你的身邊來的，你不願忘記我是將她給了你的，我的耶穌。請保留着她，她既使你快活的，使她的愛嬌不是爲了旁人只是爲了你而輝耀的。」

整個的夜間，他不能睡去，他看見泰綺思，比在銀府洞中所看見還要清楚。他爲自己作證，說道：

「我所幹的事，只是爲了上帝的光榮。」

然而使他非常驚奇了，他再不能嘗味到心的平靜了。他嘆息說道：

『我的靈魂、你爲什麼憂愁？你爲什麼使我心亂？』

他的靈魂的不安竟常住不去了。三十天工夫，他常在這種憂傷的境遇裏；在隱逝者，這種境遇實在是可怕的危險的先兆。泰綺思的影像日夜不離開他的了。他一點不想把這個影像趕開，因爲他還以爲這是從上帝身邊來的，這是一個聖女的影像。但是，一天早上，頭上環着一圈紫羅蘭的泰綺思來訪問他了，在她的溫柔裏感到那樣的恐怖，他不禁驚駭地叫了起來，滿身冷汗，醒了轉來。兩隻眼睛上還留着睡眠，他覺得有一般熱騰騰溼潮潮的氣息流過他的臉上；原來是一匹小野狗，兩隻腳踞在床頭，那發臭的氣息正吐在他的鼻子上，小野狗從喉嚨裏發出笑聲來嘲笑他。

法非魯斯因此感到一種巨大的恐怖，覺得有一座塔傾倒在他腳下了。事實是他從崩壞的信仰的頂上跌了下來了。他一時竟呆了，什奮都不會思想了；接着，雖則恢復了他的意識，然而他的冥想卻只增加他的憂心。

『二者之間究竟是那一種呢？』他向自己說，『這個幻景或許像從前的一樣，仍是從上帝身邊來的也未可知。那是好的幻景了。把這好的變成爲惡的或許是我自己天性中的邪惡，正如美酒盛在不潔的酒杯中，便變成爲酸酒一樣。因爲我的卑劣，才把這種教化變成了污行，惡魔的野狗立刻就利用我的卑劣而取得非常的利益。或者這個幻影，不

是從上帝身邊來的，恰恰相反，是從惡魔身邊來的，是個腐化的幻影。如果是這樣的，現在倒要使我疑心了，以前信以為從天上來的幻影真是從天上來的嗎？禁慾實行家所必要的識別的，我是沒有的了。但是這二者之間，無論那一種，總是表示上帝遠遠地離開我了，究竟爲什麼理由離開，我雖不知道，我卻感得那結果的。」

他如此這般推理着，苦悶着，詢問道：

「正義的上帝呀，如果你的聖女們的幻影是你的僕人們的危險，你究竟留着怎樣的危險要給你的僕人們呢？請你顯出一個分明的記號，讓我知道這是從你的地方來的，還是從另一個地方來的！」

持有我人不能窺測的計劃的上帝，判得啓發他這個僕人是不大方便。法非憑斯於是仍沈浸在懷疑之中。他決心不再思念泰綺思了。但是他的決心還是無效。泰綺思仍不離開他。他在讀書的時候，冥想的時候，祈禱的時候，靜思的時候，她總是望着他看。夢想中的泰綺思走近來時，是先導以一種窸窣的聲響的，正像女人行走時的衣裙聲。這種幻影而且具有現實中所無的清楚正確。原來現實的是動搖而混亂的，至於這種從孤獨生活裏來的幽靈反而有一種深刻的性格，顯出一種強有力的正確。她到他面前時的形態常常變換的；有時是沈思着的樣子，頭上戴着她最後燦爛的一頂花冠，身上穿着亞歷

山大宴會時所穿的一件淡紫色的繡花的衣衫；有時是像罩在輕輕的雪紗裏，並且有沒在銀府洞中暖暖的陰影裏的，沈醉於歡樂中的樣子；有時她神情很虔敬而光禿的，穿着粗布衣衫，帶着天國的歡樂的；有時是悲劇的，眼睛冰洶於死亡的恐怖裏，露出她亦裸的胸膛，胸膛上塗滿着那從破開的心臟裏流出來的鮮血。在這裏種種的幻影中最使他苦痛的，就是他親手焚燬的花冠，披衫，面幕，竟也一一顯現；他以爲這一切東西顯然都有一個不可燬滅的靈魂，他叫喊道：

「泰綺思的罪惡的無數靈魂都到我身邊來了！」

當他旋轉頭去，他覺得泰綺思在他後面，他於是更加不安了。他的苦痛真慘酷。但是他的靈魂他的肉體，雖處於誘惑的中間，却還保存着清淨的，他只有將希望寄於上帝身上，他溫柔地向上帝質問：

「上帝，我遠遠地趕到異教徒中間去找她，這是爲你，並不是爲我。爲了你做的工作而受苦，不大公正吧。我的溫柔的耶穌呀！請你保護我呀！我的救主，請救我！我的肉體所不能完成的事業，請不要允許幽靈來完成。當我戰勝肉體的時候，不要讓我的陰影打倒我的自身。我知道我是踏入於比我所經過的危險還要大的危險裏了。我感到，我知道幻夢比現實還要強有力。既經幻夢是一種卓越的現實，請問如何能叫它另換一個樣

子呢？幻夢是事物的靈魂。柏拉圖雖則是個偶像教徒，尚且承認觀念的特性的實在。主呀，你伴着我去的，到那個惡魔的宴會裏，我聽見那種確切罪惡所污穢而非愚魯的人，也一致承認我們在孤寂、冥想和忘我的境地裏是感覺着真實的物象的；你的聖書裏，我的上帝，也幾次證明幻夢的功德了，幾次證明那或者依你，或者依你的敵人而得具形體的幻影的力量了。」

他是成爲另一個新的人了，如今他和上帝講道理了。但是上帝卻並不急於啓發他的心。他的夜間只是一個長長的夢，他的白天和黑夜是沒有什麼分別了。一天清早，像月光之下從他自己埋葬的罪惡的犧牲者的墳墓裏走出來一般，嘆着氣，驚醒了轉來。泰思來了，呈出她流着血腳；他哭了，她就去睡在他的床中。那是不容再懷疑的了。泰綺思的幻影定是不潔的幻影了。

心裏起了一陣厭惡，他就從那被污的床中跳了出來，雙手遮着臉孔，再不要看見陽光了。時間卻毫不除去他的恥辱，兀自流去。獨居的斗室裏一切都靜默。這是好多天以來，法非愚斯第一次是他一個。原來那幽靈終於離開他了。但是幽靈雖離去，在他卻仍是恐怖。沒有一樣東西，沒有一樣東西能解除他的夢幻的記憶。他充滿着恐怖思想。

「爲什麼我絕不能把那幻夢趕開？爲什麼我不能避去她冰冷的手臂，火熱的膝？」

他在這可怕的床子旁邊已不敢再呼上帝之名；他恐怕因爲他的房間被污之後，惡魔們便可時時刻刻進出他的房間了。他的恐懼並沒有騙他。先前踞在門限前的七匹小野犬，竟魚貫而入了，去蹲在他的床子底下。晚課的時候，他看見了第八匹野犬，氣味很臭惡。到了明天，又來第九匹野犬，不久竟有三十四匹了，接着是六十四匹了，接着是八十四匹了。小野犬愈聚愈多，愈多愈小，只有老鼠一般的大小了，床塌上，椅子上，斗室中都是了。其中有一匹跳到放在床頭的小木棚上，四隻腳踞在那個木乃伊的頭上，熱烈的眼光望着法非愚斯觀看。天天都有新的小野犬進來了。

爲了抵償他的厭惡的夢幻，爲了逃避污穢的思想，法非愚斯決定離開他的已經污穢的斗室，決定到沙漠的深地裏去，去奉行那末嘗有的最苦的苦行，出盡死力的事業，從未有人做過的新工作。但是當他未去實行他的計劃之前，他先到老人家柏來蒙的地方去，去詢問意見。

他看見柏來蒙在園子裏灌溉高莖。這是已經夕陽西斜的時候了。那條尼羅河青青的，在紫色的山丘脚下流過去。那個聖徒柏來蒙走動得很慢，因爲不要驚駭那躲在他肩上

的一匹鴿子。

「呀，道兄法非愚斯，希望天主和你任一處！」他說，「讚美天主的恩惠：他將他創造的鳥獸送到我的地方來，好使我和鳥獸們談論他的工作，更使我在天空中的飛鳥身上增加他的光榮。你看這頭鴿子，頭頸裏的色暈刻在變動，你說這不是上帝的一件美麗的創作品嗎？但是我的道兄，你來不是要和我討論什麼信仰上的問題嗎？如果是的，那末我將噴水筒放下了，聽你講來。」

法非愚斯於是把他的旅行，他的歸來，白天的幻影，黑夜的夢以及那次犯罪的夢境，魔犬的羣集，統統都告訴那位老人家。

「我的道兄，」他添說道，「你看我應該深入到沙漠裏去，去完成非常的工作，把我的苦行來嚇退那惡魔，好嗎？」

「我只是一個可憐的罪人，」柏來蒙回答說，「我不大知道人間的事情，因為我的一生，伴着羚羊，小兔子和鴿子，送在這個庭園裏了。我的道兄，我覺得你的苦痛的最大的原因，大抵是從世俗的擾攘中，毫無準備，就突然回到孤獨的平靜裏的緣故。這種突然的變動只有損害靈魂的健康。道兄，你的境地，正像一個人親置身於大熱之中，幾乎同時的又置身於大冷之中了。咳嗽便來驚擾他，發熱便來苦惱他了。法非愚斯兄，假

使我在你的地位，我是絕對不往任何可怕的沙漠的深奧裏去的，我要揀幾種適宜於僧侶和聖徒的事情來散散的我心。我將去訪問鄰近的修道院，聽人家說，那種修道院有幾處是真正好。譬如說，僧正山拉比翁的修道院裏，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二間的修道院，僧侶們的區分是和希臘文的字母一樣數目的。并且人說，僧侶的性質和文字的形状據有若干關係的，例是住在Z字一羣裏的僧侶，性質便很彎曲；在I字的一羣裏的，性質便極爽直。我的同道兄呀，假使我做了你，我一定親眼去看個確實，假使我沒有看到如此驚奇的事情，我再不肯去休息的。散在尼羅河兩岸的種種團體組織，我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以資比較。這一切正是像你這種宗教家的最適宜的養心法。你也聽見過的，僧正愛勿冷著述的精神內規則是非常佳妙。你是一個絕妙的抄寫手，得到愛勿冷的允許，你便可把他的著述來抄寫一遍。至於我，我是不會抄寫的，我的一雙手捏慣了鋤頭，毫不柔軟的了，所以再不能像著作家般，握着細小的薈筆在紙上寫述了。但是你，我的道兄，你是認識文字的，這一件事就應該感謝上帝，因為沒有一樣東西能比美麗的字跡更可讚美的了。寫述家和讀書家的工作便是對付歹惡的思想的最大的方法。法非愚斯兄，你能把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或保祿的教訓寫出來嗎？在這種清淨的工作之中，漸漸兒你便能得到五官和靈魂的平和了。孤寂仍將為你所心愛，不久你便可恢復從前那樣生活，重行從

事那爲旅行所間斷的禁慾事業了。但是不要以爲從過度的悔改裏可以得到一大幸福。神父汪督亞納和我們在一處時，他老是說，「過度的斷食便要產生柔弱，柔弱便將產生無力。有多少僧侶因爲故意的長期斷食而致損壞了身體。我們可以說這種僧侶是自己用短刀來刺入自己胸間，將沒有活力了的自己去投入惡魔的權力裏。」聖徒汪督亞納是如此說的；至於我，只是一個無知的愚人，靠上帝的恩惠，我還記得我們神父的說話。」

法非愚斯感謝了柏來蒙，說對於高見當去考慮一下。走過那扇關閉小庭園的蘆柵之後，他回過頭來，看見那良善的柏來蒙又在灌溉菜蔬了，一匹鴿子顛危危地躲在他彎着的背上。看見這副情景，他幾乎想哭起來了。

一走到他獨居的斗室裏，他看見一大堆莫明其妙的東西在蠢動。彷彿是被暴風吹亂的黃沙了，他認識這是無量數的小魔犬。這一天夜間，他夢見一根高高的石柱，柱頂是彫着一個人類的面形的，他又聽見一種說話的聲音道：

「登到這個圓柱上去！」

醒來時，他深信是天上送來的一個夢，他便召集他的門徒，對他們說下面那樣的話：

「我的最親愛的兒子們，我爲了要到上帝派我去的地方去，不得不離開了你們。當

我遠出期間，請像聽從我一般去聽從弗拉文，并請善視保祿。盼望你們得福。再會了。」

當他走遠之時，弟子們都俯伏在地上，及至仰起頭來的時候，他們看見他黑色的巨大的形體已在沙漠的地平線那邊了。

他日夜走着，走到了以前偶像教徒所建築的破廟裏了。當他燃燒着熱情趕往亞歷山大去時，曾經在這座破廟裏和鴨子與人魚在一處睡眠過的。畫滿着魔術的符號的牆壁仍站立在那兒。三十根大石柱，柱頂彫着人頭或蓮花的，還支持着那根巨大的石樑。只有盡頭的一根石柱已拋落了古代的負擔，自由自在地立在那兒。這根柱頭是刻着一個女的頭。圓圓的面頰，細長的眼睛，微笑着的，額上還生一對牝牛的角度。

法非愚斯一看見這根柱，他就認識這就是他夢中所見柱子，他估量一下，約有二十二右突的高。他到隣村裏去，叫木匠做一具和石柱那樣高的梯子。他把梯子靠在柱上，就爬上去，跪在柱頂上，向天主祈禱道：

「我的上帝呀，這是你替我選擇的住處，靠你的恩惠，讓我在這頂上一直住到我死的時候。」

對於食糧他一點也不留意，因為他已把自身委諸於神明的了，并且以為慈悲的鄉人

定會給他生活的食品。果然，到了明天午後五時許，有幾個女人帶着她們的小孩子來了，她們拿着麵包，椰子實和清水。小孩子們把這種東西搬到圓柱頂上去。

那根柱的頂上不甚寬闊，不夠法非愚斯躺直身體睡覺，因此他睡覺時，兩隻脚是拳曲着的，一個頭是彎到胸口間。所以在他，睡眠時比醒着時更為疲勞。天亮時，鷓鴣飛過，羽翼觸着他的身體，他便驚醒轉來，充滿着苦悶，充滿着恐怖。

那個替他造梯子的木匠卻是個有信仰的人，怕上帝的人，想到聖徒日晒夜露，風打雨吹，一無遮蔽；又恐怕他睡眠的時候跌了下來，便為他在這圓柱頂上做了一個屋頂和一圈欄干。

法非愚斯經營着這樣神奇生活的名聲，一個一個村莊裏都傳到了。等到禮拜日的一天，山鄉裏的農夫們帶了他們的女人和孩子來瞻拜他。弟子們知道了他這個光榮的隱遁之處，非常讚美，於是都到他這地方來，請求在圓柱脚下建築小房屋來居住。每個早上，他們便在老師的四周繞成一個圓圈，老師教訓他們道：

「我的兒子們，你們常像耶穌所愛好的這種小孩子們一般。這就是超度。肉的罪惡是一切罪的源頭和根本。有如一個父親生了許多兒子，肉的非惡產生一切罪惡。驕慢，貪婪，懶惰，怨恨，妬忌都是肉的罪惡所愛好的子孫。我在亞歷山大所看見的情形是這

樣的：我看見富翁都耽溺於淫逸。像那污泥浮到水面的河流的淫逸，將他們送到苦痛的破滅裏去。」

僧正愛勿冷和山拉比翁聽見了法非愚斯的新聞，他們都要親眼來看個確實。遠遠地望見三角形的船帆在那河面載着那兩個僧正到他這地方來，法非愚斯不禁思想道這是上帝叫他做了一個隱遁者的模範。一看見他，兩個僧正均無不爲之驚奇，二人相談之下，都以爲這種如此異常的苦業是不行的。他們倆熱心勸告法非愚斯從柱上走下來。

「這樣的生活是和習慣相反的」，他們倆說，「這種生活是從來沒有的，出乎宗規之外的。」

但是法非愚回答他們道：

「如果異常的生活不是修道生活，敢問所謂修道生活也者究竟是怎麼樣的呢？僧侶的修業不應當和僧侶自身那樣的異常嗎？我受着上帝的指示才登上這根石柱；要我走下來，也要等上帝的指示。」

每天都有修道的人來加入於他的弟子中間，在這空中的隱士的四週造起小屋子來。其中有許多人模倣他的行爲，也登到這座破廟的殘骸上去，但是因爲被同道者所非難，以及被疲勞所征服，他們不久便拋棄了這種修練。

來巡禮的人像河流一般滾來。有許多人是從極遠的地方趕來的，這種人免不了要餓渴的。有個窮寡婦便想把清水西瓜來做買賣。在法非愚斯的柱子前，張着個藍白布帳，放着紅泥的水瓶，杯子以及水果，她背靠着柱子叫喊着：『那一個人口渴？』看了這個寡婦的樣子，一個賣麵包的，便搬許多磚頭來，在寡婦布帳的旁邊，砌起一個鑪子來，要把麵包和糕餅等物賣給旅人們。因為參觀的羣衆一天多一天了，埃及大都市裏的人民也都趕來了。有個把愛財若命的人，便造了一座旅舍，以便有錢的人帶着他們的僕役，駱駝，牝驢來住宿。不久之間，法非愚斯的石柱面前就成爲一個市場。尼羅河上的漁夫拿着鮮魚，鄰人拿着菜蔬都到市場上來做買賣。有個剃刀師傅露天替人家剃頭，和客人講着妙趣橫生的說話，引得巡禮的衆人都快活。這座破廟，好久好久爲靜默與平和所包裹的，現在是充滿了生命的無數嘈雜，生命的種種動作了。酒店老輩把破廟的地下室改作爲酒窖，在那古舊的圓柱上，釘了畫看聖徒法非愚斯小像的廣告，廣告又用希臘文和埃及文寫着：『此地發賣石榴酒，無花菓酒和真正西麗西牌酒。』彫刻着古人像的牆壁上，商人們掛着葱束，鱸魚，死兔子和剝了皮的羊。一等到夜間，這座破廟裏的老客人：野鼠，長長地聯成一串，逃向尼羅河那邊去；野鶴呢，心神不安地，伸長着頸頸，一隻腳顫危危地立在高高的屋角上。廚房裏的黑烟，飲酒客人的呼喚聲，女用人的叫喊聲正

一齊升向那屋角上去。破廟的附近一帶，測量隊來測繪路線，泥水匠來造修道院禮拜堂，聖堂等等，過了六個月，一個城市就造成了，兵房，裁判所，監獄都有了，還有一所爲一盲目的老學究所管理的學校。

巡禮者無休無歇地跟着巡禮者。各處教堂的司教和代理司教都趕來參觀，無不非常讚美。汪底窪旭的管長，那時恰在埃及，便帶領他全部的僧侶來參觀，對於法非愚斯的異常的修業也極頌讚。里比亞的教會裏的司教者，因爲亞歷山大的管長亞達那史外出，也聽從汪底窪旭的管長的意見。愛勿冷和山拉比翁兩僧正聽見了這種消息，連忙再趕來，到法非愚斯的脚下，請求寬恕他們倆第一次來時對於他的疑懼。法非愚斯回答他們倆說。

『我的道兄們、我忍耐着的苦業漸漸能抵償那送來給我的種種誘惑了。要知道那誘惑的種類，誘惑的力量真使我驚懼呢。一個人，從外面看去，誠是小，從上帝送我來居住的柱上望去，擾動着的人羣真像一堆螞蟻了；但是從內面看起來，人真是巨大，巨大到像宇宙一般。爲什麼呢？因爲人是囊括宇宙的。陳列在我面前的一切：那種修道院，那種旅店，河面上的船隻，那種村鄉，以及我所望見的遠處的田畝，河流，沙漠和山嶺，這一切要是和我心中所有的相比起來，真是遠比不上呢。我的心中有無窮數的城市、

有無邊際的沙漠，那罪惡，罪惡和死亡橫在我這無限大的上面，包裹着這無限大，正如黑夜包裹大地一樣呢。我一個人保存着宇宙那般大的一切惡念的呵。」

他所以如此說者，因為女人的慾望存在他的心上的緣故。

到第七個月，好久不養子女的婦人，想靠聖徒法非愚斯做媒介，想靠圓柱的功德，而得到子息，便從亞歷山大，比排史德，殺意史各地趕來了。她們將那無生殖力的肚皮去向法非愚斯的圓柱摩擦一回。祈願者的馬車，轎子，抬床等等便在這個上帝之人的下面停止着，擁擠着，擾動着；目力所及的地方都是車轎了。那種車轎裏走出來的人，有許多是看看都要嚇煞的病人。母親們把她們疾病的小孩子：或者四肢拳曲的，或者是眼睛翻出的，或者是嘴裏吐沫的，或者是聲音發嘎的，都呈到法非愚斯面前去。他便將兩手去按在這種病孩子的身上而祈禱。瞎子也走近來了，伸長兩隻臂膊，仰起那張鬢着兩個血淋的洞的面孔，偶然恰巧對着他。中風病的人將那滯重的麻木部分，瘦到像死人樣樣的，拳縮醜陋的四肢給他看。跛子對着他呈出他們的畸腳來。癩病的人兩手扯開胸前的衣衫，露出那個像被看不見的一頭老鷹所啄食的胸口，坐在圓柱下面地上的水腫病的婦女，彷彿人家從肩上卸下來的大皮袋。這一切病人，法非愚斯都為他們祈禱。生着象的癩病的呂皮耶人，搬着他們滯重的脚步走近來，仰起了他們死板板的面孔，含着淚水的

眼睛望着他看。他在這種病人的上面，劃了十字架，爲他們祝福。有個亞福洛提督市的少女嘔血之後已沉睡了三天，活像一個蠟人了，父母也當她是死的了，將一張椰子樹葉放在她的胸口。人家把她放在床架上也禱了來；法非愚斯爲她祈禱，那少女竟會仰起頭來了，睜開了眼睛。

百姓到處宣傳法非愚斯所做的奇蹟，於是羅着希臘人所謂天刑的疾病的受害者從埃及各地都趕來了。當這種病人一看見那根圓柱，立刻會痙攣起來，在地上打滾。叫喊，縮成一團。說也奇怪！其他在場的人看見那種情形也會狂亂起來，像瘋癲一般了。僧侶，巡禮者，男人，女人攪在一處，在泥裏打滾，爭鬧，四肢拳縮，口吐白沫，又吞着手裏一握一握的泥土，又說着種種豫言。法非愚斯在圓柱頂上，覺得一陣寒冷使四肢都打顫起來，他便向上帝呼喊道：

『我是擔負一切罪惡的人。我將這種一切的污穢都放到我一個人身上來了。因此之故，天主呀，我的肉體是充滿了惡的精神。』

每次一個病人痊愈，參與的人便喝起彩來，把那病愈的人勝利地擡來擡去，不停地喊着：

『我們看見一個新的西陸愛的泉水了。』

已經有百來根拐杖排在這神奇的柱上了，感恩的婦女又把那花園和畫片來掛在那上面。希臘人在柱上刻起兩節一意的詩，又因為每個巡禮者都要在柱石上彫一個名字的，這根柱子一人高的地方不久便刻滿了拉丁文，希臘文，太古埃及文，迦太基文，希伯來文，敘利亞文，以及魔術的文字。

復活節到了，在這奇蹟的市上真是熱鬧非凡，年老的人都以為重新回到昔日的神祕時代了。在那廣場上，種種的服裝混雜在一處：埃及人的染出許多顏色來的袍子，阿拉伯人的連着面幕的外套，呂比耶人的白色短褲，希臘人的上身短衣，羅馬人的有長長的褶襞的衣衫，野蠻人的血紅的衣褲，蕩女的繡金披衫，混在一處，真是無奇不有。罩着面幕的婦女踏着驢子通過時，先有一班黑奴用着木棍來趕開人衆。走江湖的賣技者，在地上鋪了一張毯子，做種種熟練的技藝，很巧妙地變戲法，環着看的人都靜靜地一聲也不響。弄蛇者伸出兩隻臂膊，將那帶一般的捲在腰間的蛇扯開來。這一切的羣衆中間：輝耀着的，閉光着的，灰塵抖亂的，丁當響着的，叫喊着的，叱罵着的，都有，真是色色俱全。駱駝夫打着駱駝的鞭朴聲，商人發賣防癩惡運的符籙的叫喊聲，僧侶歌詠聖書文句的單調的朗誦聲，婦女突然發狂像變成豫言者的呻吟聲，乞丐反覆地唱着古歌謠的尖銳聲，羊的叫聲，驢的鳴聲，水手呼喚淹留的客人聲，種種聲音同時並作，變成什

麼都聽不清楚的一種嘈復了，有時這嘈雜中間還閃出幾聲銳利的呼叫來，這是裸體的黑奴們，到處亂跑着，販賣新鮮海棗的呼聲。

這一切各式各樣的人，在雪白的天空之下，濃厚的空氣之中，真是氣悶得要命呵。原來那空氣裏，既混雜女人的香氣，黑奴的氣味，油煎東西的烟氣，又混雜信仰極深的牧羊人買來燒在聖徒法非愚斯前的橡皮的蒸氣。

到了夜間，各處點着火，火把，籠燈。亮光所到之處，只見紅的影子，黑的形體了。在一圈躡着的聽衆中間，站着一位老人家，面孔被那烟霧騰騰的洋燈照得亮亮的，他講述道有如從前比都那樣的女人，使了魔法，將自己的心臟從胸中拿了出來，去放在一棵荊球花樹裏，接着他自己就變成爲一棵樹木了。他講述時做出各種大姿勢來，他的影子跟着也做起手勢，可是變了形了，做成可笑的样子，讚嘆着的聽衆們不禁喝起彩來。酒店中，酒客橫在椅子裏呼喚着拳脾酒和葡萄酒。跳舞的女人，眼睛上畫了黑圈，精赤一個肚皮，在這班酒徒面前表演宗教的和淫猥的跳舞。另外一邊，年輕人玩着骰子或者玩着猜手指的玩意兒。老年人在陰影裏追隨着妓女。在這一切擾動的形體之上，只有那根豎立着的圓柱一動也不動；那個生着牝牛角的頭顱在陰影裏觀看，踞在這頭顱上面的法愚斯非於上天下地之間守望着這一切。突然間，那個月亮在尼羅河上升起，彷彿是一

個女神的赤露着的肩膀。這時山丘之上滿瀉着月色和青光，法非愚斯想像看見泰綺思在水光之中，青玉一般的夜間，輝耀她的肉體。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那個聖徒遠住在那柱頂上。雨季到了，天上的雨水從屋頂的縫裏漏下來，浸透了他的身體；他的浸胖的四肢，簡直不能動彈的了。太陽將他的皮膚燒着，露水又將他皮膚弄得緋紅，終而皮膚龜裂了；臂上腿上盡是巨大的潰爛。但是他對於泰綺思的慾望在他的身心裏簡直要把他消滅淨盡了，他叫道：

「權能的上帝呀！還不十分足夠！還請送誘惑來！還要使我起不潔的思想！還要使我起奇怪的慾望！天主呀，請把人間一切的淫逸都放到我身上來，我願償清一切的罪孽！我聽見一個說假話的人說，斯巴達的一匹雌狗，在它身上担負了世上一切的罪孽，這個寓言就算是假的，但是的確隱藏着一種意味的，這種意味我今天已知道得確確實實了。事實是因爲人民的不潔，會像消散於井水中一般的，消散於聖徒的靈魂裏。所以正直的靈魂是被更多的污泥所污穢，比了罪人靈魂裏的污泥，原來罪人的靈魂裏倒從來沒有那樣多的污泥的。此所以我要光榮你，我的上帝，因爲你把我做成爲宇宙間萬惡的溝渠了。」

但是有一天在這聖潔的城市裏起了一大謠傳，甚至柱上的聖徒也聽得了：原來一個

十分偉大的人物，頂有名的名人，亞歷山大的海軍司令官盧須史，奎來呂史，郭太要來了，他來了，他走近了！

這個消息倒是真實的。老郭太是來視察運河及尼羅河的航運。他幾次想來看看那個柱頭僧侶和那個稱爲柱頭布(Cytopolis)的新城市。一天早上，這市裏的人看見尼羅河面佈滿了帆船。一艘塗着金色，張着紅幕的軍艦的甲板上，站着那個郭太。他帶領着心的小艦隊，他登岸了，走近市裏來了，伴着他的是一個祕書，手裏擎着雜記簿的，還有他的醫生亞里史旦。他最喜和這醫生談話的。

一大隊衛兵跟在他的後面。河岸邊盡是元老們以及穿着海軍制服的人物。離開圓柱前幾步路的地方，他站定了，考察那個柱頭的僧侶，同時將他長衣的褶襞揩着額上的汗水。他本性好奇，在他長長的旅途裏已考察過好多的東西了。他喜歡回憶他的見聞，他想寫完了迦太基的歷史之後，把他所見的奇，再寫成一本書。這時呈在他眼前的情景，他覺得很有興味。

「呀，這真是奇事！」他頭上出着汗，嘴裏喘着氣說，「事情真值得講述的，這個人是我的一個客人呀。確然是的，這個僧侶去年到我家裏來吃過夜飯的；飯後，他帶走了一個女僕。」

他回頭向他祕書說道：

「你把這段話寫在雜記簿裏，圓的容積和柱頭的形狀也不要忘記寫。」接着又揩拭他額上的汗水：

「很有信用的人對我說，這個僧侶登上圓柱已經一年，從來沒有離開過一分鐘。亞里史旦，你想這是可能的嗎？」

「在癡癡的人或是病人，這是可能的，」亞里史旦回答說，「在身心都健全的人倒是不可能的。身心的疾病往往能給與那病者一種非康健人所能有的力量的，你不知道嗎？實際講起來，人是沒有真正康健的身體，也沒有真正病體的，只有人體各機關的狀態種種不同罷了。因為我多研究了所謂疾病的緣故，結果我把種種疾病看作生命所必要的狀態一般來考察的了。我覺得研究疾病比和疾病相戰鬥，更有趣味。把疾病仔細考察起來，真有許多不得使人驚嘆的，疾病的外貌雖雜亂，但是內面卻隱藏着極深的調和，像四日瘧疾那種病真是件好事情！有時，身體的疾病，在絕不留意之間，會把精神的能力來發揮。克萊翁那個人你是認識的吧。他小孩子的時候是口吃而愚魯。但是後來他從梯子上跌下來，跌碎了頭骨，像你知道的，他就成爲一個高等的律師了。這個僧侶的身體內部大抵有什麼機關是損壞了。況且他這種生活並沒有像你所覺得的那般特別

實在沒有什麼新奇的。你不記得印度地方那種裸腳仙人嗎？他們不僅能夠一年完全不動，而且能夠經過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一動也不動。」

「呵呵！」郭太叫道：「這真是妄想不到的妄想了！人活着是爲勞動的，不勞動是一樁不可恕的罪惡。因爲不勞動，對於國家就是一樁損害。我真不懂怎樣的一種信仰會弄出如此不吉利的行爲來的。看到這種行爲，不得不使人要聯想到亞洲的一種宗教上去。我做敝利亞總督的時候，我看見在海拉市裏 *Rodree* 的上面建立許多像敝男子生殖器的柱子。有個男子每年兩次登上這種柱子去住七天。市民便信以爲這個男子和神明談過話了，從神明的智慮裏已得到了敝利亞的繁昌了。這種習俗在我看來是完全失去理智的；然而，我總一點不禁止這種風俗。因爲我覺得良好的行政長官不應廢除人民的習俗，卻應該確實遵守。禁止人民的信仰原來全不是政府的事情呵。風俗不論好壞，凡是爲時代，地方，民族性所確立而至今還存在者，政府均當給以滿足，這就是政府的責任了。政府想和習俗戰鬥，實行精神的革命，顯出專斷的行爲來，那政府一定是人民所厭惡的了。況且對於庸俗的迷信既不能了解，也不能寬容，請問如何能站立在庸俗的迷信之上呢？亞里史旦，我的意見以爲護這雲端裏的僧侶和平地去住在空中好了，只讓飛鳥去衝犯他吧。對於這個人，要多知道他一點，決計不是去冒犯他所可能的，要把他的思想和

信仰來弄個清楚才對。」

他喘着氣，咳嗽起來，將他的手按在祕書的肩上，說道：

「你寫吧，基督教中有種宗派，以拐誘淫婦和生活於圓柱頂上爲善事的。你還可以添寫一點，這種習俗是崇拜牛殖的神明的意味，但是關於此點，須向他自己問個明白。」

接着他便仰起頭來，將手罩在眼前，遮去那耀眼的太陽，大聲向法非愚斯說道：

「嘩啦！法非愚斯，你還記得你做過我的客人嗎？請你回答我。你在柱頂上做的什麼事呢？爲什麼你登上這個柱子，爲什麼你住在柱頂上？這根柱子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崇拜牛殖器的意味？」

法非愚斯思想郭太是個異教徒，不配回答他什麼話的。但是他的弟子，弗拉文倒走近郭太身邊回答道：

「大人，這位聖徒担負世間的罪惡，治癒種種的疾病。」

「天呀！你聽他，亞里史旦。」郭太叫了起來，「這個雲端裏的僧侶，會像你一般，做醫生的！你對於這個高高上的同業者，覺得怎樣？」

亞里史旦搖搖頭說道：

「或者是事實也未可知的，我所不能治癒的疾病，像習俗所稱謂天刑病那種癡狂等病，他倒能治癒也未可知的。一切的疾病雖則都可稱爲天刑病的，因爲一切疾病都從神明地方來的；但是俗說的天刑病，一部分的原因，卻是在想像中的。你將承認，躲在圓柱頂上女神像頭的僧侶，刺戟病人的神經作用的力量，比我在藥室裏用藥鉢藥瓶做出來的不知要強多少倍呢。要知道宇宙間本有幾種力量遠勝理智與科學的。」

「那裏幾種？」郭太問。

「那就是愚魯和癡狂，」亞里史旦回答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現在看見的那般奇事的，」郭太說，「我盼望有一個巧妙的著作家把這柱頭市的起源敘述出來。但就是最奇怪的情景，像我這樣佔着重要地位的勤奮的人，也不配長時間地留着欣賞它的，還是去視察運河吧。分別了，良善的法非魯斯！呀，不如說，再會吧！假設一旦你走下地來，再來亞歷山大，請你不要忘記再到我家來吃夜飯。」

郭太這幾句說話，聽到在場的衆人的耳朵裏，便一傳十，十傳百，輾轉傳聞開去了，外加信仰基督者的宣揚，在法非魯斯的光榮上於是又添了一種無可比擬的光輝了。虔誠人的想像力又把郭太的說話添油添醬說起來。人家索性謠傳柱頭的聖徒使海軍總司令

也信仰使徒們和尼山神父的宗教了。信徒們原來把郭太最後一句話改變了一種意味，在他們嘴裏，郭太誦法非愚斯去吃夜飯，變成爲吃聖餐了，變成爲聖徒的精神的聖餐，天國的饗宴了。人人把法非愚斯與郭太相會見的情景添加了許多，捏造了許多，到後來捏造的人自己也忘記了捏造，信以爲真的了。據說，郭太和法非愚斯辯論了好久一回之後，郭太告白那真實的時候，便有一個天使從天上飛來，替郭太揩拭額上的汗水。又說海軍司令的祕書和醫生也跟着變爲基督徒。因爲這是可紀念的奇蹟，里比亞的主要聖堂裏的助祭們，在教堂紀錄簿裏也是如此這般地紀錄了。從那時候起，一點沒有誇張的說法，全世界的人都希望見一見法非愚斯，西洋和東洋是一般無二的，凡是基督徒總用着光輝的眼光對着法非愚斯的方向遙望，讚美着法非愚斯。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都派大使到法非愚斯的地方，羅馬的皇帝，神聖的公史當，他是維持窪督獨克史教派的，也寫了一封信派使臣送來，送到時行着重大的儀式。卻說，一個夜間，那城市正在法非愚斯的脚下睡眠於露水裏的時候，聽見一種聲音對他說：

「法非愚斯，你依你的善行而出名了，你依你的言語而顯示你的威力了。上帝爲了他自己的光榮才產生你這個人的。他選擇你實現奇蹟，治療病人，收服異教徒，啓發罪人，征服亞利耶教徒而復興基督教的平安的。」

法非愚斯答道：

「希望能照上帝的意志做去！」

那聲音又說道：

「起來吧，法非愚斯，到那皇宮裏去找那個無信仰的宮史當斯吧，他全不模倣他哥哥公史當的賢德，反而去擁護亞慮斯和馬居四的迷誤。去吧！青銅的城門在你面前會自開放，你的鞋子在皇帝的座前，大寺院的黃金的行道上響着的聲音，你的恐怖的口聲將改變君士旦丁的兒子的良心。你將統治那具有威力而平安的基督教了。并且有如靈魂指導肉體一般，基督教管理帝國的政治。你的地位將在元老們郡主們貴族們之上了。你將制止百姓飢餓的叫聲，制止野蠻人的暴動。老郭太因為知道你是政府裏的第一個人，所以極力要替你洗脚，以叨光寵。等到你死了，人家將你的懲戒帶拿到亞歷山大的管長的地方，那個亞達那史彷彿在榮光之中浸得雪白的了，便將吻着你的帶子，有如吻着一個聖徒的遺物。去吧！」

法非愚斯答道：

「盼望上帝的意志能夠完成！」

他使盡力量立了起來，預備走下柱來了。但是那個聲音彷彿猜到他的思想一般，對

他說道：

『是要緊的，你不要從這梯子上走下來。如果從梯上下來，那時和平常人的行動一般無二了，那是否認天所賦予你的力量。天使般的法非愚斯呀，你好好地量你自己的力量一下吧。像你這樣一個大聖人是應該在天空中飛的。跳下來，天使會在那兒扶持你的。跳下來吧！』

法非愚斯答道：

『希望上帝的意志統治大地，統治諸天！』

伸開一隻長臂膊，像一匹巨大的病鳥展開了憔悴的羽翼，搖了幾搖，他想跳下來了，突然間來了一種醜惡的嘲笑聲送到他的耳朵裏。驚駭了，他：道問

『那一個這樣子笑？』

『哈哈！』那聲音尖銳地喊着，『我們的友誼只是開始。一天你將更加和我做知交的，最親愛的，這是我叫你登上這根圓柱的。我真要對你表示滿足，你是多麼柔順，完成了我的希望。法非愚斯，我真滿足你呵！』

法非愚斯的口聲已被恐怖所絞住了，喃喃地說道：

『退開！退開！我知道你的本體了：你就是把耶穌放在寺院的屋脊上，將世上一切

的王國呈給他看的東西。」

他驚駭地復跌倒在柱石上了。

『如何我不早一點知道呢？』他思想，『我是比那種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的癱子，兒子，盲子更加可憐了，我喪失了感受超自然的東西的感覺了。我是比那種吃着污泥近乎要死亡的奇怪的狂人更加狂亂了。我已不能辨別地獄的叫聲和天國的呼喚了。把嬰孩從奶娘身邊奪開時，嬰孩還會哭泣，就是狗也會嗅出主人所走的路線，就是樹木還知道向着太陽，我是甚至連嬰孩和狗和樹木的辨別力都沒有了。我成、惡魔的玩具。這是撒旦領我到這兒來的。當撒旦把我領到這柱頂時，淫逸和傲慢這兩個東西也一同登上來，踞在我的旁邊了。然而那並不是使我驚駭的誘惑力的巨大，汪督亞納在他的山上也受到同樣的誘惑的。我只希望誘惑的利刀當着天使的眼前刺到我的肉裏去。我現在倒愛好，受着這種酷刑了，但是上帝一聲也不響，他的靜默卻使我驚駭了。他離開我了，要知道我只有他呀，他竟讓我一個人住在沒有他的恐怖裏，他避開我。我要去追着他。這塊石子已燃燒我的腳了。快一點，去呀，去追着上帝。』

立刻他握住了靠在柱上的梯子，腳踏到梯子上，走下了一級，他正面對着柱石影像的面孔。那彫像奇妙地微笑着。他一看見這個，便覺悟當時他選擇這個柱頂以爲是他的

安息處，是他的光榮地的，那知道對於他原來是永劫的墮落和混亂的惡魔的工具。他趕快從梯子上走下來，走到地上了。他的一雙腳卻早已忘了土地了，立着幾乎支持不住要跌下來了。但是覺得可咒的石柱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時，他便逼迫着兩腳趕快逃走了。一切都睡了。他一點也不被人看見，穿過那個四週是酒店旅館和商隊宿舍的廣場，他逃入一條走向里比亞山嶺的小路裏去了。一匹狗追着他叫吠，一直追到沙漠的入口處才停止。他只揀那只有野獸腳跡沒有道路的地方奔走。他的後方，有幾座廢屋像是被假造貨幣的人所拋棄的，終日終夜他繼續趕着他的孤寂的逃避。

終於近乎飢渴疲乏到要死了，然而仍未知這上帝是否還在遠處。其時他看見一處荒蕪的市街，向左右展開着，一直展開到地平線的夕陽的紅光中。那種住宅都孤立着的，和鄰宅隔開得很遠，而住宅的形式都是相同的，都像削去了一半的金字塔。原來都是墳墓。墓穴的門都破碎了，內部黑黢黢的中間，閃着蠶狗和豺狼的眼光。原來這種畜生正在喂飼它們的小畜生。墓門之外橫着幾個被盜賊剝了衣衫，被野獸吃了血肉去的死人，走過這死亡的市街時，法非愚斯已經走得精疲力盡了，便在一墳墓前面倒了下來。這墳墓離開其餘的較遠，是在一個周圍種着椰子樹的泉源旁邊。這是個很華麗的墳墓。墓門因為沒有了，所以內部那個描繪着圖畫的墓室從外面望進去，看得很清楚。墓室裏燦爛

着許多蛇。

法非愚斯嘆息道：

『呀，這是上帝選給我的住處了。這是我悔悟和苦業的殿堂了。』

他爬進墓室，用兩隻腳來把蛇趕開。他就俯伏在石板上。經過了十八小時之後，才走到那泉源邊，用手掌取一點水來喝。接着他摘了幾個海棗和蓮蓬來吃。覺得這樣生活是良好的生活，他便依據這種生活作成他自己的法則。自朝自暮，他的前額從不離開石板而仰起來的了。

卻說，有一天他照例俯伏於地之時，他聽見一種聲音向他說道：

『看看牆上的繪畫吧，那末你可得到一點知識了。』

於是仰起頭來，他看見墓室的牆上描繪着和睦的家族生活圖。這是極古的繪畫，畫得出奇地正確。在那圖畫裏，看見有幾個庖丁正吹着火，鼓起兩個嘴吧，還有正在拔鵝毛的，正在鍋子裏燒一大塊羊肉的。再遠一點便是一個臘人，肩着一匹中了翦的羚羊。另一邊，是一班農夫正在播種及收穫的工作。此外，有一班女人跟着六弦琴，笛子和豎琴的聲音而跳舞。更有一個少女彈奏西奴琴。她編得很細緻的一片黑髮上插着一朵蓮花。她的透明的衣衫，露出她的肉體的美妙的身段。她的胸口，她的一張嘴簡直是鮮花般

的。側轉着臉兒上的她的美目凝睇着。這張臉兒真是標致。法非愚斯看了她一回，便即俯下了他的眼睛，回答那聲音道：

「爲什麼你叫我觀看這種圖像呢？這種圖像無疑地是表現那個偶像教徒，在世時的日常生活的。現在這個愚像教徒的屍體正安眠在我腳下一個黑色玄武石的石棺中，埋了一個深深的洞底。這個圖像追憶着那個死人的生活，然而不論那色彩如何鮮麗終究只是一個影子的影子呵。死人的生活呀！呀，虛榮呀！……。」

「他是死了，但是他活過了。」那聲音又說起來了，「至於你，你也是要死的，但你是你在這世上實在沒有活過。」

自從這一天起，法非愚斯再沒有一刻休息的了。那聲音無休無歇地和他講話。那個彈着西奴琴的女人，長長的眼睫毛裏的眼睛老是凝視着他。現在是輪到她講話了：

「看呀，我是神祕而美麗。戀愛我吧。到我臂懷裏來汲取那苦痛你的愛情吧，你何必怕我呢？你是不能從我身邊逃開的了，因爲我就是女人的美呀。你想避開我，請問避到那兒去呢？獸子呀，你將重行找到我的形像的，在那鮮花的光彩裏，在那棕櫚樹的柔媚裏，在那鴿子的飛舞裏，在那羚羊的跳躍裏，在那小河流去的波紋裏，在那月亮的柔光裏，假使你閉了眼睛不看，在你自己身心中，你仍將瞧見我的形像的。這地下，睡在



一張黑石床裏的，包裹着布疋的人，將我抱在他的胸上已有一千年了。他在我嘴唇上最後一次的接吻也已有了一千年。他雖已長眠，但因爲和我接吻的緣故，至今還留着芬芳。法非愚斯，你本來很認識我的。怎樣現在不認識我了？我原來就是泰綺思的無數化身之一呀。你是一個有學問的僧侶，對於萬物的智識很精通的。你是旅行過的，旅行卻最能給人以智識。常常的，出外走一天所得的新智識比了在家住十年所得的還要多得多呢。你並非沒有聽見人說過，泰綺思往昔生於斯巴達時，名字叫海命的。她在旦白大屠殺後，又生爲另一人了。旦白的泰綺思，原來就是我叫。怎麼你會猜不到的？我活着的時候，我担負了世間大部分的罪惡；如今在這兒，我是在影子的狀態裏了，但是最親愛的伴侶，我還很能担負你的罪惡呢。你爲什麼要驚異？無論你走到那兒，你總會遇見泰綺思的呢。」

他在石板上叩頭如搗葱，驚怖地叫喊。那個彈奏西奴琴的女人每夜都走下牆來，走近法非愚斯的身邊，用着清朗的口聲講話。講話時還吐着清新的呼息呢。因爲聖徒反抗她的誘惑，她便對他說下面的話：

「戀愛我吧；朋友，聽我的說話吧。你愈拒絕我，我便愈要苦惱你。你還不知道所謂女死人的忍耐呢。如果沒有法子想，我會等到你死的。我是一個女魔術家，等你死了

，我會把一個靈魂放入你沒有生命的身體裏去，使你的肉體重新活起來，那末這個靈魂不會拒絕我現在所徒然請願你的事情了。法非愚斯，請你想想，到那個時候，你的幸福的靈魂在天國中望見你的肉體到罪惡裏去了，你將怎麼樣呀。當最後審判世紀末日之後，允許把這身體還給你的上帝也將非常爲難了！身內既住着個惡魔，又爲一女魔術者所守護的一個人的形體，請問上帝如何可以拿去放在天國的光榮裏呢？你沒有想到這層困難。上帝或許也沒有想到。在我們中間，上帝並不是感覺銳敏的神明了。就是最整腳單純的魔術者要把上帝戲弄起來也是極便當的。假使上帝沒有他的雷火，沒有天上的瀑布，那是村中的頑童都敢拉他的鬍子的了。一定的，他沒有他的敵人，那條老蛇那樣的智慧的。蛇是一神奇的藝術家。我也靠蛇替我裝飾，才得如此的美麗。這是蛇教導我如何編髮結，手指如何染成爲玫瑰色，指甲如何成爲瑪瑙般的。你太不認識蛇了。當你到這墳墓裏來住的時候，你把腳來趕去那先住着的羣蛇，全不想想這種蛇或許就是伊甸園中的蛇的一族，你竟把蛇蛋都踏碎。我爲你恐怖呢，可憐的朋友，你不是自己去招出惡祟來嗎？人家雖則告訴過你，蛇是音樂家，又是戀愛者，你究竟怎樣的？你把科學與美錯亂在一處了，你真是十分可憐的，耶和華全不來救護你。他是不能來的。因爲他是和萬物的全體一樣巨大，他全不能動一動的，如果不管不能而稍稍地一動，那末萬象立刻

就顛倒混亂了。我的美好的隱士呀，請給我一個親嘴。」

魔法所做出來種種不可思議，法非愚斯並非不知道的。他便在非常的憂心之中思想起來了：

「埋在我腳下的這個死人或許知道寫在那本神祕書上的說話的吧。那本書是藏在離此不遠的一個皇家的墳墓裏的。靠了那書上的說話的功德，死人們重新得到了他們在世的形體，他們便得看見太陽光，看見女人的微笑。」

他怕的是怕那彈西奴琴的女人和那個死人的相會，像他們倆活着的時候一般，恐怕親眼看見他們倆擁抱起來。有時，他思想像聽見親嘴時的輕輕的呼吸聲。

在他一切是混亂的了。如今因爲上帝的遠離，他怕思想有如怕感覺一樣的了。有一個晚上，他照例俯伏於地的時候，一種蕩生的聲音對他說道：

「法非愚斯，地上還有許多你所想像不到的人民呢。如果我把這種人給你看看，恐怕你要嚇死的。有一種人，額上只生一隻眼睛，有一種人只生一條腿是跳着走的。有種人會變換性別，女性變成爲男性。還有樹木人，會生根在地下。還有種人沒有頭顱的，二隻眼睛，一個鼻頭，一張嘴都生在胸膛上，你相信耶穌爲超度這種人類而死的嗎？」

另一次他看見一個幻景。他看見十分明亮之處，有一條大道，幾條河流及花園。那

大道上，亞里史督比爾和鏡勒絲正騎着敘里亞的馬在飛奔。騎馬的快樂使那兩個青年的面頰都熱到發紅了。某處迴廊之下，加里克拉德正誦着詩歌，滿足的傲慢之色在他的聲音裏顫動，在他的眼光裏閃耀。謝諾旦米在一個花園裏採摘着金蘋果，撫媚着一條生着天青色的翹翼的蛇。穿着白衣裳，戴着閃閃發光的司教帽的海莫徒，正在神樹不見山亞下面冥想。這顆神樹上有許多很正確的側面形的小頭，有如無數的花朵，頭上都像埃及的女神般的，躲着一匹鷹，躲着一匹鶴，或者是亮亮的一個圓月亮。泉臺的旁邊的倪西亞正在一個渾天儀前研究星辰的協和的運動。

接着有個罩着面幕的女人，手裏拿着一枝番石榴，走近法非愚斯身旁來了。她對他說：

「你看呀。有一種人追求那永久的美，他們將無限給與朝生夕死的生命了。另有一種人毫沒有一點巨大的思想而生活着。但是他們是順乎美麗的自然，所以幸福而又愉快。他們有得活着的時候總活着；他們將光榮還給主宰萬物的藝術家。原來人是上帝的一首美好的讚美歌。人人都想幸福是無垢的，歡樂是許可的。法非愚斯，如果他們是想得不錯的，你是怎麼的一個獸子呀！」

那幻景消失了。

法非愚斯的身心是如此這般無休無歇地被誘惑着。撒旦竟不讓他有一點休息的時間了。這個墳墓的孤獨裏實在比大城市十字街頭還要熱鬧。惡魔在墓中，聲地發笑。幾百萬的魔鬼妖怪和死人的精靈在那墓穴裏經營着人世間一切的生活。到了晚上，他到泉水邊去的時候，便有許多薩底兒和妖女們在他四周跳舞，並且誘他到他們淫逸的跳舞圈裏去。惡魔們已不怕他的了。它們嘲笑他，用齷齪的說話侮辱他，攻擊他。一天，有個臂膊那般長的惡魔將法非愚斯環在腰間的繩子偷去了。

他思想道：「妄想呀，你領到我什麼地方去呢？」

他決定用兩隻手來工作，以求他所需要的精神的休息。泉水邊，棕櫚樹的陰影裏，有許多長着大葉子的芭蕉樹的。他便去割了幾顆芭蕉樹幹，帶還墓穴裏。他把那樹幹用石子打碎了，打成細條，照他從前看見繩工所做的那般做去。他想做一根繩子來代替那惡魔所偷去的。惡魔們因他的工作似乎感到什麼障害了。它們停止了喧嘩。彈奏西奴琴的女子也拋棄了魔法，平靜地留在描繪的牆壁上了。法非愚斯盡力打碎芭蕉樹幹的時候，居然恢復他的勇氣與信仰了。

「靠了天的幫助，」他自己對自己說，「我征服了肉了。至於靈魂呢，還能保持它的希望。惡魔們以及永劫地墮入於地獄裏的女人想使我疑心上帝的本質，也是徒然的了。」

。我將依使徒若望的嘴來回答他們：「厥始物爾朋已有，物爾朋者上帝也。」這是我所深信的，如果我相信的是妄誕的，我卻更加要相信它，說得更加好一點，我所相信的理應是妄誕的。假使不是妄誕的，我倒要不相信了。我是知道它的。人家所知道的，一點也不能給人以生命的，只有那信仰是救人的東西。」

他把那樹幹上扯下來的纖維晒在太陽裏，露在露水裏，每天早上，他去把那纖維翻弄，以防腐爛。他自己覺得很歡喜，因為在他自己身心裏重行有了孩提時的單純了。當他編完繩子時，他便拿蘆葦來編組席子和籃子。這個墓穴於是一變而幾乎成爲做籃子的工場了。法非愚斯或做工作，或做祈禱，一天天倒很容易過去。然而上帝竟不寵愛他。怎麼樣的呢？原來一個夜間又來了一種聲音嚇得他四肢冰冷，把他驚醒了。他猜想這是那個死人的聲音。

那聲音是一種急促的呼喚是一種輕輕的語聲。

「海命！海命！來和我一處洗澡，快點來呀！」

一個女人，嘴唇觸着法非愚斯的耳朵，回答那聲音說：

「朋友呀，我站立不起來，因為有一個男人暈在我身上。」

突然間法非愚斯看見他自己的面頰是靠在一個女人的胸間。他認識這是彈西奴琴的

女人。她已從法非愚斯身下掙脫了一半，豎起了上半身。他這時絕望地擁抱着這朵溫暖的肉的鮮花，燃燒着永淪於地獄的希望，叫道：

「留在此地，留在此地，我的天呀！」

但是那女人已立起來了。已站在門口邊了。她笑着，明月的銀光照着她的微笑。

「何必要留在此地呢？」她說，「一個影子的影子對付如此富於狂激的想像的戀人是已足夠的了呀。況且你犯了罪的了，你還要什麼呢？再會吧，我的情人在喚我了。」

法非愚斯在黑夜裏哭泣，等到天亮時，他說出比嘆息更溫柔的祈禱來道：

「耶穌，我的耶穌，爲什麼你拋棄我？你看見我是在危險之中。溫柔的救主呀，請來救護我。你的父親既不愛我了，你的父親既不要聽我的話了，請你想想，我是只有你的了。從上帝到我身邊來的東西，沒有一樣是可相通的，我不能了解他，他不能可憐我的。但是你，你是一個女人所生的，所以我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記得你也做過人的。我所以哀求你者，並非因爲你是神明之神明，光明之光明，真神之真神，卻是因爲你生活於我受着苦痛的地上的；你生活於貧窮而且很柔弱的，又因爲撒旦想誘惑你的肉體，因爲臨終的汗水浸冷了你的額頭。我求你的是你的人間性呵。我的耶穌呀，我的哥哥的耶穌呀！」

他如此祈禱之後，兩隻手互相絞着，忽然來了一陣洪笑聲，連墓穴的牆壁也爲之振動了。他曾在圓柱頂上聽見過的口聲這時又帶着嘲笑向他說道：

「你唸的正是馬居四每天所唸的禱告文呀。法非愚斯是邪教徒！法非愚斯是邪教徒！」

彷彿受了雷擊一般，法非愚斯倒在地上悶去了。

.....

當他重行睜開眼睛來的時候，他看見四周盡是穿着黑色道袍的修道者。有的用水來灌在他的腦門上，有的唸着驅魔的咒語。更有許多站立在墓穴外面，手裏拿着棕櫚樹枝。

其中有一個說道：

「當我們經過沙漠時，我們聽見這個墓穴裏有呼喚聲送出來，及至走進墓穴，我們看見你昏倒在石板上。一定是惡魔把你打倒了，我們走近來時，惡魔才逃避了。」

法非愚斯仰起頭來，用着低弱的口聲詢問道：

「道兄們，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手中爲什麼擎着棕櫚樹枝？是不是爲了埋葬我而來的？」

那個人回答道：

「道兄，你不知道，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已年紀一百五十歲了，近來他接到死的豫告，從他退隱的郭爾靜山上走下來：要來祝福他的魂靈的無數子孫。我們擎着棕櫚葉子去迎接我們精神的父親。但是你，道兄，你怎麼不曉得這樣重大的事情呢？難道天使不到墳墓裏來告訴你的。」

「哎！」法非愚斯回答說，「我是不配接受這樣的恩惠的了。住在這個墓穴裏的，只是惡魔和殭屍。請爲我所禱！我是法非愚斯，汪底諾的僧正，是上帝的可憐的一個僕人。」

聽見法非愚斯這個名字，大家都搖動那棕櫚樹枝，喃喃地讚美起來。那個剛纔說話的人便稱讚道：

「你竟就是那個聖徒法非愚斯，你是以苦行和功德聞名於世，大家都想你或有一天將和汪督亞納相等。萬分欽敬的人呀，這是你使泰綺思魄依上帝，這是你，依最高天使的心靈而登上柱頂。在那柱脚下守夜的人看見你幸福地昇天了。據說天使的羽翼將白雲包圍着你的四周，你伸出了右手，祝福人類的世界。到了翌日，人家不看你的時候，長長的嘆息聲便對着那個彷彿脫去帽子的圓柱升起來了。你的弟子弗拉文便宣揚你的奇蹟

，代了你的位置而管理僧衆。只有一個老實人，名叫保祿的，卻反對人家一致的意見。他咬定說夢中看見你被惡魔拉了去的。羣衆把石子來投擲他，真奇怪他竟不被石子擲死。我的名字叫沙齊墨，是這一切俯伏在你腳下的修道者的僧正。我要和他們一樣，跪在你的面前，那末你能祝福我的兒子們以及兒子的父親了。接着便要請你把那上帝依了你所做的一切奇蹟講述給我們聽。」

「天主絕不如你所設想的那般寵愛我」，法非愚斯回答說，「天主是以驚怖的誘惑來試練我。我絕不是由天使們所擁戴來的。我的眼前立着一塊陰影的牆壁。這塊牆壁總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是生活於夢中了。因爲在上帝以外，一切原來都是衆呵。我旅行於亞歷山大之時，在極少的時間裏竟聽到許多議論。我知道迷誤的軍隊是無窮數的。迷誤老是跟隨着我，我是被利劍所包圍了。」

沙齊墨答道：

「敬愛的神父，我們應該想想聖徒們，尤其是隱世的聖徒們，所受的恐怖的試鍊。假使你並不是抱在最高天使的臂中而赴往天上的，那末一定是天主將這恩惠給了你的影子，因爲弗拉文和衆僧侶以及民衆都證明你的昇天的。」

然而法非愚斯決定也要去接受汪督亞納的祝禮。

「道兄沙齊墨，」他說，「請把這種棕櫚葉給我一張，我們一齊去迎接我們的神父。」

「去呀！」沙齊墨說，「軍隊的命令是適用於僧侶的，僧侶原是極高貴的兵士。你和我都是僧正，我們走在前。他們跟着我們走，唱着讚美歌。」

他們就走了，法非愚斯說道：

「上帝便是一統，因為他是真理，真理是只有一個的。世界是多種多樣的，因為世界是一個迷誤。自然的一切光景，連外形最天真的也在內，我們統統都要遠而避之的。因為使光景成爲愉快的種種形相就是那種種光景是惡的標記。所以我就是看見浮在死水面上的紙花，我的靈魂也就蒙着憂鬱之幕的。五官所感覺的都是可厭的。一粒細沙中也含着危險。樣樣東西都要誘惑我們，至於婦女只是分散於輕靈空氣中，鮮花地上，溝澗水裏的一切誘惑的集合罷了。靈魂有如一個固封的瓶的人是幸福了！知道把自己弄成爲啞子，盲子或聾子的人是幸福了！爲了要了解上帝而不解世上一切的人是幸福了！」

沙齊墨靜靜地聽了他這幾句話，便回答下面那樣的說話。

「敬愛的神父，我來自白我的罪惡吧，因為你既經把你的靈魂給我看了。照着使徒所傳下來的習慣，我們互相來告白。當我未做僧侶之前，我在俗世間是過着最污穢的

生活的。在那個以蕩女出名的麥獨拉城市裏，我追求着各式各樣的戀愛。每夜我總伴着蕩女和吹笛的女人吃飯的，我揀了一個頂使我歡喜的女人帶歸家去。像你這樣一個聖徒，對於我那時的慾望的熱狂領我到怎樣一個境地，你總想像不出的。我只要說一句你就可明白了，凡是女人，不論是貴婦人或尼姑，我的慾望總不放過她，不用說明，我與女人姦通了，褻瀆了尼姑的神聖。我用酒精來興奮我五官的熱情。人家稱我是麥獨拉市中的喝酒大王，洵是不謬，然而我是基督徒，在放蕩之中，我仍保守着對於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信仰。當我的財產消盡於放蕩之時，我已感到最初的貧窮了。那時我的放蕩朋友中有一個身體最爲強壯的人，竟罹了重病，身體迅速地衰頹起來了。他的兩個膝頭已不能支持他身體了；他的一雙顫動的手已成爲廢物了；他的眼睛初而模糊，終而盲了；他的喉嚨裏只會發出可怕的呻吟聲了。他的精神比他的肉體重了，便睡去了。因爲他像野獸一般生活，上帝罰他，便把他變成爲野獸了。財產的喪失已使我起了解脫的反省，朋友的前車卻更是可貴。他給我如此的一個深刻的印像留在心上，我便離開了俗世，退隱於沙漠。我在沙漠中已墮了二十年的和平生活，沒有一點來擾亂我。我與我弟子們一處做紡織，建築，木工的工作，甚至理營文字的生涯，雖則實際我對於文字方面毫無興趣，常常以爲與其從事思想，不如從事活動好。白天，我充滿快活，夜間，夢也沒有

一個。我覺得天主的恩惠是賜給我的了。爲什麼呢？因爲就是在罪大惡極之中，我還常常保持着希望的緣故呵。」

聽見這幾句話，法非惹斯仰起眼睛來望着天，喃喃說道：

「天主呀，這個犯了那許多罪惡的人，這個淫蟲，這個瀆神者，你倒溫柔地惠顧他。我常常謹守着你的命令的人，你倒離開我了！呀，我的上帝？你的正義何其曖昧呢！你的道何其難於深入呀！」

沙齊墨伸起臂膊來了：

「你看呀，可敬的神父：我們可說地平線的兩端，真是遷居的螞蟻的黑色的行列了。這都是我們的同道弟兄，正像我們一樣，他們是來迎接汪督亞納的。」

當他們走到會集地時，他們看見那景像真偉大。宗教的軍隊，分列三行，成一大半圓形。第一行是沙漠中的老者，手中握着拐杖，鬍子一直掛到地上。愛勿冷和山拉的比翁所管理的衆僧以及尼羅河邊一切隱士們是第二行。第二行的後面是從遠處山地裏來的修道者。其中有的在他們乾而且黑的身體上披着襖襪，有的身上只穿那蘆草編成的衣衫，還有許多是裸體的，但是上帝替他們披上了一層厚毛，彷彿是小羊的毛皮。他們手裏中都擎着一枝碧綠的棕櫚樹枝。這許多人可說是一彎碧玉的長虹呢。他們是可比擬爲上

帝選民的合唱隊，上帝之城的活牆壁了。

這一大集合由非常整飾的規律統治着，所以法非愚斯很容易看見他的門徒。他去坐在自己門徒的身邊，將面幕遮得好好的，因為他不願人家認識他，並且他也不要擾亂他們嚴肅的等待。突然四面一齊叫起來了：

「那個聖徒呀！那個聖徒呀！那個大聖徒來了！地獄無論如何不能戰勝他的聖徒來了！上帝最親愛的聖徒來了！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

接着便是一大靜默，一切的人都將額頭伏在沙地上。從山上下來，到大沙漠裏來的汪督亞納，由他兩個親愛的弟子麥山兒和亞麥達扶持着，走過來了。他脚步走得很慢，但是他的身體還是筆直的。人人感覺得他尚有超人的精力和餘焰。他的雪白的鬍子垂在他闊大的胸口，他的禿頂的頭上，有如摩西的前額，射出光芒來。他的眼睛具有鷹眼一般的眼光，孩提的微笑閃耀在他圓圓的頰上。爲了祝福他的僧侶，他伸起了苦工一世紀的臂膊來，他的口聲在下面那樣愛情的說話裏吐出了最後的光焰：

「呀，約可白呀！你的幕帳何其美麗！呀，以色列呀，你的天幕何其可愛！」

立刻那充滿熱情的人的牆壁，一齊像雷鳴般的，協和地唱着那首讚美歌：「畏懼主者幸福了！」

伴着麥山兒和亞麥達的汪督亞納已走過了老僧侶們隱士們和修道者們的一行了。這
個望見天國與地獄的豫言者，這個統治着基督教的從山巖裏來的隱遁者，這個當最激烈
的迫害時代維持着殉教者的信仰的聖徒，這個以雄辯征服異教徒的博學者，溫柔地和他
每個孩子說話，在愛好他的上帝預告他幸福地死亡日子的前日，向他們親愛地告別。

他向愛勿冷和山拉比翁說道：

你們倆指揮着多數的軍隊，你們倆都是優良的將帥。所以到天國裏去，你們也將穿
着黃金的甲冑。天使之長米先爾也將叫你們倆去管理神兵而給你們倆幾里亞利克的位置
。」

看見那個老人家柏來蒙，他便上去和他吻抱，說道：

「你是我孩子們中最溫柔最良善的孩子，你的靈魂，有如每年種植豌豆花，發散着
香味。」

他對沙齊墨講的是這樣的話：

「你對於天主的恩惠一點也不失望，所以天主的平和是在你身上了。你的德行的百
合花開在你腐敗糞穢上面了。」

他向個個人說着毫無錯誤的智慧的說話。他對老僧侶們說的是：

「使徒比愛兒看見上帝玉座的四周坐着二十四個老人家，身穿着白衣裳，頭戴着花冠的。」

他向年青的說的是：

「你們都要快活，把憂鬱讓給這世上的幸福人。」

他如此這般在他的軍隊的行列前面走過去，他一路訓諭他們。法非愚斯看見他來了便跪倒地下，心中既恐懼，又帶着希望，煩亂得幾乎心要碎了。

「我的神父，我的神父，」他苦悶中叫喊起來，「我的神父，來救我呀，因為我破滅了。我將泰綺思的靈魂送給上帝，我踞在石柱的頂上，我住在墓穴之中。我的額頭因為老是叩在地上，堅硬得像駱駝的膝頭了。然而上帝卻離我而去。我的神父請爲我祝福，那末我將得救了。請你搖動那意沙泊的葉子，那末我便將被洗滌而光亮得像雪一樣了。」

汪督亞納一句話也不回答。他望着汪底諾僧正所管理的眼光簡直沒有一個人能夠不怕的。他的眼光停住在保祿身上了，就是那個綽號老實人的身上了，他望了保祿好一回，接着他便招手叫保祿走近去。人人都奇怪聖徒如何會同那個沒有感覺的人說話的時候，汪督亞納說道：

『上帝給予這個人的恩惠，比了你們這一班中任何人來得多。保祿，我的孩子，仰起你的眼睛來，你看看天上，看見的什麼，請說出來。』

老實人保祿仰起了眼；他的臉上閃着光芒，他的舌子便卷動起來了。

『我看見天上，』他說，『有一張床，床上張着金色和紅色的帳子。床的四周有三個處女努力保護着。原來那床子預備供給上帝所選擇的人去應用的，所以處女們不准任何靈魂走近去，除了那個被選的人。』

法非愚斯以爲那張床子是牠的榮光的象徵，他已經感謝上帝的恩惠了。但是汪督亞納做個手勢，叫他不要說話，靜聽那老實人在入神之境裏所說出來的低語。

三個處女和我講話了；她們對我說：『一個聖女快要離開塵世了；亞歷山大的泰綺思快要死了。我們預備了她的光榮的床子；因爲我們就是她的三種品德：信仰，恐懼和愛情。』

汪督亞納問道：

『可愛的孩子呀，你還看見什麼？』

保祿的眼光徒然從上天望到地，從西面望到東面，不見什麼。突然，他的眼睛看見了汪底諾的僧正法非愚斯，一種充滿信仰的恐怖使他的面孔都變白了。他的眼珠閃耀

一種肉眼看不出的火焰。

『我看見，』他喃喃地說，『三個惡魔充滿着欣喜正在預備捕捉這個人。那惡魔，一個是像座塔，一個是女人，一個是博士的樣子。三個都有烙鐵燙着的名字：第一個燙在額上，第二個在腹上，第三個是在胸上，那名字是：傲慢，逸樂，疑惑。我是看見的。』

講過這幾句話之後，堡祿眼睛又呆鈍了，落開着嘴，照舊變成爲一個老老實實的人了。

汪底諾的僧正不安望着汪督亞納的時候，那聖人只講下面的話道：

『上帝叫我們知道他的公正的審判，我們應該崇拜他而靜默着。』

他祝福了上帝而去了。降至地平線的太陽將一層榮光包裹着他。受着天惠的他的黑影非常巨大，拖在他的身後，彷彿是一片無邊際的大絨毯。這個影子正是像徵這位聖徒留在門徒間的長長的紀念。

站起來了，但是像被電擊了的，法非懋斯什麼都不看見了，什麼都不聽見了。只有這一句話充滿他的耳鼓，就是：『泰綺思快要死了！』死的思想是從來沒有到過他的身邊已經有二十年了，他老是望着那個木乃伊的頭顱。現在死神要閉上泰綺思的眼睛的

思想卻使他絕望地驚駭了。

「泰綺思快要死了！」這句不可思議的說話！「泰綺思快要死了！」在這幾個字裏，含着多麼恐怖和新鮮的意味！「泰綺思快要死了！」那末爲什麼太陽，鮮花，河流以及一切的創造物都還存在呢？「泰綺思快要死了！」宇宙的存在還有什麼意味！突然間他跳了起來。「再去看她一次，還去看她一次呀！」他便奔跑去了。他全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那本能用着一種完全的確定來嚮導着他；他一直向着尼羅河前進。尼羅河漫漫的水面浮滿着帆船。他跳上了一艘乘着呂皮耶人的小船。他睡在船頭上，眼睛猛視着天空，他苦痛地狂叫道：

「獸子，獸子，當我還能把泰綺思歸我所有的時候，我竟不要她，我真是獸子了呀；我信以爲除了她外世上還有別的東西的，這是何等的癡愚！呀，真是昏亂呀！當我看見泰綺思的時候，我竟還相信上帝，相信靈魂的超度，相信永久的生命，竟還以爲這一切有點道理的。怎麼我會不覺得永久的幸福是存在於和這種女人的一個接吻裏的？怎麼我會不覺得沒有這種女人，人生便沒有意味，只成爲一個惡夢？呀，癡愚呀！你既看見她了，你竟還希望另一個世界的幸福！呀，卑怯者呀！你既看見她了，你竟還怕上帝。上帝哪，天哪，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東西？上帝和天所給你的，能值她所給你的最微小的

東西的嗎？呀，可憐的狂徒呀！你竟在泰綺思的嘴唇以外去尋找神惠！罩在你眼睛上的是怎麼的一隻手！那時瞎了你眼的人應該咒詛。你本來可把永刼的刑罰的代價來買她一剎那的愛情的，你卻沒有買！她向你伸出了肉與花香捏成的臂膊，你竟不去倒在她袒露的胸間，不去倒在她胸間的不可言說的歡樂裏！你竟聽從嫉妬的聲音對你說的話：「克己」。痴愚呀，痴愚呀，可憐的痴愚！呀，反悔呀！呀，怨恨呀！呀，絕望呀！懊悔沒有歡樂來把那永久不忘的時間的紀念帶到地獄裏去，沒有向上帝呼喊：「儘管燒燬我的肉，乾涸我脈管裏的一切血液，碎裂我的骨骼，你總不能奪我的記憶！那記憶永久地永久地給我以芬芳，賜我以年青的精力的！……」泰綺思快要死了！可笑的上帝呀，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如何看輕你的地獄呀！泰綺思快要死了，她將永不歸我所有了，永不，永不？！

那艘船跟着急流而前進，他卻終日腹臥着，反覆地說道：

「永不！永不！永不！」

接着想到泰綺思委身於人而不委身於他，又想到她在世上散佈了愛情的波浪，卻沒有潤濕他的嘴唇，想到這種種，他便像狂獸一樣站立了起來，喊出了苦惱的呼聲。他用指爪來抓破他自己的胸口，他咬他自己的臂上的肉。他想：

「假使我能把她所愛過的一切男子都殺死，那才爽快了。」

這種殺人的思想將一種爽快的狂熱充滿了他的身心。他想緩緩地絞殺那倪西亞，靜靜地眼看着他死，看要一直看到他的眼底。後來他的狂熱忽然降低了。他哭泣了，他痛哭。他變成爲溫和了柔弱了。一種莫明的溫柔軟化了他的靈魂。他很想抱住了童年時的伴侶的頭頸，對那伴侶說：「倪西亞，我愛你呀，因爲你是愛她的。我們來談論她吧！你把她對你說的話對我說吧。」然而「泰綺思快要死了！」這句話總像刺刀一般時時刻刻刺入他的心裏。

「白天的光明呀！夜間鍍着銀光的陰影呀，星呀，諸天呀，搖動着樹梢的樹木呀，野獸呀，家畜呀，人間憂傷的靈魂呀，你們都聽見『泰綺思快要死了！』這句話嗎？光呀，風呀，香呀，你們都替我消失了吧。消滅了吧，宇宙的思想和形體。」泰綺思快要死了！……她是世界之美，凡是走近她身邊去的都因她的美的反映而美麗。亞歷山大宴會時，坐在她身邊的那個老頭兒，那種智慧的人都何其可愛呀！他們的說話何其和諧呀！蜂巢般的笑容飛上他們的嘴唇，那歡樂將他們一切思想都加上了芬芳。因爲泰綺思是在那兒，所以他們所講的一切都是關於愛情，美麗和真理。那愛嬌的無信仰卻把他們的議論變成爲很有趣味的談話了。他們很容易地說明人類一切的偉大。哎哎！這一切都

不過是個夢了。秦綺思快要死了！呀！自然地，我將爲了她的死而死的，！但是乾枯的胎兒呀，浸在幽恨裏的，浸在沒有眼淚的號泣裏的嬰孩呀，你能只是死嗎？不幸的不成熟者呀，你還沒有認識那生活，你就想嘗味那死亡了嗎？我倒盼望真有上帝的存在，他真能處罰我！這是我所希望的，我所要求的。上帝呀，我恨你。請你聽我所說的話。請你把我淪入於永劫的地獄好了。我要你這樣做，所以我唾吐你的臉。我十分應該找到一個永劫的地獄的，那末在地獄裏時，我身上一股永久的忿怒倒可吐一吐了。」

天亮的時候，亞爾平看見法非愚斯走到她門前來了。

「可敬的神父呀，你到我們平和的幕屋裏來，來得正好。你一定是來祝福你從前給我們的那個聖女的。你可知道慈悲爲懷的上帝要召喚她去了；天使在各處沙漠裏散布的新聞，你豈有不知道？真地，秦綺思已接近她幸福的后期了。她的德業是完成了，我應該簡約地將她在我們中間的行爲來告訴你聽。先前當你走了以後，她幽居在你封固的斗室裏，我送進糧食去時，帶送一枝笛去給她。那枝笛是像她那種女人在饗宴時所弄的一般。我所以要把笛子去給她者，這是防她墮入於憂鬱，這是要她把從前在人面前所顯

出的美麗與才能照樣顯給上帝看的緣故，我做得倒還不錯。因為泰綺思整日價吹着笛讚美天主。被這枝看不見的笛子的聲音所引誘的真女們說：「我們像聽見聖林裏的讚歌了，我們又像聽見十字架上的耶穌的最後的歌聲了。」泰綺思是如此這般完工了他的懺悔，六十天之後，你固封着的門忽自啓開了，那門上的封泥忽自破碎了，沒有一個人的手去觸動它的呢。這時，我覺得你定下給她的試練應該停止了。我知道上帝已寬恕了這個吹笛女的罪惡了。從那時起，她使和我的女兒們一處生活了，和她們一處工作，一處祈禱。她的行動和言誥非常謙虛，簡直能做其餘的女子的模範的。她在女兒們中間像是象徽清淨的一座彫像。有時，她也憂傷的，但是這種暗雲一下子就過去了。當我看見她已依信仰和希望和愛情與上帝相接時，我一點也不怕了，就利用她的藝術，甚至她的美貌來做衆姊妹的教訓。我便請她在我們面前表演聖書中所記述的賢慧的處女和康健的婦人的種種行動，她模倣愛史旦兒，台勃拉，汝提史，拉若爾的姊妹瑪利亞，以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敬愛的神父呀，我知道謹嚴到像你這種人定要奇怪的，爲什麼要有這種表演。但是，如果你也看見她在這種虔敬的表演裏，如何流着真正的眼淚，如何將臂膊如棕櫚樹那樣伸向天際，你一定也要爲之感動的。我管理婦女已好久了，不違背她們的本性便是我管理她們的信條了。同樣樣的種子，不開同樣的花朵，同樣的靈魂，而使靈魂聖

化的方法卻相異的。泰綺思還是在美麗的時候，就獻身給上帝了，這一點我們也應該想想的，像她這樣的一種犧牲，就算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極稀有的！三個月致她死命的熱病之後，她的自然的衣衫——美麗——卻還沒有一點脫去。病中的時候，她時時請求要看兒天空，我就叫人把她每天早晨抬到庭中，井邊，老無花果樹下面的陰影裏。那陰影裏是這個修道院中的院長們常在集會的地方。你可以到那去看她，可敬的神父，你要看她便要趕快就去，因為上帝在喚她，今天晚上，爲了那污行，爲了世界的教訓，上帝要把冷汗來包裹他所創造的她的臉龐了。」

法非愚斯跟着亞爾平走到充滿着晨光的庭中。沿着磚瓦的屋脊，彷彿一串真珠般地躲着一排鴿子。無花果的陰影裏，泰綺思周身穿得雪白的睡在一張床上，兩臂在胸上交叉相疊作十字架形。站在她旁邊的，罩着面幕的婦女們念着臨終的祈禱道：

「我的上帝呀，請依你的偉大的溫良，可憐着我，請依你的無量的慈悲，消失了我的罪惡。」

法非愚斯呼喚她道：

「泰綺思！」

她啓開她的眼皮來，她的眼白轉向口聲的方面。

亞爾平做一個手勢，叫那罩着面幕的婦女走遠幾步。

「泰綺思！」法非愚斯再呼喚着她。

她仰起那頭來；輕細的嘆息從她蒼白的嘴唇裏漏出來。

「我的神父，這是你嗎？……你還記得那泉源的清水以及我們摘食的海棗嗎？……那一天，我的神父呀，我在愛情裏……生命裏生活了。」

她不脫話了，讓自己的頭重行倒在枕上。

死神已到她身上，臨終的冷汗已裹滿她的前額。這時有一頭斑鳩忽然叫了起來，衝破了巨大的靜默。法非愚斯的哭聲混合在處女們所唱的讚美歌裏了。那首歌是：

「洗濯我的污穢，滌淨我的罪惡。因為我知道了不義的；我的罪孽無休無歇地在我面前顯現。」

忽然泰綺思在床上立了下來。她的堇色的眼睛睜得很大；眼光望着遠處，兩臂伸向遠方的山丘，她的清澈口聲說道：

「呀呀，永久的清晨的玫瑰呀！」

她的眼睛閃着光；淡淡紅色染上了她的雙鬢。她比平時更清爽更美麗地甦生了。非愚斯跪了下來，將他的黑黝黝的臂膊擁抱着她。

他自己也不認識的一種奇怪的口聲叫喚道：『不要死呀！我愛你，不要死呀！請聽我，我的泰綺思呀。我欺騙了你，我只是一個不幸的獸子。上帝哪，天哪，這種東西能算什麼呢，只有在地上有生命的一切的愛情才是真實的。我愛你呀！不要死；這是萬萬不能的，你是實在太可貴了。來呀，來和我住一處。我們逃吧；我將你抱在我臂懷裏逃到極遠的遠處。來呀，我們來相愛。請聽從我呀，呀，我最愛的愛人，你說吧：『我將活着，我要活着的。』泰綺思，泰綺思，你起來呀！』

她並不聽他的說話，她的眸子在無限中游泳。

她喃地說道：

『天空自己分開來了。我看見天使們，先知們，聖徒們……那個良善的且華陀兒在他們中間，他兩隻手捏滿着花朵，他向我微笑，並且喚我的名字……兩個天使長走到我身邊來了。他們走近來了！……他們是多麼美呀！……我看見上帝了。』

她吐了一口喜悅的嘆息。她的頭倒在枕上不動了。泰綺思是死的了。在絕望的苦惱裏的法非愚斯，充滿着情慾，熱狂和愛情，彷彿要把她吞下肚去的一般。

這時亞爾平向他呼叱道：

『滾開！被詛咒的人呀！』

她輕輕地她的手指按在逝世者的眼皮上。
法非愚斯身體搖搖地退後了幾步：他那一對眼睛燃燒着火焰，覺得大地在他的脚下自己裂開來了。

貞女們唱着那首石沙里的讚美歌：

『祝福那天主依色列的上帝。』

突然間，那歌聲停住在她們的喉嚨裏了，瞧見了法非愚斯的面孔，她們都驚駭到逃走了，嘴裏叫喚着：

『一個殭屍！一個殭屍！』

他變成爲那樣的醜惡，他自己的手摸着他自己面孔時，自己也覺自己的醜惡了。

——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
再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郵運費)

元

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

泰綺思

“Thais”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法·法朗士
譯者 徐蔚南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二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漢口文通街
重慶都林堂
成都祠森街

利羣書報發行所
聯營書店

#67
24 34



基本定價
\$ 9.00